

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

34

南齐衰亡

台湾 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现代语文版

资治通鉴

34

南齐衰亡

台湾

柏杨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0 · 北京

特约编辑 陈渊如
责任编辑 胡大庆
装帧设计 少 羽
封面图 小 林

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34) 南齐衰亡 台湾 柏杨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850×1168 $\frac{1}{2}$ · 5 $\frac{1}{8}$ · 1370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106-3/K · 29 定价: 2.50元

目 录

公元五世纪

公元四九五年至四九九年

-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亲率大军进攻南齐，未能
 获胜(第七次南北大战) (1)
-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下诏改姓“元” (25)
- 北魏恒州刺史穆泰与定州刺史陆睿秘密结合
 鲜卑贵族在故都平城阴谋叛乱，孝文帝元宏
 派任城王元澄前往镇压，生擒穆泰 (37)
- 北魏孝文帝元宏诛杀穆泰、陆睿等人，并命
 废太子元恂自尽 (44)
- 北魏军再次南征，攻占河南新野等五郡(第八
 次南北大战) (48)
- 南齐明帝萧鸾临死前诛杀十位亲王，将萧道
 成萧贍及萧长懋的儿子几乎全部杀绝 (58)
- 南齐老将王敬则起兵反抗朝廷，兵败被杀 (65)
- 南齐明帝萧鸾逝世，太子萧宝卷(东昏侯)即位 (71)
- 北魏孝文帝元宏逝世，太子元恪(宣武帝)即
 位 (82)
- 南齐六贵同朝，政事混乱，江祐及始安王萧
 遥光发动军事政变，兵败被杀 (86)
- 南齐皇帝萧宝卷滥杀重臣 (94)

- 南齐老将陈显达起兵反朝廷，兵败被杀 (97)

公元六世纪

公元五〇〇年至五〇二年

- 南齐平西将军崔慧景拥戴江夏王萧宝玄起兵反，攻入建康，兵败被杀 (108)
- 南齐萧衍在襄阳起兵反朝廷 (119)
- 南齐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称帝(和帝)，南齐出现两个朝廷 (132)
- 萧衍率军进逼建康，南齐皇帝萧宝卷被杀，其弟萧宝融(和帝)即位 (148)
- 南齐和帝萧宝融下诏禅位于梁王萧衍，南齐亡，南梁帝国建立。梁武帝萧衍在建康即位 (169)

DD 1/35

公元四九五年 乙亥

南齐明帝建武 二年 (柔然汗国太安四年)
北魏孝文帝太和 十九年

1 春季，正月二日，南齐帝国(首都建康〔南京〕)朝廷，派镇南将军王广之为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军区司令官；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萧坦之为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军区司令官；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尚书右仆射)沈文季为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军区司令官；分别率各州武装部队，抵抗北魏帝国进攻。

正月三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孝文帝(七任)拓跋宏下诏：“对淮河以北居民，不准抢劫掠夺，违犯的斩首。”(淮河以北，早已是北魏帝国版图)。正月二十五日，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督导官(刺史)拓跋衍，进攻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南齐帝国徐州督导官(刺史)萧惠休，登城拒守，偶尔也出军迎战，击败北魏军。萧惠休，是萧惠明的老

弟。北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刘昶、平南将军王肃，进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南齐帝国司州督导官(刺史)萧诞抵抗。王肃连续击败萧诞的部队，收容南齐帝国投降官兵一万余人，北魏帝国朝廷任命王肃为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督导官(刺史)。刘昶性情褊狭急躁，对待所统率的官兵，态度严苛残暴，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一句不顺耳的话，法务副军事参议官(法曹行参军)、北平(河北省卢龙县)人阳固，恳切劝阻，刘昶大怒，想借刀杀人，于是命阳固迎击南齐帝国军的反攻主力。阳固神情悠闲，动作优雅，抵抗敌人时，勇敢果决；刘昶对他大感惊奇。

正月二十七日，南齐帝国内外戒严，任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使持节”(平时可杀郡长以下)、西北军区讨伐大军司令长官(都督西北讨诸军事)，在新亭(南京西南)、白下(江苏省南京市北)一带，布防巡视，加强声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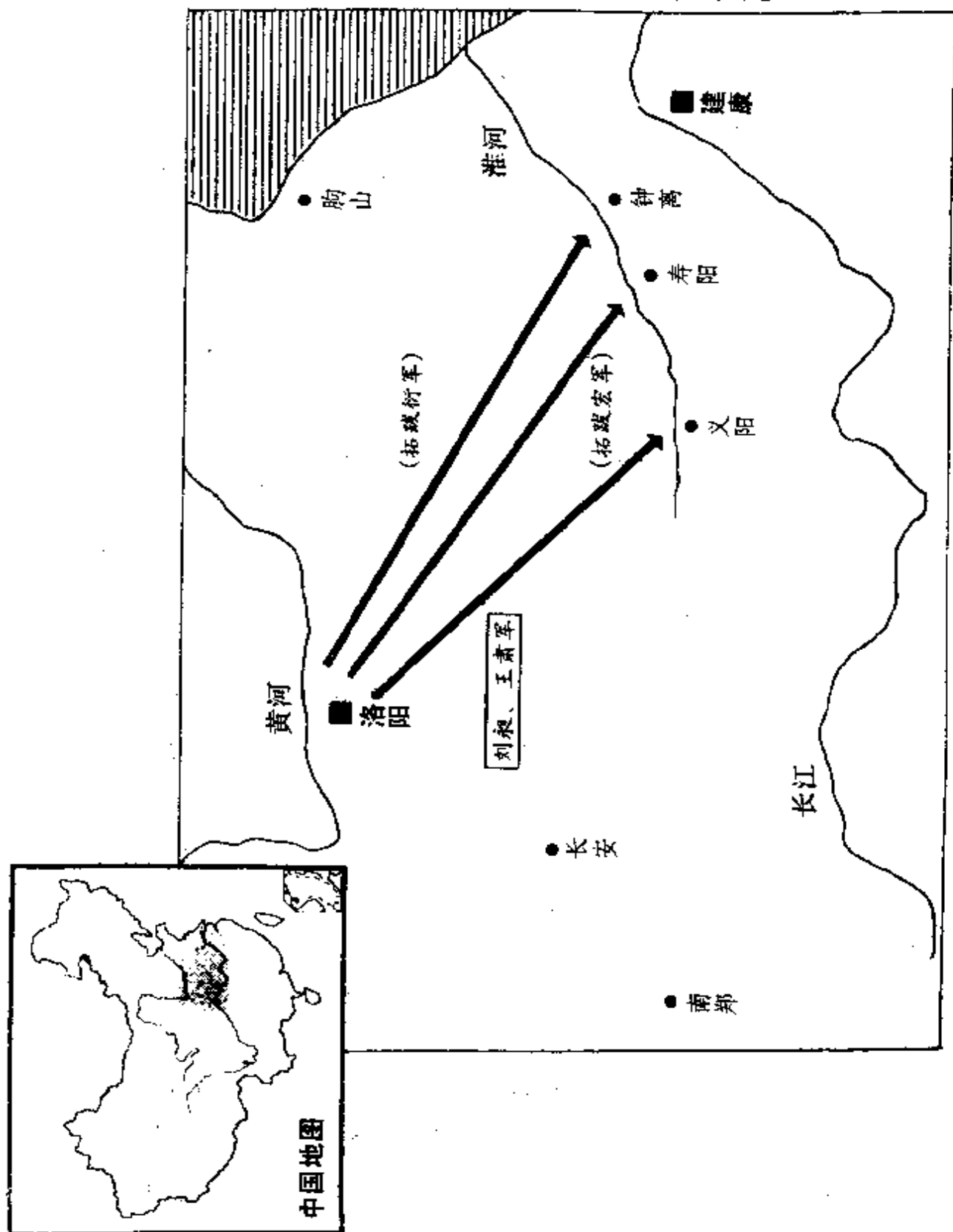
正月二十九日，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率大军渡淮河南下。二月，进抵寿阳(安徽省寿县)，号称三十万，铁甲骑兵前后相接，一眼看不到后队。二月五日，拓跋宏登八公山，作诗纪念。途中遇到大雨，拓跋宏命撤去伞盖，跟士卒同时淋雨，看见患病士卒，亲自安抚慰问。

拓跋宏派人呼唤寿阳(安徽省寿县)守军，南齐帝国丰城公爵萧遥昌，命军事参议官(参军)崔庆远，登城对话。崔庆远质问：大军为什么突然压境？拓跋宏说：“当然有缘故，你是要我直言不讳？还是要我隐瞒事实，吞吞吐吐？”崔庆远说：“不知道你的来意，所以无所谓隐瞒吞吐。”拓跋宏说：“萧鸾为什么废黜皇帝，自己登位？”崔庆远说：“废黜昏暴，另立英明，从古到今，并不仅此一次，有什么地方使你如此大惑不解？”拓跋宏说：“萧

道成子孙，现在何方？”崔庆远说：“七位亲王一同作恶（七位亲王：萧子隆、萧子懋、萧子敬、萧子真、萧子伦和萧昭业、萧昭文），已经象当年管国国君、蔡国国君一样，受国法诛杀（参考前一一一四年）。其余的二十余位亲王，有的在朝廷身居显要，有的在地方担任方面大员。”拓跋宏说：“你的主人（指萧鸾）如果没有忘记忠义，为什么不遴选皇家近亲，象姬旦（周公）辅佐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一样，却自己夺取帝位？”崔庆远说：“姬诵有仅次于圣人的品德，所以姬旦可以当他的宰相。现在，皇家近亲，没有人比得上姬诵，今上（萧鸾）才不得不自己登极。而且，霍光也曾经舍弃刘彻（西汉王朝七任帝武帝）的近亲，而遴选刘询（西汉王朝十任帝宣帝），只因为他比别人贤能。”拓跋宏说：“霍光为什么不自己坐上宝座？”崔庆远说：“这不是一个恰当的同类对比。我们主上（萧鸾）只能比刘询，怎能比霍光！如果那样的话，姬发（周王朝一任王武王）讨伐纣（商王朝末任帝纣帝），不拥戴子启（微子），而由自己任辅佐大臣，难道说他贪图天下？”拓跋宏大笑说：“我来兴师问罪，如果真的象你所说，误会完全消失。”崔庆远说：“‘情况许可时，前进；发现困难，后退。’（‘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是圣人之师。”拓跋宏说：“你认为我应该采取和亲政策，或采取非和亲政策？”崔庆远说：“和亲则两国互利，人民蒙受幸福。否则两国对抗，人民饱尝痛苦。是否有和亲的可能，听候陛下圣心裁决。”拓跋宏赏赐崔庆远美酒、菜肴、衣服，送他回城。

二月九日，拓跋宏放弃寿阳（安徽省寿县），沿淮水向东前进，人心安定，运送田粮捐税的车辆，络绎不绝。二月十七日，拓跋宏抵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南齐帝国皇帝（五任高宗）萧鸾，派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

五世纪·四九五年 第七次南北大战



增援钟离。北魏帝国刘昶、王肃兵团，号称二十万，包围圈的长墙和壕沟有三重之多，合力猛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万箭乱石俱发；城中守军，用盾牌护身，奋力抵抗。南齐镇南将军王广之，率军增援义阳，距义阳一百余里，畏惧北魏军强大，不敢前进，城中危急，陷落就在眼前。监察院宫廷监察官（黄门侍郎）萧衍，请求当前锋挑战，王广之把旗下的精锐部队，全数配属给萧衍。萧衍于夜晚出发，顺着小路，跟太子右翼卫队司令（太子右率）萧谡等，攀登贤首山（河南省信阳市南），距刘昶、王肃军数里。刘昶、王肃军大感意外，无法确定敌人兵力多少，不敢相逼。天明，城中守军望见援军，萧衍派秘书长（长史）王伯瑜，出城攻击刘昶、王肃军，顺风纵火，萧衍等援军又从外攻击，刘昶、王肃军不能支持，解围撤退。二月二十日，萧衍等追击，大破刘昶、王肃军。萧谡，是萧湛的老弟。

最初，南齐帝国明帝萧鸾，因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危急，下诏命青冀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青、冀二州诸军事）张冲，出军攻击北魏帝国东疆，借以减少西战场所受的压力（青、冀二州州政府设朐山〔江苏省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张冲派带兵官（军主）桑系祖，进攻北魏帝国的建陵（江苏省新沂县南沐河西岸）、驿马（沐阳县境）、厚丘（江苏省沐阳县西北厚丘镇）；又派带兵官（军主）杜僧护，进攻北魏帝国的虎坑（江苏省赣榆西城头镇。南北朝时为戍守要地）、冯时（今地不详）、即丘（山东省临沂县西），全部占领。青、冀二州督导官（刺史）王洪范，派带兵官（军主）崔延，进攻北魏帝国的纪城（山东省寿光县南纪台村），也都占领。

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打算南下长江。二月二十二日，从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出发。宰相（司徒）、长乐元懿公爵冯诞患病，不能随军行动。拓跋宏向他流泪告辞，大军前进

五十里，冯诞逝世，拓跋宏得到消息。当时，南齐帝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崔慧景等的大军，距拓跋宏御营不过一百里，拓跋宏改换轻装，率领数千人，在夜间赶回钟离，抚摸尸体，号啕大哭，直到天亮，哭声和眼泪，一直不停。二月二十三日，拓跋宏下令各军，取消南下长江计划。依照司马攸（晋王朝一任帝武帝司马炎的老弟）前例（参考二八三年），安葬冯诞。冯诞跟拓跋宏同年（本年都是二十九岁），从小在同一张桌上读书，娶拓跋宏的妹妹乐安长公主，虽然没有学识，但天性敦厚善良，所以拓跋宏对他十分宠爱。二月二十八日，拓跋宏派人到长江北岸，宣布萧鸾罪状。

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督导官（刺史）拓跋衍，围攻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很久不能攻克，士卒死亡惨重。三月九日，拓跋宏前往邵阳（即邵阳洲，在今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淮河中），在洲上筑城；又在淮河两岸筑城，用栅栏连接三城，横拦淮河，切断南齐帝国援军。南齐帝国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萧坦之，派带兵官（军主）裴叔业，攻击南北两城，攻克。拓跋宏打算在淮河南构筑营垒，派遣驻军，作长期军事占领，用以招抚新近归附的居民。对这个意见，用诏书询问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督导官（刺史）高闾，跟他讨论。高闾上疏，认为：“《兵法》（《孙子兵法》）说：‘我们的军队比敌人多十倍，包围他；比敌人多五倍，攻击他。’（‘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最初，帝国军队南下，目的只不过接应曹虎（参考去年〔四九四年〕），所以出动的军队不多。而敌人土地，东西辽阔，凭有限兵力，恐怕难以成功。何况现在又要在淮河南设立基地，驻防军队，招抚新归附人民！从前，世祖（三任太武帝拓跋焘）以排山倒海的威力，指挥步骑兵混合兵团数十万人，

南下抵达瓜步(江苏省六合县东南瓜埠山,古时南临大江,南北朝时屡为军事争夺要地),所有郡县,全都投降,只剩下盱眙(江苏省盱眙县)一个小城,竟不能攻克(第三次南北大战,参考四五〇年),所以班师回国时,不在一个城池留下军队,也不把一户居处并入领土。难道我们人数不够?只因为还没有把敌人的大城削平(如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寿阳〔安徽省寿县〕),就不可能保卫小城。要堵住流水,必须先塞死泉源;要铲除树木,必须先挖断树根。泉源和树根仍在,而只在支流、枝叶上用功夫,最后仍是失败。寿阳(安徽省寿县)、盱眙(江苏省盱眙县)、淮阴(江苏省淮阴县),是淮河南最重要的据点,三个据点,如不能攻克一个,却留守一座孤城,绝对没有办法自己保全,其中道理,自为明显。敌人(南齐帝国)的重兵迎面相逼,漫长的淮河在背后又阻挡归路。留守军队太少,不够自卫;留守军队太多,粮食运输又将遭到困难。南征大军班师之后,守军孤单,军心一定恐慌。而且夏季已临,河水势将猛涨,我们的救援工作十分艰苦。南齐帝国用生力军攻击我们守城的疲惫之师,我们以劳苦的守城之师抵抗精神饱满的南齐生力军,若果真发生这种情况,必为敌人生擒。将士虽忠勇奋战,有什么裨益!而且,喜爱乡土,依恋故旧,是人之常情。从前,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之役(第五次南北大战,参考四六六年),我们夺取到重要基地,防务已经巩固,而人心不服,叛变起事的,仍超过数万(参考四八〇年);角城(江苏省清江市西南古淮河与泗水交汇处)是一个巴掌大的小城,孤立在淮河以北,距淮阳(江苏省清江市西古泗水西岸)仅十八里,五固(今地不详)之役,围攻一个年头,竟不能攻克(参考四八一年)。今昔相比,现在的困难,还要加倍。天气转热,雨水将逐渐增加。希望陛下步世祖(三任太武帝拓跋

焘)之后尘,倒返车轮,旋转旌旗,先行全力经营新都洛阳,充实战力,再观察变化,推广帝国的恩德教育。本国(北魏帝国)内部能够和睦,远方的人(南齐帝国),自然归服。”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陆睿上疏,认为:“长江广阔,波浪浩荡,是他们的(南齐帝国)巨大防线。南方之地,昏雾浓布,天气潮湿闷热,好象蒸笼。我们的军队如果深入,很多人一定身染疾病。而我们刚刚迁都,尚在草创时期,万事都要重新开始,各院(省)没有讨论政事的官舍,各部(府)没有听取报告的场所,文武百官居家,心情跟住在旅店一样;久阴淫雨,长夏烈日,瘟疫流行,势难避免。而且征兵入伍,调服差役,同时并举,最圣明的君王,都难以控制这种局势。现在,身穿铠甲的武士,在外攻击盗匪仇寇(南齐帝国),老弱残兵,在内从事土木工程,兴筑宫殿,仅只运输费用,每天需要千金。驱使疲惫不堪的士卒,攻击固守坚城的蛮虏(南齐帝国),怎么能够取胜?陛下去年(四九四年)冬季,率军南下,不过准备在长江、汉水一带,显示国威。如今,春季将尽,就要进入夏季,按理应该班师复员。盼早日返回洛阳,使根本坚固,圣心不再有后顾之忧,亿兆人民,不再从事筑城备战的劳役。然后,派遣大将,率领王师,出征南下,何必忧虑他们(南齐帝国)不肯降服!”拓跋宏同意。

南齐帝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崔慧景,驻军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城外,发现北魏帝国军在邵阳洲(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淮河中)加强城防工事,深为忧虑。部将张欣泰说:“他们恐怕就要撤退!所以修筑城堡,不过是夸张他们的强大,希望阻吓我们追击。如果向他们建议:双方自愿停战,各自回军,他们一定接受。”崔慧景同意,派张欣泰前往城下,向守军传达这项提议,拓跋宏遂下令班师。

拓跋宏渡淮河到北岸，但五位将军率领的殿后部队正要继续撤退时，南齐帝国军已占领淮河中小洲，切断北魏军五位将领的退路，拓跋宏悬赏招募：能击破小洲南齐军的，擢升为直阁将军。带兵官（军主）鲜卑人奚康生（本姓“达奚”）应征，于是捆扎大量木筏，上面满载木柴，趁风纵火，一直撞入南齐帝国船队，南齐船队霎时大火四起。奚康生冒浓烟烈火前进，挥刀乱砍，南齐集结到小洲上的军队，遂完全崩溃。拓跋宏立即加授奚康生：直阁将军。

拓跋宏曾经命前将军杨播，率步兵三千人，骑兵五百人，作为殿后部队。当时，春季河水，都在上涨。南齐帝国援军，大量集结，战舰如云，塞满江河。杨播在淮河南岸扎营筑阵，抵抗南齐军的追击，北魏所有部队，全都渡过淮河后，只剩下杨播一支孤军。南齐军四面八方涌到，把杨播营垒团团围住，杨播建圆阵防守，亲自出击肉搏，杀伤南齐士卒很多，如此抵抗三天两夜，杨播军粮食不继，而南齐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在淮河北岸，亲自眺望，束手无策，因淮河水势太大，不能派出援军。幸而不久，水势稍低，杨播率精锐骑兵三百人，闯过南齐舰队，大声呼喊：“我现在就要过河，能打仗的过来。”遂率大军渡淮河而北。杨播，是杨椿的老兄（杨椿事，参考四九〇年）。

北魏帝国主力既然撤退，而留在邵阳洲（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淮河中）上，还有一万人，未能及时撤退，于是向南齐帝国请求：用五百匹战马，交换一条道路北返。崔慧景打算断绝他们的归路，发动攻击，张欣泰说：“急于回家的军队，不要阻止他，连古人都怕这种情况。（《孙子兵法》：“归师勿遏，穷寇勿追。”）敌人已陷于必死之地，势必拼死，不可轻忽。战胜他们，不算威

风。战败则前功尽弃，不如接受他们的要求。”崔慧景同意。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萧坦之回京(首都建康)，报告皇帝萧鸾：“邵阳洲(安徽省凤阳县东北淮河中)有被围的贼寇一万人，崔慧景、张欣泰，却把他们放走，不肯下手。”因此，萧鸾对崔慧景、张欣泰，不加赏赐。三月十五日，萧鸾下令解除戒严。

最初，萧鸾听到消息：拓跋宏打算率军饮马长江，大为恐惧；命广陵(江苏省扬州市)郡长、南兖州执行官(行南兖州事)萧颖胄，坚壁清野，把乡下居民，全部迁移入城。于是，人心震动不安，打算收拾家产，渡长江南下逃亡。萧颖胄认为北魏帝国军距离还远，遂没有立即执行，而北魏帝国军也竟没有到来。萧颖胄，是一任高帝萧道成的堂侄(萧赤斧的儿子)。

萧鸾派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右仆射)沈文季，增援丰城公爵萧遥昌，共同守卫寿阳(安徽省寿县)。沈文季进城后，禁止军队出击，然后大开城门，严密防守。北魏军不久撤退。

北魏大军南下时，北魏帝国派往南齐帝国的使节卢昶等，仍留在建康(四任帝萧昭文登极时[参考四九四年]，北魏帝国派卢昶担任贺使，可是抵达建康[南京]时，萧鸾已经称帝)，南齐帝国朝廷对卢昶十分痛恨，拿喂牛马的蒸豆给他吃，卢昶恐惧，只好吞下，眼泪和汗水满面横流。而他的助理、礼宾官(谒者)张思宁，在言词上和气势上，都不屈服，竟死在宾馆。等卢昶回到北魏帝国，拓跋宏责备他说：“人，谁能不死！何至于把自己当作牛马，既侮辱了自己，也侮辱了国家。即令对古代的苏武不感到惭愧(苏武事，参考前八一年)，难道对近代的张思宁也不惭愧！”遂将卢昶贬为平民。

2 三月十九日，北魏帝国太师、京兆武公爵冯熙，在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逝世。

三月二十六日，皇帝拓跋宏前往下邳（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夏季，四月二日，抵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四月三日，为冯熙举行祭祀哀悼大典。留守平城的皇家师傅（太傅）、主管朝廷机要（录尚书事）、平阳公爵拓跋丕，不乐意南迁，会同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陆睿，上疏请拓跋宏回驾平城，主持冯熙葬礼。拓跋宏说：“开天辟地以来，难道有身为天子，却老远为舅父奔丧的怪事！而今，刚刚重建洛阳，怎么可以胡言乱语，诱使君王陷于不义！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令）、副行政长官（仆）以下官员，应交付监察官员（御史），分别加以贬降或罢黜处分。”拓跋宏下诏迎接冯熙以及他的正室博陵长公主的灵柩，南下安葬洛阳，礼仪完全效法司马孚（晋王朝安平王〔献王〕）前例（参考二七二年）。

3 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在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时，仇池（甘肃省西和县西南）防守总司令官（镇都大将）、梁州（州政府设仇池）督导官（刺史）拓跋英，请求率领州政府所辖部队，会同平南将军刘藻（去年〔四九四年〕十一月，派刘藻出征），攻击南齐帝国的汉中（陕西省汉中市），拓跋宏准许。南齐帝国梁州（州政府设汉中）督导官（刺史）萧懿，派部将尹绍祖、梁季群等，率军二万人，据守险要，建筑五处栅栏抵抗。拓跋英说：“他们的统帅，资格太浅，而又没有权力，号令不能统一。我如果挑选精锐部队，全力攻击他们一营，其他四营一定不会援救。只要攻克一营，四营全部溃散。”率军急攻一营，攻克，其他四营果然崩溃。拓跋英遂生擒梁季群，杀三千余人，俘虏七百余人。北魏帝国军乘胜长驱直入，进抵南郑（南齐帝国梁州州政府所在）城下。萧懿再派部将姜脩反攻，拓跋英应战，把姜脩全军俘虏，正要班师，萧懿派出的另一支军队抵达战场。北魏帝国

军将士疲惫不堪，想不到南齐生力军出现，大为恐惧，就想拔腿逃走。拓跋英故意放松缰绳，驱马慢慢前进，神色安详，然后登到高处，了望敌军，指东指西，好象在那里布置阵势；然后集合各军，向前推进。萧懿疑心设有埋伏，徘徊不定，渐渐后退，拓跋英追击，大破萧懿军，遂包围南郑。拓跋英严禁将士奸淫烧杀，不准逞凶抢劫，人民不分远近，都心悦诚服，争相供应军队粮食。

柏杨曰：

老百姓真是可怜，长期处于暴政之下，偶尔遇到一个不贪污不凶暴的官员，或一支不奸淫不烧杀的军队，便感恩戴德，主动地送酒肉、送粮秣，不管你是汉人、鲜卑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为什么会如此？值得沉思！

萧懿登城固守，带兵官（军主）范瓘先，率三千余人在外地，得到消息，回军增援南郑。拓跋英发动突击，把范瓘先三千人全部俘虏。围城十余日，城中人心惊恐。军事总参议官（录事参军）、新野（河南省新野县）人庾域，把空仓数十座，加上封条，指示给将士说：“这里面全是粟米，足可以支持二年，你们只管守城。”人心才安。正巧，拓跋宏下诏班师。拓跋英命老弱将士先行撤退，自己亲率精锐部队殿后，派人向萧懿告别。萧懿认为其中有诈，不敢追击。直等拓跋英撤退一天之后，萧懿仍不敢打开城门。两天之后，才派军出去追赶。拓跋英率士卒下马应战，萧懿军不敢进逼。尾随四天四夜，萧懿军队才返。拓跋英进入褒斜谷（又称褒斜道。自今陕西省眉县沿斜水及其上源石头河，经太白县，循褒水及其上源白云河至汉中。自秦汉以来为秦岭

南北交通要道)，天正大雨，士卒砍下竹竿，把米放到里面，就在马背上用火烤炙，一面行军，一面进餐，马不停蹄。之前，萧懿派人引诱仇池（甘肃省西和县西南）各地氏族部落，命他们起兵切断拓跋英的粮道和归路。拓跋英战斗行军，奋勇攻击，且战且进，流箭射中拓跋英的面颊，最后总算全军回到仇池（甘肃省西和县西南）。然后讨伐叛变的氏部落，一一削平。拓跋英，是拓跋桢的儿子（参考四九三年）。萧懿，是萧衍的老兄。

当拓跋英围攻南郑时，皇帝拓跋宏下诏，命雍州（州政府设陕西省西安市）、泾州（州政府设甘肃省泾川县）、岐州（州政府设陕西省凤翔县东南），动员战士六千人，增援南郑围城军，等攻克南郑后，即行回乡复员。高级咨询官（侍中），兼国务院左副行政长官（左仆射）李冲，上疏劝阻说：“秦川（陕西省南部）地势险恶，又跟羌族或其他民族相邻。自从西部大军出动（指平南将军刘藻军），薪饷和粮秣，不断运送。加上氏族及胡人叛乱，大军东征西讨，疲于奔命，连运送粮饷，都要武装部队护送，迄今不能停止。现在，又要预先派出边防军，孤悬山外（汉中之地在秦岭南麓，故称山外），虽然特别优待，而又许诺战后复员，恐怕军心仍然惊骇恐惧。万一南郑无法攻克，岂不徒然扰乱民情，逼使人民跟夷胡结合，事情如何发展，就难以预测。我的建议是：请密令各州，等攻克南郑之后，再行出发。如果以我愚昧的见解，甚至连这样做都不应该。为什么？只因西方道路危险，一条单人小径，就有千里之长（指褒斜谷）。军队深入域外绝地，在敌人的包围之下，困守一个据点，敌人进攻，我们的援军不可能迅速到达，我们的粮秣吃尽，又不可能马上运送补充。古人有言：‘马鞭虽长，打不到马腹。’对于帝国（北魏帝国）而言，南郑就是马腹。而且，我们的国土广大，天下九州，已有八州（此指《禹贡》

九州而言)。人民臣服的，已有十分之九。还没有征服的，唯有沙漠以北(柔然汗国)和长江以南(南齐帝国)而已，捕获他们君王的日子，就在最近，何必迫不及待，一定要在今天。最好等到国土更为开拓，粮食更为充足，然后登台拜将，发动吞并战争。而今，寿阳、钟离，距离这么近，都没有夺取，赭城(河南省方城县东)、新野(河南省新野县)，距离更只有几步路，都还没有归降。东战场既无力取胜防守，西战场又怎么能够靠远征军保护据点。如果一定要设立基地的话，我恐怕终于拱手送给敌人。其次，建都中原，跟贼寇(南齐帝国)的国土接近，正需要招募大量的敢死武士，扫荡江会(指南齐帝国首都建康〔南京〕)，如果现在轻率地派出孤军，把他们抛弃异域，任凭他们陷落覆没，恐怕以后大军出动之日，谁都害怕留守！想使他们拼死报效，势必难以做到。由此推论，不派军驻防南郑，才是上策。”拓跋宏同意。

四月十五日，拓跋宏前往小沛(江苏省沛县)。四月二十一日，再往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四月二十二日，再往鲁城(山东省曲阜县)，亲自祭祀孔丘。四月二十三日，任命孔府四人、颜氏(孔丘学生颜回的后裔)两人，分别任官；遴选孔丘后裔中嫡长子一人，封崇圣侯，负责孔丘的祭祀事宜；再命兖州州政府(设瑕丘)，整修孔丘的陵墓，重新建立石碑，碑刻颂辞。四月三十日，再往碣碣(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古黄河上，南岸有碣碣城)，命礼宾官长(谒者仆射)成淹，准备船只，打算从泗水进入黄河，逆流而上，西还洛阳。成淹劝阻，说：“黄河水势险恶，不适合天下之主行舟。”拓跋宏说：“我认为，因为平城没有水路运输之故，所以人民贫苦。而今，迁都洛阳，四通八达，而人民仍畏惧水上风险。所以我才故意乘船，用以启发人民的思想。”

城阳王拓跋鸾等，进攻赭阳（河南省方城县东），各将领互相不服指挥，围攻一百余日，大家打算停止攻击，而只按兵不动，希望把守军困死。只有安南将军李佐，单独进攻，昼夜不停，士卒死伤惨重。南齐帝国皇帝萧鸾，派太子右翼卫队司令（太子右卫率）垣历生增援。北魏帝国将领发现寡不敌众，无法抗拒，准备撤退，李佐单独挑战，率二千人迎击，大败。于是襄阳战区前锋司令官（督襄阳前锋诸军事）卢渊等，率各军撤退；垣历生追击，大破北魏军。垣历生，是垣荣祖的堂弟。南齐帝国南阳郡长房伯玉等，又在沙碣（河南省南阳市西白河上）击败北魏代理征南将军薛真度。（第七次南北大战到此结束）

拓跋鸾等前往瑕丘（山东省兖州市）晋见皇帝拓跋宏，拓跋宏责备说：“你们使帝国的声威，受到羞辱，论罪应该斩首。为了纪念迁都，特别从宽处理。”五月一日，把拓跋鸾贬降一级，改封定襄县王，削减采邑五百户；卢渊、李佐、韦珍，全部免官除爵，贬作平民；又放逐李佐到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薛真度因跟他的堂兄薛安都，当初有献出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的功劳（参考四六六年），允许保留他的爵位和荊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督导官（刺史）位置，其他兼职，全部免除。拓跋宏说：“晋升的足以表明他的功勋，贬降的足以彰明他的罪责。”

广川王（刚王）拓跋谐逝世。拓跋谐，是拓跋略（参考四八〇年）的儿子。拓跋宏说：“古代，君王对高级重要官员丧事，有前往祭悼三次的礼仪（《汉书》：贤明君王的臣属死时，君王亲往哭悼〔一临〕。尸体入棺时，君王再往哭悼〔二临〕。灵柩安葬时，君王再往哭悼〔三临〕），曹魏帝国以及晋帝国，遇到王爵、公爵逝世，皇帝都在东殿哭悼。现在重新规定：亲王跟君王之间的关

系，丧服应穿一年(期亲)的，君王前往祭奠三次；丧服应穿九个月(大功)的，君王前往祭奠两次；丧服应穿五个月(小功)或三个月(缌麻)的，君王前往祭奠一次；不再到东殿哭悼。广川王(拓跋谐)，跟我之间的关系(同祖父[拓跋濬])，丧服应穿九个月(大功)。”在拓跋谐尸体将要入棺时(大殓)，拓跋宏换上素色“深衣”(一种宽大衣袍，流传日本后，称为“和服”)，前往祭奠。

五月六日，拓跋宏前往滑台(河南省滑县)。五月八日，在石济(即石济津，在河南省滑县西南古黄河上)下榻住宿。五月十二日，太子拓跋恂出京(首都洛阳)到平桃城(在今河南省濮阳县境内，南北朝时称离狐县)迎接老父。

赵郡王拓跋干(拓跋宏的老弟)，在首都洛阳，贪赃荒淫，违法乱纪，总监察官(御史中尉)李彪私下规劝他，并且警告说：“殿下如果不能改过，我不敢不报告皇上。”拓跋干悠然自得，毫不在意。李彪上疏弹劾，拓跋宏命拓跋干、北海王拓跋详(拓跋干的老弟)，跟随太子拓跋恂，一同前往行宫。三人既到，拓跋宏召见拓跋详，却故意不召见拓跋干，暗中派左右侍从观察他的神情，发现拓跋干既没有忧愁，也没有悔意，于是亲自列举他的罪状，打一百军棍，免除官职，逐回家宅。五月十五日，拓跋宏回首都洛阳，晋谒皇家祖庙。五月十六日，削减多余官员的俸禄，支援军事费用。五月十七日，主持“饮至典礼”(这是公元前六世纪之前的古礼，封国国君因出征或参加高层次会议，回国之后，晋谒祖庙，举杯饮酒，是为“饮至典礼”)，依着各人的功勋，颁发赏赐(赏南伐有功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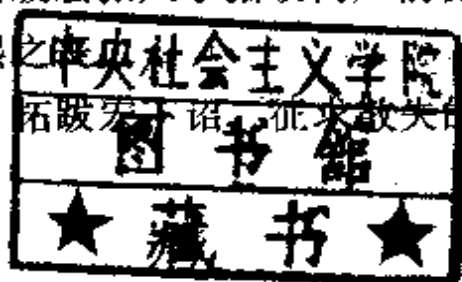
五月二十六日，太子拓跋恂在皇家祖庙行加冠礼(年十三岁)。

拓跋宏计划改变鲜卑人的风俗习惯，在金銮殿上，召见文武百官，问说：“你们希望我远比商王朝、周王朝？或是希望我

连汉王朝、晋王朝都不如？”咸阳王拓跋禧说：“我们都希望陛下能超过前代圣明君王！”拓跋宏说：“那么，我们应该移风易俗？还是一直因循守旧！”拓跋禧回答：“但愿圣明君王的政治，日益革新。”拓跋宏说：“你们的富贵，是要及身而止？还是想传给子孙？”拓跋禧回答：“愿传至百世。”拓跋宏说：“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大力改革，除旧创新，你们不可违背。”拓跋禧说：“上令下从，谁敢违背。”拓跋宏说：“‘名不正，言不顺，连礼仪、音乐都不可能创制。’（《论语》孔丘语‘名不正，言不顺，则礼乐不可兴。’）我现在打算禁止鲜卑语，完全使用纯正的声音——汉语。三十岁以上的人，鲜卑语已成习惯，或许不容易马上改变，但三十岁以下青年，正在朝廷供职者，言语不可仍保持旧腔，如果有人故意说鲜卑话，当贬降或罢黜他的官职，各位要深以为戒。王爵、公爵、部长以及全体官员，你们认为对不对？”大家回答：“陛下的指示完全正确。”拓跋宏说：“我曾经跟李冲讨论过这个问题，李冲说：‘四面八方，人民的语言，并不相同，怎么知道谁的语言是纯正声音？皇帝使用什么语言，什么语言就是纯正声音。’李冲说这种话，罪大恶极，应该诛杀！”遂注视李冲，说：“你辜负国家，应该由监察官（御史）拿下。”李冲脱下官帽，低头承认自己犯了错误。拓跋宏又责备留守洛阳的官员：“昨天，我经过大街，看见妇女们仍有人穿夹领口、小衣袖（鲜卑装），你们为什么不执行我的命令？”大家都请求降罪。拓跋宏说：“我说的如果不对，你们应该据理力争，为什么阳奉阴违？”六月二日，下诏：“在朝廷中不准说鲜卑话，违犯的免除官职。”

六月六日，拓跋宏派太子拓跋恂，前往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祭奠太师冯熙之。

六月十六日，拓跋宏下诏，征求散失的书籍，凡是呈献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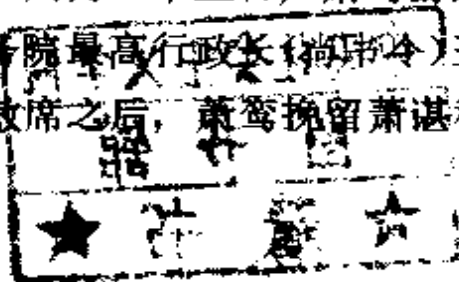


家图书馆(秘阁)所没有,但对当世有益书籍的,都优厚赏赐。

主管单位奏称:“广川王(拓跋珪)王妃,早已逝世,安葬在代都(山西省大同市),不知道以谁为主安葬?”拓跋宏说:“鲜卑人南迁洛阳的,都应安葬邙山。如果丈夫死在代北(山西省北部),妻子灵柩可运回代北合葬;如果丈夫死在洛阳,则不准把灵柩运回代北合葬。其他散布各州的鲜卑人,由他们自己决定。”六月十九日,下诏:“随政府南迁洛阳的鲜卑人,逝世后就要葬于河南,不准把灵柩运返黄河以北。”于是,鲜卑人南迁洛阳的,全成为河南洛阳人。

六月二十一日,改变度量衡制度,采用长尺、大斗,完全依照《汉书·律历志》规格,重新制定。(以一个中等黍米的长度为标准,一粒米的长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同样,以一个中等黍米的体积为标准,一千二百粒为一龠(yuè, 古代容量单位),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

4 南齐帝国皇帝萧鸾,当废黜三任帝郁林王萧昭业时(参考去年[四九四年]),许诺萧谡任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然而,萧鸾登极后,却命萧谡任领军将军,兼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督导官(刺史)。萧谡恼羞成怒,说:“煮熟了的饭,连锅端给别人。”萧谡仗恃他的功劳,对朝廷的行政措施,常常干预,凡他所推荐的人选,就命国务院(尚书)设法任用。萧鸾得到报告,顿起疑忌。可是,萧诞、萧谗,正在前方率军跟北魏帝国作战,只好隐忍心头,没有发作。而现在南北大战结束。决定下手。六月二十五日,萧鸾游逛华林园,设下酒筵,款待萧谡和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王晏等数人,谈笑风生,尽情欢乐。散席之后,萧鸾挽留萧谡稍微多坐一会。最



后，萧谡告辞，走到华林阁，武装卫士一拥而上，把萧谡逮捕，押回国务院。萧鸾派左右侍从官莫智明，当面列举萧谡的罪状，说：“去年（四九四年）政变，没有你的支持，我不可能有今天。可是你一门之中，有两个州长；兄弟之间，有三人封爵（萧谡任南徐州〔江苏省镇江市〕督导官〔刺史〕、老兄萧诞任司州〔河南省信阳市〕督导官〔刺史〕。萧谡封衡阳郡公爵、萧诔封西昌侯爵、萧诞封安复侯爵），朝廷对你的回报，也只能到这种程度。可是，你却一直心怀怨恨，盼望政局变化，甚至说：煮熟了的饭，却连锅都端给别人。今天，不得不赐卿死！”遂斩萧谡（距萧谡杀萧昭业，整整一年），并斩萧谡的老弟萧诔。任命监察院宫廷监察官（黄门郎）萧衍为司州州政府行政官（司州别驾），逮捕萧诞，斩首。萧谡喜爱巫术和命相学，吴兴（浙江省湖州市）人沈文献，常对他说：“你的相貌，不亚于萧道成。”萧谡既死，沈文献也被斩首。萧谡死的当天（六月二十五日），萧鸾又杀西阳王萧子明（年十七岁）、南海王萧子罕（年十七岁）、邵陵王萧子贞（年十五岁。三人都是二任武帝萧赜的儿子）。

六月二十八日，任命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萧坦之为领军将军（接替萧谡遗缺）。

5 北魏帝国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督导官（刺史）高间上疏，说：“邺城密皇后（杜氏，三任太武帝拓跋焘的母亲）的祭庙，墙倒屋塌，请求整修。如果说密皇后的牌位已经送到皇家祖庙配享香火，则应拆除。”拓跋宏下诏把该庙拆除。

仇池（甘肃省西和县西南）防守总司令官（镇都大将）拓跋英，进攻南齐帝国汉中郡（陕西省汉中市）时，“沮水氏”（沮水即今陕西省黄陵县洛河支流沮河。沮县治所在今陕西省略阳县东氏部落居此）酋长杨馥之，效忠南齐帝国，攻击武兴王杨集始，大

破杨集始军。秋季，七月二十四日，南齐帝国政府任命杨馥之为北秦州(虚名)督导官(刺史)，封仇池公爵。

八月九日，北魏帝国挑选英勇武士十五万人，担任羽林禁卫军、虎贲禁卫军，负责皇帝及宫廷、京师警卫工作。

金墉宫落成，在首都洛阳设国立大学——“国子学”及“太学”、国立专科学校(四门小学)。

皇帝拓跋宏游览华林园，参观已经颓废了的景阳山(曹魏帝国二任明帝曹睿所建)，禁宫侍从长(黄门侍郎)郭祚说：“仁爱的人喜爱山，智慧的人喜爱水(《论语》孔丘语“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应该修复。”拓跋宏说：“曹睿过度奢侈，在前代已立下坏的榜样，我怎么能效法于后!”拓跋宏喜爱读书，手不释卷，无论车上、马上，都不忘跟左右谈论道理。他能写出很好的文章，很多时候，在马上口授，由别人笔记，写成之后，用不着更改一个字。自太和十年(四八六年)以后，所有诏书及指令，拓跋宏都亲自书写。他喜爱贤才，乐意为善，迫切之情，好象饥渴之追求饮食。对所接触的一些高官显贵，常有一种民间那种平等相待的朴实心意，象李冲、李彪、高间、王肃、郭祚、宋弁、刘芳、崔光、邢峦等人，都以文学造诣，神态高雅，受到亲近，全居高位，掌握权柄。创制礼仪音乐，成绩可观，有太平治世的风范。

执行监察官(治书侍御史)薛聪，是薛辩的曾孙(薛辩事，参考四四四年)。执法如山，弹劾纠举，不避强梁权势，拓跋宏有时打算宽恕或赦免的，薛聪总是据理力争，拓跋宏每每说：“我看到薛聪，不能不畏惧，何况别人!”自此，不法的权贵分子，大为收敛。薛聪累积功劳年资，升迁到直阁将军，兼禁宫首席侍从长(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拓跋宏外表上因

薛聪有德行、能力，才擢升他的官职。实际上内心早把他当作心腹，皇家亲军卫士，全部交付薛聪管辖统御。所以拓跋宏在世时，薛聪官衔一直是直阁将军。金銮殿朝见之后，文武百官出宫，薛聪总留在后宫陪伴拓跋宏，谈论起来，夜以继日。对于施政的得失，薛聪动不动就提出规劝，拓跋宏多数都会应允。但薛聪沉默寡言，守口如瓶，外界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拓跋宏打算擢升他的官职，薛聪都苦苦辞让，不肯接受。拓跋宏也很体念他的心意，对他说：“上天给你的爵位已经很高，人间给你的爵位，无法使你感到荣耀！”（上天爵位，指仁义忠信。人间爵位，指荣华富贵。）

九月四日，仍留在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的所有六宫眷属（皇后以及嫔妃），以及文武百官，全部抵达新都洛阳。

九月二十日，拓跋宏前往邺城（河北省临漳县），好几次去相州督导官（刺史）高闾的官舍，赞美他治理的成绩，赏赐十分厚重。高闾不断请求当他本州（高闾是幽州渔阳郡雍奴县人）督导官（刺史）。拓跋宏下诏，说：“高闾已到‘悬车’的年龄（薛广汉退休悬车事，参考前四三年），又要求衣锦还乡（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好象穿着锦绣漂亮衣裳，却在黑夜里走路。”参考前二〇六年）。知进忘退，欠缺谦让的美德，应降级为平北将军。但高闾仍是朝廷元老，所以我成全他的心愿，调任他为幽州（州政府设燕郡〔北京〕）督导官，使贬降和保全，都能兼顾，私恩和国法，同时并举。”任命高阳王拓跋雍为相州督导官（刺史），警告他说：“当地方政府首长，说困难固然困难，说容易也很容易。‘立身行事公正，用不着下令，人民就会服从。’所以很容易。‘立身行事不公正，就是三番五次下令，人民也不服从。’所以很难。”（孔丘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6 九月二十三日，南齐帝国朝廷，改封南平王萧宝攸为“邵陵王”、蜀郡王萧子文为“西阳王”、广汉王萧子峻为“衡阳王”、临海王萧昭秀为“巴陵王”、永嘉王萧昭粲为“桂阳王”。（以上都是一任高帝萧道成、二任武帝萧赜的子孙。）

7 九月二十九日，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从邺城（河北省临漳县）起程返京。冬季，十月二十一日，抵达洛阳。

十月二十七日，拓跋宏下诏：“各州应对所属官员，作细致考核，指出他的优劣，分为三等呈报。”又下诏：“徐州、兖州、光州、南青州、荊州、洛州等六州、进入紧急状态，大军准备随时出动。”（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兖州州政府设瑕丘〔山东省兖州市〕、光州州政府设东莱〔山东省掖县〕、南青州州政府设东莞〔山东省莒县〕、荊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洛州州政府设上洛〔陕西省商县〕。拓跋宏命六州动员，仍有南征之意。）

8 十一月二日，南齐帝国皇帝萧鸾，下诏拆除文惠太子萧长懋（三任帝郁林王萧昭业的老父）的东田别墅（参考四九三年），及兴光楼（萧长懋所建）。

十一月十四日，萧鸾为皇太子萧宝卷娶褚令璩为太子妃。大赦。褚令璩，是褚澄的女儿（褚澄事，参考四七四年）。

9 十一月五日，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前往委粟山（洛阳市东），勘查建筑祭祀天神用的圆坛。十一月十四日，拓跋宏召集儒家学派上层知识分子，讨论祭天礼仪。皇家图书馆主任（秘书令）李彪建议：“从前，鲁国将要祭祀上帝时，一定先到学校预演；并请在祭祀的前一天，到皇家祖庙稟告。”拓跋宏同意。十一月十九日，拓跋宏在圆坛祭祀天神。大赦。

十二月一日，拓跋宏在光极堂召见文武百官，宣布九品等

级的文官制度，作为改革官制等级的开始。（从此开始，官称译名，也跟着改变。最显著的是趁此使门下省〔监察院〕现身。）国
务官总监（光禄勋）于烈的儿子于登，依照法令条例，要求升官。
于烈上疏说：“现在正逢圣明君王在位，臣属部下，理应谦让。而
我的儿子于登，却援用别人的前例，要求升官，是我平常缺少
教训之故，请陛下把我免职。”拓跋宏说：“这是有见识的人说的
话，想不到于烈竟能做到。”于是召见于登，对他说：“我将推广
教育文化到普天之下，因你老父有谦让的美德、正直的风范，所
以擢升你为太子宫飞骑卫队司令（太子翊军校尉）。”又加授于烈：
政务监察官（散骑常侍），封聊城县子爵。

拓跋宏对文武官员说：“国家多少年来，有一件事最使人叹
息的，那就是：没有人肯公开批评朝廷的过失。君王最怕不能
接受规劝，臣属最怕不能忠心直言。从此之后，我用一个人，如
果不恰当，你们就要直率地指出他的缺点，如果有才能，而我
没有发现，你们也应该推荐。推荐有才能的人有赏，对不称职
的人不直言者有罪，你们应该知道。”

10 十二月三日，南齐帝国皇帝萧鸾下诏：整修东晋帝国皇
帝的陵墓，特别增设若干守墓卫士。

11 十二月三十日，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在光极堂，召见文
武官员，赏赐给他们汉人的冠帽、衣服（要他们放弃鲜卑服装）。

从前，北魏帝国人民，从来没有用钱作为交易媒介，拓跋
宏开始下令铸“太和五铢钱”（“太和”是拓跋宏的年号之一）。本
年，冶炼设备，初步完成。拓跋宏下诏：以后无论朝廷与民间，
都要用钱。

拓跋宏任命“光城蛮”（河南省光山县境的少数民族）酋长田
益光为南司州督导官（刺史），辖区里的郡长、县长，统由田

公元四九五年 乙亥

益光选派。后来又在新蔡(河南省新蔡县南)设立东豫州，命田益光为东豫州督导官。

12 “氏王”杨炅(炅，音jiǒng，〔窘〕)逝世。

公元四九六年 丙子

南齐明帝建武 三年 (柔然汗国太安五年)
北魏孝文帝太和 二十年

1 春季，正月三日，南齐帝国(首都建康〔南京〕)朝廷，任命“氐王”杨旻的儿子杨崇祖为沙州(州政府设景谷〔四川省青川县东北白水〕)督导官(刺史)，封阴平王。

2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孝文帝(七任)拓跋宏下诏，说：“鲜卑人把大地称为‘拓’，把君王称为‘跋’。我的祖先，原是黄帝姬轩辕的后裔，我们的保护神是大地之神(土德王)，所以姓‘拓跋’。‘土’，是万种颜色中最纯正的颜色——黄色，更是万物的元始，所以皇家‘拓跋’，应该改姓‘元’。功臣元老，从代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南迁，凡是复音节的姓，一律改成单音节的姓。”于是，“跋跋”改“长孙”、“达奚”改“奚”、“乙旃”改“叔孙”、“丘穆陵”改“穆”、“步六孤”改“陆”、“贺赖”改“贺”、“独孤”改“刘”、“贺楼”改“楼”、“勿忸于”改“于”、“尉迟”改

“尉”。其他所改的姓，多到难以记载。（《资治通鉴》所载北魏帝国若干重要人物，如长孙嵩、奚斤、叔孙建、穆崇、于栗磾等，都用他们后来所改的姓。）

元宏非常重视门第家世（自此开始，皇家正式姓“元”），因范阳郡（河北省涿县）卢敏、清河郡（河北省清河县）崔宗伯、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郑羲、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王琼，四大家族，受到当世知识分子的推崇，元宏特别遴选四大世族的女儿到后宫，当自己的妃子。陇西郡（甘肃省临洮县）人李冲，因才能见识卓越，深受元宏的信任，在政府中的地位，至为尊贵显要，所有姻亲，没有一个不知名于世，元宏也娶李冲的女儿为妃。元宏下诏，命宫廷监察官（黄门侍郎）、宰相府左秘书长（司徒左长史）宋弁，评定各州所有士族的门第家世，有很多家族地位跃升，也有很多家族地位贬降。元宏再下诏：“鲜卑人从前根本没有国姓，也从不讲究家世，虽然是功臣或贤才的后裔，却跟贫寒卑贱小民的后裔，丝毫没有分别。以致三公、部长级官员，他的直系血亲或旁系血亲（功衰之亲），仍然是一个低阶层的小职员。现在规定：穆、陆、贺、刘、楼、于、嵇（恐当作“奚”）、尉等八姓，自太祖（一任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凡功勋显著，官位也高到王爵、公爵、声名煊赫，天下景仰者，应把他们的名册，分别送交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司州）、国务院文官部（吏部），后代子孙，不准担任地位低微的小官，跟‘四姓’家族（卢、崔、郑、王），一同待遇。除此之外（除十二姓之外），应该列入高贵门第世族的，由朝廷另行订定办法。有人从前是部落酋长，而自皇始（一任道武帝年号）（四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三代做官，官位在皇家监督官（给事中）以上，又被封王爵、公爵的，应该作为‘国姓’。如果本来并不是部落酋长，但是自皇始

以来，三代做官，官位在国务院行政官（尚书）以上，又被封王爵、公爵的，也可以作为‘国姓’。但是，他虽然是部落酋长后裔，可是所担任的官职，却不够显赫，则只能称为‘贵族’；如果他不是部落酋长后裔，即令官位非常显赫，也只能仍称为‘贵族’。有关这种‘国姓’和‘贵族’的区别，都要谨慎考查，不允许伪造假冒。我特别指定最高监察长（司空）穆亮、国务院行政官（尚书）陆琇等，详细审定，务必公平。”陆琇，是陆馘的儿子。

北魏帝国旧有制度：亲王的王妃和妾媵，都来自八大家族（即自平城南迁的“八姓”），和品德清高的世族，可是咸阳王元禧，却娶了一个奴隶户的女儿当王妃，皇帝元宏大为震惊，严加斥责。遂下诏为他的六个老弟，强行改娶六位王妃。诏书上说：“各亲王在此之前所娶的王妃，一律降级为妾媵。咸阳王元禧，应娶故颍川（河南省禹县）郡长、陇西（甘肃省临洮县）人李辅的女儿；赵郡王元干，应娶初级国务官（中散大夫）、代郡（河北省蔚县）人穆明乐的女儿；广陵王元羽，应娶骠骑将军府高级军事参议官（骠骑咨议参军）、荥阳（河南省荥阳县）人郑平城的女儿；高阳王元雍，应娶故立法院政务官（中书博士）、范阳（河北省涿县）人卢神宝的女儿；始平王元勰，应娶最高法院院长（廷尉卿）、陇西（甘肃省临洮县）人李冲的女儿；北海王元详，应娶国务院文官部助理官（吏部郎中）、荥阳（河南省荥阳县）人郑懿的女儿。”郑懿，是郑羲的儿子。

胡三省曰：

北魏帝国皇帝下诏，命各亲王把王妃降作姬妾——把正室降作妾，实在是违背人伦。因夫妻地位平等，既成配偶，终身不改。一个人一旦发了点财，就换妻子，平民还

认为是一种羞耻，何况天子的老弟！这一诏书公布，天下人有什么观感！

当时，赵郡（河北省赵县）李姓家族，人才辈出，各有良好的家族规范。所以，世人谈论高贵门第时，认为“五姓”居首。（“五姓”，即前述“四姓”〔卢、崔、郑、王〕，再加上李姓，是第一级的豪门，称“国姓”，共十三大家族；十三大家族中，鲜卑人八大家族，汉人五大家族。“郡姓”是一郡中势力最大的家族，也就是郡级的豪门。一个家族，一旦被朝廷纳入豪门世族系列，便享有特权和政治、经济利益。）

大家讨论，认为薛姓是河东郡（山西省夏县）有名望的世族，应列入“郡姓”。元宏说：“薛姓人家，本是巴蜀（四川省）人，怎么可以作为河东‘郡姓’！”直阁将军薛宗起，正手执铁戟，在殿下值班，从行列里站出来，抗议说：“我家祖先，在东汉王朝末年，到蜀汉帝国任官，两代之后，又回河东，而今又传六代，根本不是巴蜀（四川省）人。陛下是黄帝（姬轩辕）后裔，被封北方荒土，怎么可以称为蛮族？竟因此不能列为‘郡姓’，宁愿一死！”悲愤交集，用铁戟撞碎地面。元宏慢慢说：“这样好了，我排第一，你排第二。”遂把薛姓定为“郡姓”，元宏说：“你不是‘薛宗起’，而是‘薛起宗’！”

元宏跟文武百官研究官员任用问题，说：“近代，一个人身分地位的高低，都与生俱来，比较固定，这件事到底好或不好？”李冲回答说：“不知道开天辟地以来，朝廷设立官职，目的是为了高贵门第的子弟们当官？还是为了治理国家？”元宏说：“当然是为了治理国家。”李冲说：“既然如此，陛下遴选文武百官，却为什么只看他的门第家世，而不看他的才干？”元宏说：“一个人

如有超人的才干，不怕别人不知道。然而，名门世家的子弟，即令他没有才干，不能贡献当世，但至少品得端正、心地纯洁，所以我才任用他们。”李冲说：“傅说（商王朝宰相）、姜子牙（周王朝宰相），在高贵的门第家世中，怎能找得出？”（傅说出身土木工人，姜子牙出身屠户渔夫。）元宏说：“非常的人才，几百年才出现一两个。”皇家图书馆主任（秘书令）李彪说：“陛下如果专以门第家世作标准，不知道鲁国的三家世袭贵族（季孙家、孟孙家、叔孙家）胜不胜得过孔丘的四科学生（四科：德行、言语、政治、教育）？”档案助理官（著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怎么可以使豪门世族，世袭荣华富贵？寒门平民，世代贫苦低贱，不能翻身？”元宏说：“如果有高明卓越的人才，出类拔萃，我也不严格要求他的门第。”过了一会，宋王刘昶入朝（自彭城〔江苏省徐州市〕来），元宏对刘昶说：“有些人说，用人的时候，应该只看他的才干，不一定要要求他出身高贵的门第，我却以为不然，为什么？清浊同流，上下平等，德行好的人和人格卑劣的人，官职没有差别，绝对不可以。在我们帝国之中，八族（鲜卑八姓）以上的知识分子，有九个等级（品）。九个等级之外，家世贫贱寒微的官员——小人之官，还有七个等级，如果真有盖世奇才，他可以不必按级升迁，一入朝廷，就使他位居三公。问题在于，真正的贤才难得，不应该只为了一个难得的人才，而搞乱我的典章制度。”

司马光曰：

遴选官员，先考察他的门第家世，再考察他的才干，这是曹魏帝国和晋帝国政治上最大的弊端。可是，多少年来，一直遵守，不能改正。事实上，“君子”“小人”的分别，不在世代有

人做官，也不在世代贫贱。以今天(十一世纪)的眼光看来，无论愚昧、聪明，都知道这个道理。可是，当时(五世纪)虽以元宏的英明贤能，仍无法冲破这个传统弊端。能够明辨是非，而不被世俗观念所迷惑的人，实在很少。

柏杨曰：

元宏先生是北魏帝国第一个接受完整教育的君王，当然接受的是纯汉化教育，也就是纯儒家学派教育。因为鲜卑民族来自北方荒漠，而又没有文字，遂使元宏对汉民族文化，产生盲目崇拜情绪，认为汉民族一切都是进步的、好的，而他自己的鲜卑民族，一切都落后不堪。崇拜一旦由理智的尊敬，转为盲目的信仰，他就自惭形秽，拒绝承认汉民族有缺点，而鲜卑民族有优点。因之，元宏先生决心使他的民族，全盘接受汉民族文化。

全盘汉化的推行，说明在元宏先生领导下，鲜卑民族仍有蓬勃的生命潜力。只有僵硬待毙的民族，才用种种借口，抗拒改革。可是，不幸的是，元宏先生把汉民族文化落后的一面也吸收了。

其一，元宏先生把北方各族政权时代被破坏了的士大夫门第制度，用政治力量恢复，并使它跟政治制度结合，在本来等级不太森严的鲜卑社会结构中，生硬地制造出新的门第世家。世家子弟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朝廷官职永远被他们掌握。普通人民——既非“国姓”，又非“郡姓”出身的“小人”，天生的是被统治阶级，只能当低级官员，不能升迁。元宏先生坚持：政府用人，只看门第，不看才干，而门第又分六等：第一等膏粱门第，三世中出过三个宰相

级(三公)官员。第二等华腴门第，三世中出过三个副宰相级(尚书令)官员。第三等甲姓门第，三世中出过重要部长级(尚书)官员。第四等乙姓门第，三世中出过次要部长(九卿)或州长(刺史)。第五等丙姓门第，三世中出过副部长级(散骑常侍)官员。第六等丁姓门第，三世中出过司长级(吏部员外郎)官员。每一等级的子弟，都有它做官的标准和保障。象相当于现在司长级位置的官员，必须由第一等膏粱子弟或第二等华腴子弟担任。州政府秘书长(长史)或郡政府主任秘书(主簿)，必须由四姓(甲乙丙丁)子弟担任，身为平民的知识分子，只有兴叹。这是一种最奇特的官场制度。

其二，元宏先生把汉民族儒家学派中的主要精髓结晶——礼教，全部接受。鲜卑民族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比较简单，但是直率亲切、朴实可爱。元宏先生基于巩固权力、提高尊严威势的心理，自然认为简单就是落后，直率就是粗野，亲切就是失礼。因而非常欣赏儒家学派那种繁文缛节，所以首先改变他的宫廷和政府的结构，皇家和官员们的威严，遂与日俱增。皇帝和亲王、大臣之间的关系，随着宫廷制度和朝廷制度的建立，而越来越加疏远。亲王大臣跟部属，下级官员跟人民，也日渐隔绝。统治阶层的生活，更日趋腐烂。婚丧仪式，从此复杂不堪，鲜卑人从前死了父母，可以照常供职。汉化之后，他就必须辞职，回家守丧三年。除非他是一个大地主，他就会立刻陷于饥饿，这促使大部份官员——尤其是父母还活着的，必须疯狂贪污，积蓄足够的财富，以便度过父母死亡后三年、甚至六年的失业日子。而礼教对人们思想上的桎梏，演变成对人权的摧残，随着门第的建立，开始毒发扩散，西汉王

朝董仲舒先生播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种子，在元宏先生手中成熟。

汉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元宏先生却当作宝贝，所以不久，他的帝国就要付出这种错误选择的代价。

正月二十八日，改封始平王元勰为彭城王，恢复定襄县王元鸾为城阳王（元鸾被降封事，参考去年〔四九五年〕）。

二月九日，元宏下诏：“帝国除非发生战争，应准文武官员服三年之丧。”

二月十三日，元宏下诏：“京畿地区七十岁以上的居民，应于三月间抵达京师（洛阳），参加敬老典礼。”三月三日，元宏在华林园大摆筵席，宴请现任的文武百官、退休的部长级以上官员，以及高级知识分子；下诏说：“部长级以上退休官员，加授初级国务官（中散大夫）荣衔。郡长六十岁以上，加授皇家监督官（给事中）荣衔。县长、高级知识分子，加授郡长、县长荣衔。每人赏赐雕刻斑鸠的手杖（据说，斑鸠从不噎食，用以祝福老人也不噎食），以及衣裳。”

三月十四日，元宏下诏，命各州考选官（中正）推荐本州人民所景仰，年龄五十岁以上，门第寒微而有品德的人，任命他们出任县长、郡长。

三月十九日，元宏下诏说：“皇家仪队所用车辆轿舆上装饰的金银，完全剔除。”

3 南齐帝国（首都建康〔南京〕）明帝（五任）萧鸾，一心追求节俭，御厨房曾供应粽子，萧鸾说：“我一次吃不完，不妨分成四份，剩下的等晚上再吃。”有一次，使用皂荚（形状好象香蕉，但是扁平，敲破后可当肥皂用），把残余的渣滓，交给左右侍从

人员，说：“这还可以再用。”御厨房于元旦那天，向皇帝祝福，有银制的温酒器，萧鸾打算把它销毁，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王晏等，皆赞扬萧鸾的美德；皇城警卫军司令官（卫尉）萧颖胄说：“朝廷重要的典礼，莫过于元旦，这个温酒器既是旧东西，算不上奢侈。”萧鸾大不高兴。后来，萧颖胄参加一次后宫举行的宴会，发现全是银器，忍不住说：“陛下前些时打算把温酒器销毁，这项决心应该转移到这张桌子上。”萧鸾甚为羞惭。

萧鸾亲自处理细微的事务，十分细密。于是，郡县政府、国务院，以及“九府”（即九卿，上古时代，九卿是权力中枢，自国务院〔尚书〕建立，九府〔九卿〕降为次要单位，九府：祭祀部〔太常〕、国务官总监部〔光禄勋〕、皇城警卫军司令部〔卫尉〕、最高法院〔廷尉〕、农林部〔大司农〕、宫廷供应部〔少府〕、交通部〔太仆〕、工程总监部〔将作大匠〕、藩属事务部〔大鸿胪〕）所有职掌内的事务，从不自作主张，一律奏报皇帝，听候裁决。有功勋，或跟皇帝有故旧关系的官员，升降调补，完全不归国务院文官部（吏部）管理。于是，亲戚朋友，互相攀缘钻营求进。而萧鸾的事务也更为繁琐细密。南康王府高级助理官（南康王侍郎）、颍川（河南省禹县）人钟嵘，上疏说：“古时候，圣明的君王，衡量人的才能，授给官职。三公坐在君王身旁，讨论治理国家的重要决策。九位部长（九卿）负责执行，完成任务。天子只不过面南而坐垂拱而治！”呈上去后，萧鸾大不高兴，对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顾勗说：“钟嵘是什么人？想阻挠我处理国事！你认识他否？”顾勗回答说：“钟嵘虽然地位低贱，名望卑微，但所作的建议，或许有些地方可以采纳。而且，朝廷事务，十分繁杂琐碎，各有主管单位。而今，却由君主一人，亲自处理，是君主越劳苦，而臣属越安逸，这正是所谓‘替厨子杀鸡，代石匠凿’

石头。”萧鸾假装没有听见，转变话题，谈论别的事情。

4 夏季，四月十一日，北魏帝国广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督导官(刺史)薛法护，向南齐帝国投降。

北魏帝国军攻击南齐帝国的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南齐帝国栢城(河南省新蔡县西北)防守司令(戍主)魏僧珉，抵抗并击退北魏军攻势。

5 五月二十四日，北魏帝国在河阴(河南省洛阳市东北)兴筑祭祀地神的方坛。皇帝元宏下诏：“东汉、曹魏及晋王朝，历代皇帝陵墓，一百步以内列为保护区，禁止人民砍柴割草。”五月二十五日，元宏在河阴方坛，祭祀地神。

秋季，七月，元宏废黜皇后冯清。最初，冯太后(文明太后，元宏嫡祖母)打算使她娘家的权势，永远不衰，于是，遴选老兄冯熙的两位女儿，同时进入后宫，当元宏的妃子。其中一位女儿(名不详)早逝，而另一位女儿冯润，深受元宏宠爱。可是，不久，冯润也患病，回到娘家，削发为尼。冯太后逝世，元宏娶冯熙最小的女儿——也是冯润的妹妹冯清为皇后。后来，姐姐冯润的身体康复，元宏思念她，再迎回皇宫，封左昭仪(嫔妃第一级)，皇后冯清开始失宠。冯润认为她是姐姐，而且又最先进宫，对皇后妹妹冯清，不肯行嫔妃的礼节，冯清深感悔恨。冯润更背后加以诬陷，元宏遂废黜冯清。冯清品德高洁，乃入住瑶光寺，当修练戒行的尼姑。(二冯虽然同父，却不同母。冯清母亲是博陵公主，冯润母亲是常氏。由于冯清深感悔恨，可知冯润之能重返后宫，冯清必尽全力。)

北魏帝国长期不雨，大旱成灾，元宏一连三天——自七月二十二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不进饮食，文武百官都到立法院(中书省)，请求晋见。元宏身在崇虚楼(吃斋祈祷处所)，派随从官

(舍人)拒绝，并问大家为什么请求晋见？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督导官（刺史）王肃回答说：“如今，四郊降雨，旱情已解除，只不过京师（洛阳）降雨较少。小民并没有缺一顿饭，而陛下却绝食三天，我们作臣属的，惶惶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元宏仍命随从官（舍人）传话说：“我几天不吃饭，身体并没有什么痛苦。最近，宫内宫外的官员和差役，都说四郊降雨，我疑心他们为了让我宽心，故意如此说，未必是事实，正打算派人前去察看。果然象你们报告的，我就从今天恢复饮食。如果大旱仍不能解除，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当用我的生命，为万民赎罪。”当天晚上，天降大雨。

太子元恂，不喜爱读书，而身体又高大痴肥，对黄河以南的炎热气候，深感痛苦，一直想回北方。元宏赏赐给他汉人的衣裳冠帽，元恂却常在私下改穿鲜卑服装。太子宫高等助理官（中庶子）、辽东（辽宁省辽阳市）人高道悦，苦苦劝阻，元恂把高道悦恨入骨髓。八月七日，元宏前往嵩高（嵩山），元恂跟左右侍从秘密定计，打算征调牧场马匹，轻装奔回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出发前，就在太子宫中，元恂亲手杀死高道悦。而霎时之间，消息外泄，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元俨，下令关闭城门，禁止通行，骚动情势，直到夜晚，才完全控制。第二天一早，国务院行政官（尚书）陆琇，骑快马报告元宏，元宏大为震惊，但保守秘密，仍照原定计划，到泝口（泝水注入黄河处）才回。八月二十三日，进宫，召见元恂，数说他的罪状，亲自与咸阳王元禧，轮流用木棍责打元恂一百余下，然后命人扶拖出来，囚禁洛阳城西。元恂伤势很重，一月有余，才能起床。

八月二十六日，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督导官（刺史）、南安惠王元桢逝世。

九月八日，元宏在小平津(河南省孟津县东北，古代黄河重要渡口)阅兵。九月十三日，回宫。

冬季，十月八日，元宏下诏，说：“从代都(平城)南来的士卒，一律升任羽林或虎贲武士。京畿区(司州)男子十二人中，征调一人，充当政府及官员差遣劳役。”

“吐京胡”(山西省石楼县胡族)，起兵反抗朝廷。元宏命朔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督导官(刺史)元彬，兼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执行官(行汾州事。吐京郡属汾州)，率并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太原市)、肆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忻县)官军讨伐。元彬，是元桢的儿子。元彬派指挥官(统军)奚康生出军，击破吐京蛮族军；追到车突谷(山西省离石县境)，再击破吐京蛮族军，俘虏牛马等各种牲口以万计。元宏命元彬任汾州督导官(刺史)。蛮族酋长胡去居等六百余人，据守险要，不肯投降，元彬请朝廷派军二万人讨伐，有关单位奏请批准，元宏大怒说：“对付小小一撮毛贼，岂有出动大军之理，应该随时平定才是。如果不能平定，非派出大军不可，我就先斩督导官(刺史)，然后再出动大军。”元彬大为恐惧，率领本州(汾州)官军，身先士卒，攻击胡去居，完全克服。

元宏在清徽堂召见群臣，讨论废黜太子元恂事宜。太子师傅(太子太傅)穆亮、太子少保李冲，脱下官帽，叩头请求处罚。元宏说：“你们认罪自责，是为了自己。我所作的决定，是为了国家。太义灭亲，古人认为最是可贵。而今，元恂竟然打算背离父亲，逃亡叛乱，盘据恒州(州政府设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跟父亲对抗，天下恶行，有什么比这个更为严重！如果不予排除，将是国家的忧患。”闰十二月八日，元宏下诏，把元恂贬作平民，软禁河阳

(河南省孟县西北)无鼻城(孟县东)、派军守卫监视,供应的衣服饮食,仅使元恂不挨饿受冻而已。

闰十二月十日,设置储备粮仓(常平仓)。

6 闰十二月二十日,南齐帝国太子萧宝卷(本年十四岁),行加冠礼。

7 最初,北魏帝国冯太后(文明太后)打算废黜皇帝元宏时,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尚书右仆射)穆泰,恳切劝阻,冯太后才打消此念(参考四九〇年),因此,穆泰受到元宏的非常宠信。等到元宏迁都洛阳(参考四九三年),平日接近的多半是中州(中原)儒家学派学者,皇族和鲜卑人,难免十分反感。穆泰从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尚书右仆射),出任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县〕)督导官(刺史),上疏陈述身患疾病,久不痊愈,而南方气候潮湿,请求改调恒州(州政府设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元宏特别下诏,把恒州督导官(刺史)陆睿,调到定州,而命穆泰接替陆睿位置。穆泰抵达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时,陆睿还没有出发,二人见面后,遂计划兵变。秘密结合镇北大将军、乐陵王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内蒙古武川县西南乌兰花土城子)防守司令(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等,共同推举朔州(州政府设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督导官(刺史)、阳平王元颐,担任盟主。元思誉,是元天赐的儿子。元业,是元丕的老弟;元隆、元超,是元丕的儿子。陆睿认为洛阳朝廷政治修明,劝穆泰等候时机成熟,穆泰遂没有即时发动。

元颐假装接受穆泰等的推戴,先使他们安心,然后秘密报告元宏。国务院代理文官部长(行吏部尚书)、任城王元澄,在家养病,元宏在凝闲堂召见元澄,对他说:“穆泰违法乱纪,煽动诱骗皇族叛乱。如果真发生兵变,刚刚迁都不久,北方人依

恋旧土，一旦纷扰不安，我在洛阳就不能立足。此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勉强为我去北方一趟，观察形势。倘若他们的力量微弱，就直接捕捉之；倘若他们的力量已经强大，则可代表我下令，征调并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太原市）、肆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忻县）官军讨伐之。”元澄说：“穆泰等愚昧迷惑，只不过为了依恋故土，才出此下策。并无深谋远虑，企图篡夺政权。我虽然笨拙胆怯，但对付他们，足以克制，请陛下不要忧虑。我虽有犬马之疾，岂敢推辞！”元宏笑说：“你肯成行，我自不忧虑。”遂加授元澄：“持节”、铜制虎符、竹制令箭（铜制虎符〔铜虎〕及竹制令箭〔竹使符〕，在西汉王朝时，就被用作发兵的符信。铜虎符中分为二，左半由郡长保存，右半留朝廷，符相合就发兵。竹制令箭如何使用，古书记载及注释都说不清楚。可能只作为调遣小部队之用），并派皇帝左右贴身卫士，充当元澄警卫；又任命元澄兼恒州（州政府设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行政官（行恒州事）。

元澄抵达雁门（山西省代县），雁门郡长深夜前来报告说：“穆泰率领军队，已经西上投奔阳平王（元颐）。”（平城〔山西省大同市〕至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约一百三十公里。）元澄下令立即前进。右秘书主任（右丞）孟斌说：“事情如何发展，不可预料，应该遵照皇上吩咐，动员并州、肆州大军，然后慢慢推进。”元澄说：“穆泰既然谋反叛变，自应据守坚固的城池。不如此而率军去迎接阳平王（元颐），推测原因，恐怕是力量薄弱之故。穆泰既没有武装抗拒，我们无缘无故，动员大军，不是适当的措施。现在只要迅速前往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用武装部队镇压，人心自会安定。”遂加快速度，强行军赶路。先派执法监察官（治书侍御史）李焕，单人匹马，进入平城（山西省大同市），果然大

出众人意料之外。李焕对穆泰的党羽，分析解释，指出利害祸福，于是没有人肯听从穆泰的命令。穆泰束手无策，率部下战士数百人，攻击李焕，不能攻克，从西门逃走，李焕派人追击，生擒而归。（这一段原文混乱，如穆泰已投奔元颢，他便不在平城。如穆泰派军前往迎接元颢，则元澄说他不知道保守坚城，便与事实不符）元澄随后也到，彻底追查穆泰的党羽，逮捕陆睿等一百余人，全部囚禁监狱，民间没有一点骚动。元澄上疏报告平乱经过，元宏十分喜悦，召集文武百官，把元澄的奏章，交给大家传观，说：“任城王（元澄）可说是国家栋梁，看他审问犯人所作的口供笔录，就是皋陶（黄帝王朝中最聪明正直的法官），也不能比他更好。”回头对咸阳王元禧等说：“你们如果办这件事，办不到如此完善。”

8 北魏帝国皇帝元宏，准备大举进攻南齐帝国，在清徽堂召见文武百官，说：“我把首都迁到中原，重大建设，都粗略完成。只有南方盗寇（南齐帝国），还没有平定。我怎么能象近代一些君王，坐在深宫中的锦绣罗帐之内，不问世事？我现在决心南征，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动合适？最近，巫师们卜卦，都说：‘这一次一定胜利。’这是国家大事，君臣们应该尽量说出各人的意见，不要认为我已经下定决心，而吞吞吐吐，模棱两可。等到成了定案之后，又在背后有不同的看法。”李冲回答说：“凡军事行动，都应该先讨论人事，再讨论天时。巫师占卜的结果，虽然大吉大利，可是人事上并没有妥善准备。迁都不久，秋季庄稼未获丰收，还不能发动战争。依我的意见，应等到明年（四九七年）秋季。”元宏说：“太和十七年（四九三年），我率军二十万南下（第七次南北大战），人事鼎盛，而天时不利。而今，天时虽然合适，又说人事不够充分。照你的话，是永远没有南征

的日期了。贼寇(南齐帝国)近在咫尺,将来势将给帝国带来忧患,我怎么可能自求安逸!如果明年(四九七年)秋季南征,不能传出捷报,你们都要受军法审判,不可不尽心。”

元宏因放逐到边疆的罪犯,很多人逃亡,于是下令:“一人逃亡,全家放逐边疆服役。”光州(州政府设东莱〔山东省掖县〕)督导官(刺史)、博陵(河北省安平县)人崔挺,上书建议说:“普天之下,善良的人少,作恶的人多。如果一人有罪,大祸延及全家,则司马牛势将因桓魋(tuí)而受罚;柳下惠也将因盗跖而被诛杀(司马牛是孔丘的学生,老兄桓魋,是春秋时代宋国军事指挥官〔司马〕,孔丘从曹国到宋国,在大树下演习礼仪,桓魋打算谋杀孔丘,拔倒大树,孔丘逃走,弟子们劝他:“应该跑得越快越好。”孔丘说:“上天保佑我,桓魋对我有什么办法!”柳下惠是春秋时代鲁国人〔参考二〇八年〕,传说他道德高尚,美女坐在他怀里他都不动心。可是他的老弟盗跖,却是一个匪徒),岂不可哀。”元宏欣赏这个建议,撤除前令。

公元四九七年 丁丑

南齐明帝建武 四年 (柔然汗国太安六年)
北魏孝文帝太和 二十一年

1 春季，正月，南齐帝国(首都建康〔南京〕)大赦。

2 正月八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孝文帝(七任)元宏，立皇子元恪(本年十五岁)为太子。元宏在清徽堂，摆下筵席，款待文武官员，谈到前太子元恂，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尚书右仆射)、太子太保李冲引咎自责说：“我身为师傅，竟不能辅导。”元宏说：“我这个亲生之父，尚且不能消弭他的恶念，师傅有什么可以自责的。”

正月十七日，元宏到北方巡视。

3 最初，南齐帝国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王晏，深受二任武帝萧赜的宠信(参考四八九年)。等到当时的宣城王萧鸾，阴谋废黜三任帝郁林王萧昭业时，王晏欣然同意，并拥戴萧鸾作为盟主(参考四九四年)。后来，萧昭业被推翻，明帝萧

鸾跟王晏在东府(宰相府,南京东南)欢宴,谈到时局,王晏拍巴掌说:“你一向说我胆小,现在怎么样!”萧鸾夺取皇帝宝座后,王晏自认为是新朝的开国功臣,对二任武帝萧贇时代的各种措施,常常予以诋毁。既居百官领袖高位,遇事很多都独断专行,朝廷及地方重要职位,都任用他的亲友,每每跟萧鸾因用人的缘故,发生争执。萧鸾虽在发动政变这件事上,曾得到王晏支持,但心里对他已十分厌恶。萧鸾曾经检查二任武帝萧贇时代的诏书,看到萧贇亲笔写给王晏的手令,有三百余张之多,都是谈论国家大事。又看到王晏劝阻萧贇,不可任命萧鸾为国务院文官部长的奏章(参考四九〇年),由此更认清王晏人格卑鄙,对他既轻视而又猜忌。始安王萧遥光劝萧鸾诛杀王晏,萧鸾说:“王晏对我立有大功,而且他没有罪。”萧遥光说:“世祖:(二任武帝萧贇)待他恩重如山,他还不能效忠世祖,怎么能效忠陛下!”萧鸾沉默不语,但派心腹陈世范等,到京师(首都建康)大街小巷,探听消息。王晏性情浮躁轻率,见识浅薄,不知道保全自己,当萧鸾已对他兴起杀机之时,他还期望升迁到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不断把相面的江湖术士,招呼到家中给他相面,那些相面的江湖术士,一致说他不久就更要大富大贵。王晏跟宾客友朋谈话时,又喜爱命左右退出客厅,而单独面对密语。萧鸾接到报告,疑心王晏将发动政变,遂决心诛杀。

奉朝请(特准参加朝会的官员)鲜于文粲,察言观色,看出萧鸾的意向,于是,正式检举王晏谋反。而陈世范也适时地报告萧鸾,说:“王晏打算利用今年南郊祭天大典,跟世祖(二任武帝萧贇)的旧日将领,中途发动突击。”正巧,发生老虎闯入南郊祭天神坛事件,这是一个恶兆,萧鸾越发恐惧。于是,在大典的前一天,下令停止大典,同时通知王晏和徐孝嗣。徐孝

嗣遵命行事，而王晏反对，复奏说：“南郊祭天，是一件大事，陛下最好强打精神前往。”萧鸾遂完全相信陈世范密报的真实性。正月二十八日，萧鸾在立法院（华林省）召见王晏，当场诛杀。同时诛杀北翼禁卫指挥部军政官（北中郎司马）萧毅、皇家禁卫军部队长（台队主）刘明达（二任武帝萧贇时将领），以及王晏的儿子王德元、王德和。萧鸾下诏宣布王晏罪状，说：“王晏和萧毅、刘明达，利用河东王萧铉的见识浅薄、性情懦弱，阴谋拥戴萧铉为君主，使他挂个空名。”王晏的老弟王诩，任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督导官（刺史），萧鸾派南翼禁卫指挥部军政官（南中郎司马）萧季敞，发动袭击，斩王诩。萧季敞，是萧鸾的嫡堂弟。萧毅生活豪华奢侈，喜爱骑马射箭，萧鸾对他深为猜忌，所以利用王晏事件，陷害至死。河东王萧铉，年纪还小，又没有才能，所以一直逃脱萧鸾的诛杀。萧铉每次朝见，都俯身弯腰，不敢挺直脊背、不敢抬头看人。现在，年龄稍大（本年十八岁），牵连到谋反案中，萧铉遂被免除官职，软禁家宅，不准跟外人接触。

三任帝郁林王萧昭业将被废黜时，王晏的堂弟、总监察官（御史中丞）王思远，对王晏说：“你身受世祖（二任武帝萧贇）厚恩，而今一旦翻脸，帮助别人做出此等事，对方当然可以用权宜之计善待你，但你将来何以自立！如果现在自裁，至少可以保全你的家人，也不玷污身后名节。”王晏不耐烦地说：“我正吃稀饭，哪有时间想这种事。”稍后，王晏擢升骠骑将军，集合王家子弟，对王思远的老兄王思微说：“隆昌之末（四九四年），阿戎劝我自尽（大分裂时代，人们称堂弟为“阿戎”），我如果听他的话，岂有今天的荣华富贵！”王思远应声说：“依阿戎的判断，你今天去做，仍不太晚。”王思远看出，萧鸾外表上待王晏虽然十

分优厚，但内心已动杀机。曾在适当时候，对王晏说：“人事不同，形势已有变化，你是否感觉到？人们多数都看不清自己的处境，却能看清别人的处境。”王晏不作声，等王思远告辞，王晏才叹息说：“世界上竟有劝别人死的人！”只十天左右，诛杀事件爆发。萧鸾听到王思远说的这些话，所以并不降罪，反而命王思远任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

王晏的表弟、尉氏（东晋置，治所在今江苏省六合县境）人阮孝绪，也早预料王晏必然失败。王晏几次登门拜访，阮孝绪都避得远远的，拒不相见。阮孝绪曾经吃肉酱，味道鲜美，问从哪里来的，左右回答说是王晏家送来的，阮孝绪立刻吐出来，而且把其余的倒掉。等王晏被处死，人们替阮孝绪担心，阮孝绪说：“虽是亲戚，却不是一党，有什么可怕的！”终于免受牵连。

4 二月五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宏，抵达太原（山西省太原市）。

5 二月七日，南齐帝国朝廷任命国务院左副行政长官（左仆射）徐孝嗣为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征虏将军萧季敞为广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督导官（刺史）。

6 二月十六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宏，抵达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召见穆泰、陆睿的党羽审问，全都承认罪行，没有人说自己冤枉。当世的人都敬佩任城王元澄的明察。穆泰以及他的亲友党羽，全部诛杀。元宏命陆睿在监狱中自尽，饶恕他的妻子儿女不死，放逐到辽西（河北省卢龙县北），作普通居民。

最初，元宏迁都洛阳，改变鲜卑传统的风俗习惯，并州（州政府设太原〔山西省太原市〕）督导官（刺史）、新兴公爵元丕等，全都反对，元宏因元丕是皇族元老，并不勉强他接受，只向他讲清道理，要求他不公开反对而已。不久，文武百官都改变穿着，

满座都是红色衣服，只元丕仍穿鲜卑传统衣服，杂在中间，十分突出。后来，元丕才有时戴上冠帽，有时加系腰带，但仍拒绝全部汉化，元宏也不强迫。

当初，太子元恂从平城南迁洛阳时，安乐侯元隆，就曾经跟穆泰等，密谋留住元恂，动员军队，切断雁门郡（山西省代县）东陉（即东陉关，在今山西省代县东北胡峪山上）、西陉（西陉关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二关交通，占领陉岭（在今山西省代县北，山上置雁门关。陉岭以北指山西北部省）以北地区。元丕是并州（州政府设山西省太原县）督导官（刺史），镇守太原，元隆等把这项阴谋向他报告，元丕恐怕事情不能成功，所以口头上表示反对，但心里十分赞同。事情败露后，元丕随同元宏，抵达故都平城，元宏每次审问穆泰时，常命元丕坐在一旁观看。有关单位奏称：元业（元丕老弟）、元隆、元超（二人是元丕儿子）罪大恶极，应屠灭全族，元丕依法应受连坐处分。元宏因元丕曾有“不死之诏”，特免元丕一死，只贬黜为普通平民；又赦免元丕的续弦妻及其所生的两个儿子，准许仍住太原；而诛杀元隆、元超和同母的老弟元乙升，其他儿子，全部放逐敦煌（甘肃省敦煌县）。

最初，元丕、陆睿，跟国务院副行政长官（仆射）李冲、领军将军于烈，一同接受“不死之诏”。陆睿既被诛杀，元宏下诏给李冲、于烈，说：“陆睿心怀反叛，愧对神明，是他首先撕破誓言，责任不在我身。谋反叛变，不同寻常，其余人犯，我虽然想怜悯宽大，又如何能够？可是，我仍不忘从前承诺，命他在另一个地方自尽，而赦免他的妻子儿女。元丕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领导叛乱，犯法连坐，也应处死，我也特别宽恕，贬降他们为普通小民。我本来期望始终如一，可是他们却主动与

我决裂，诡异暴戾，何等可悲！特别告知二位，请不要见怪，除了谋反之外，我们之间的誓言，光明正大，如同太阳。”李冲、于烈都上疏叩谢。

司马光曰：

对于官爵俸禄的确定或变更，以及生杀予夺，是君主控制臣属的重大权柄。所以从前君王的制度：臣属之中，虽然有亲戚、故旧、贤能、功勋、显贵、勤劳，以及宾客朋友，但只要他们犯罪，绝不强行赦免。一定在槐树、棘荆之下，详细审问（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时，审理诉讼，一定在三棵槐树和九棵荆棘之间），可以赦免，即行赦免。可以宽恕，即行宽恕。应该处罚，就要处罚。应该诛杀，就要诛杀。依照案情的轻重，作为量刑的标准；依照当时的局势，决定判决的宽严。所以，君王能够法外施恩，却不失威望；臣属得到宽免，却不敢有所仗恃。可是，北魏帝国不是如此，建有功勋或地位尊贵的官员，皇帝往往预先保证他可以不死，他们因骄横而触犯法网，却又对他们依法诛杀，这是用一种不守信的诺言，引诱臣属陷于死地。无论法律上或政治上的失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当时，鲜卑部落时代的元老世家，大多数参与穆泰的阴谋，只有于烈没有涉及，皇帝元宏对他更为敬重。元宏因为鲜卑各部落酋长，跟派到皇宫当人质、担任侍卫的子弟，不能忍受洛阳夏天的炎热，于是，特别准许他们秋季前来洛阳朝见，第二年春季，即行返回北方所属部落，世人称为“雁官”。（雁是一种候鸟，夏季北上，冬季南下。雁官亦然，春季北上，秋季南下。）

三月二十二日，元宏由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南下，抵

达离石(山西省离石县),“吐京胡”(参考去年〔四九六年〕)请求投降,元宏下诏宽恕。夏季,四月四日,元宏抵达龙门(山西省河津县东南),派使臣祭祀姁文命(姁文命,是夏王朝一任帝禹。据传,龙门是姁文命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治水时开凿,山势险恶,形成瀑布。以致民间认为,鲤鱼如果可以跳越瀑布,就可化成真龙升空,俗称:“鲤鱼跳龙门”)。四月七日,抵达蒲阪(山西省永济县),祭祀姚重华(姚重华,是黄帝王朝七任帝舜,建都蒲阪)。四月十五日,抵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

前任太子元恂,既被废黜软禁,感到十分后悔。而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李彪,却秘密奏报:“元恂仍与左右侍从,阴谋叛变。”元宏派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邢峦,会同咸阳王元禧,携带诏书及毒酒,前往河阳(河南省孟县西北),命元恂自尽(年十五岁)。元恂死后,尸体仍穿平常所穿的衣服,装入粗糙棺材,就葬在河阳。

四月二十七日,北魏最高统帅(大将军)、宋明王刘昶,在彭城(江苏省徐州市)逝世(年六十二岁),用特殊优厚的礼仪安葬。

五月三日,元宏从长安(陕西省西安市)东下还都(洛阳),乘船由渭水进入黄河。五月六日,派使节到丰邑(陕西省长安县西北沔河西岸。周王朝故都)祭祀姬昌(周王朝一任武王姬发的老父),到镐邑(即镐京。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丰镐村附近)祭祀姬发(周王朝一任王)。六月五日,回到洛阳。

六月七日,元宏下诏动员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定州(州政府设中山〔河北省定县〕)、瀛州(州政府设赵都军城〔河北省河间县〕)、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济州(州政府设碭县〔山东省茌平县西南古黄河上,南岸

有礲礲城))等五州武装部队二十万人，准备进攻南齐帝国。

最初，穆泰准备兵变时，立法院副总立法长(中书监)、魏郡公爵穆黑，参加阴谋。但到大赦之后，才被发觉，遂免除穆黑官职，撤销爵位，贬作平民。穆黑的老弟、最高监察长(司空)穆亮，把公事交给军政官(司马)慕容契，上疏弹劾自己，元宏用措辞温和的诏书驳回，穆亮一再坚决请求，六月八日，元宏才批准。

六月十二日，元宏把新近集结的武装部队，编组为六个军团，分别指定担任战斗或担任后备。

秋季，七月九日，元宏封昭仪(嫔妃第一级)冯润为皇后。冯润打算亲自抚养太子元恪。元恪的母亲高氏自代都(故都平城)前来洛阳，中途走到共县(河南省辉县)，得暴病而死。

七月戊辰日(七月丙戌朔，没有戊辰)，任命穆亮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冀州(州政府设信都〔河北省冀县〕)督导官(刺史)。

八月一日，元宏下诏：内外戒严。

八月七日，封皇子元愉为“京兆王”，元恹为“清河王”，元怀为“广平王”。

7 南齐帝国皇帝萧鸾，追尊老父萧道生(景皇)的母亲(萧鸾的祖母)王氏为“恭太后”。

8 八月十九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宏，在华林园阅兵。八月二十五日，南征大军自洛阳出发。(第八次南北大战开始)。命任城王、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元澄，留守京师(洛阳)；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李彪，兼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跟国务院副行政长官(仆射)李冲，一同负责主持留守朝廷，处理政务。元宏命彭城王元勰(元宏的幼弟)，任中军大将军，元勰

辞让说：“贵族和平民同时并用，是古代以来的正理。我是什么人？竟然屡次受到恩宠加官！从前，曹植一再请求担当大任，都被拒绝（参考二三一年）；而愚昧的我，没有请求，竟然得到，人生命运的坎坷、通达，为什么这般悬殊！”元宏大笑，握住元勰的手说：“两个姓曹的（曹植和老兄曹丕）在文坛上都享盛名，因而互相嫉妒。我与你则以品德为重，所以互相亲爱。”

9 南齐帝国派带兵官（军主）、直阁将军胡松，增援北襄城（郡政府设赭阳，今河南省方城县东。北魏改名襄城郡）郡长成公期，进驻赭阳（河南省方城县东）；派另一带兵官（军主）鲍举，增援西汝南兼北义阳二郡（二郡郡政府设舞阴）郡长黄瑤起，进驻舞阴（河南省泌阳县西北）。

10 北魏帝国朝廷任命氐部落酋长杨灵珍为南梁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略阳县〕）督导官（刺史）。

杨灵珍献出州城，投降南齐帝国，把母亲和妻子送到南郑（南齐帝国梁州州政府所在），作为人质；派他的老弟杨婆罗阿卜珍，率步骑兵一万余人，袭击北魏帝国所封的武兴王杨集始，斩杨集始的两个弟弟杨集同、杨集众。杨集始窘迫危急，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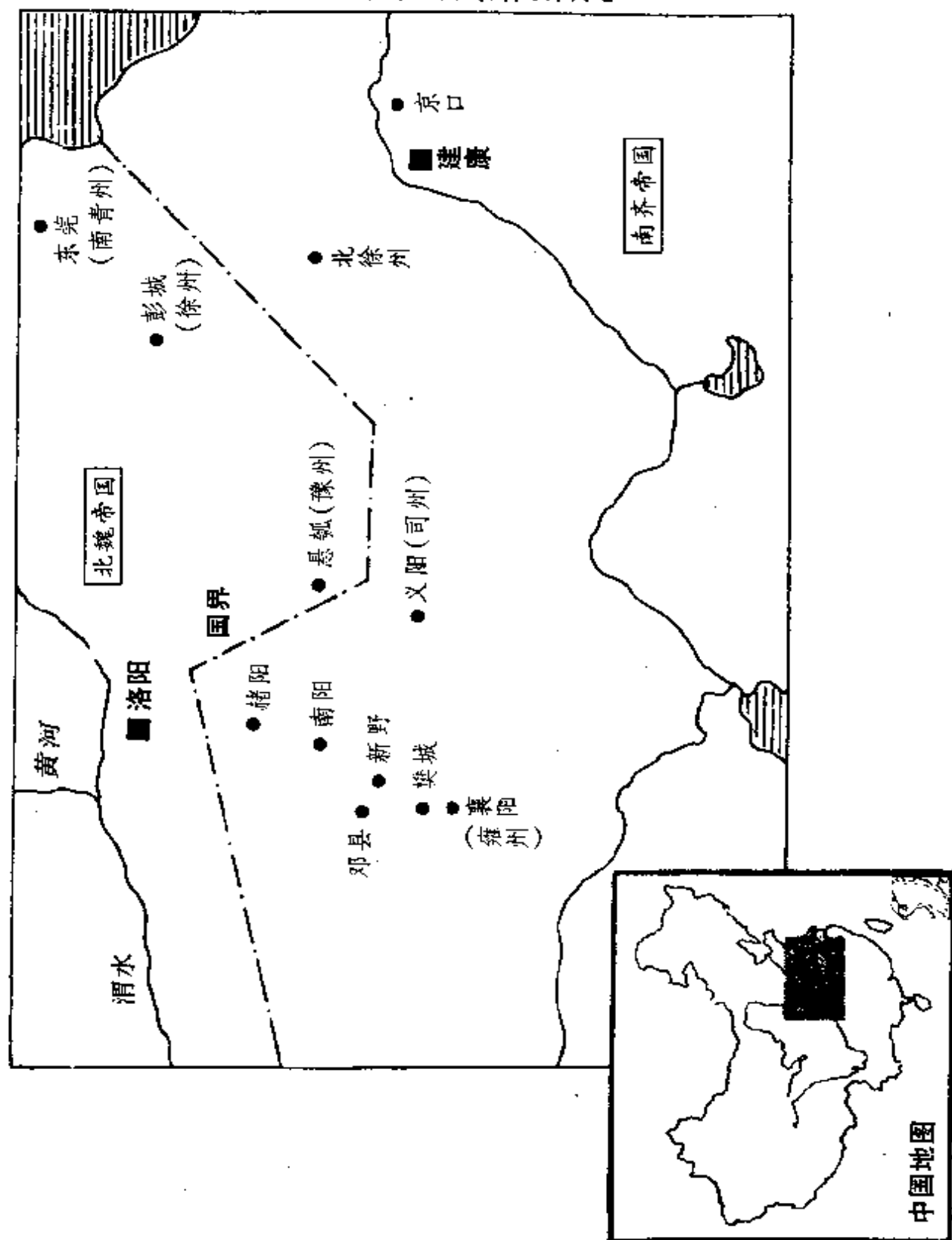
九月十三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宏，命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李崇任陇右（泛指陇山以西地区，约当今甘肃省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陇右诸军事），率军数万讨伐杨灵珍。

11 最初，北魏帝国迁都洛阳，荆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督导官（刺史）薛真度，劝告皇帝元宏：应先夺取樊城、邓县。薛真度率军进攻南阳（河南省南阳市），南齐帝国南阳郡长房伯玉，击退这次进攻（此指去年〔四九六年〕沙碛之役）。元宏大怒，认为南阳是一个小郡，定要削平，遂亲率大军，直指

襄阳(襄阳在南阳之南直线距离一百二十公里)。彭城王元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号称一百万,吹口哨的啸声,都使人地沸腾。九月十七日,元宏留下几位将领围攻赭阳(河南省方城县东),而亲率主力南下。九月十九日,抵达南阳,乘夜袭击,占领外城。南齐帝国南阳郡长房伯玉,坚守内城。元宏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现在扫荡天下,统一中国,不象从前那样,冬天来,春天走(指第七次南北战争,参考四九四年)。这一次如果不能攻克,绝不回到北方。你这座南阳城,首先阻挡六龙飞腾(《易经》:“时乘六龙以御天。”六龙,象征君王),我不得不最先攻取。长则一年,短则一月。或封侯、或斩首,由你自己选择,是祸是福,只在一念之间,应该仔细考虑。而且,你有三项大罪,令你知道:你最初侍奉萧贇(南齐帝国二任武帝),受到非常宠信,不能一心回报,却向仇人效忠,大罪之一。去年(四九六年),薛真度南下,你伤害了我部分军队,大罪之二。而今,皇上大驾亲临,你没有反捆双手,到大旗之下投降,大罪之三。”房伯玉派副带兵官(军副)乐稚柔回答说:“你们满腹贪欲,围攻本城,抱定决心,非攻克不可。我们是一群卑微的平常小民,得以抵抗天大的威力,真可以说是死得其所。我受武帝(二任帝萧贇)的提拔,岂敢忘记他的恩德。可是,继承帝位的人(三任帝萧昭业),德行上有严重的缺点,主上(五任明帝萧鸾)入继大宗(萧鸾入继一任高帝萧道成第三子),不仅是亿万人民的盼望,也是遵守武帝(二任帝萧贇)的遗令。所以我以微小的力量,效忠主上(五任帝萧鸾),不敢三心二意。从前,你们军队深入我国领土,抢劫骚扰边界人民,我只有勉励将士,尽到他们的责任。我反省我所做的,不应受到责备。”

宛城(河南省南阳市)东南角小水沟上,有一座桥,元宏率

五世纪：四九七年 第八次南北大战



军经过。房伯玉派敢死武士数人，穿虎皮色彩衣服，戴虎头形状冠帽，埋伏桥下，发动突袭。元宏以及所带人马，大为惊骇。紧急征召神射手原灵度支援，弓弦响处，敢死武士应声而倒，元宏才逃出一命。

陇右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陇右诸军事)李崇，讨伐杨灵珍，砍山伐木而进，大出氐部落军意外。北魏帝国军内外夹攻，各氐部落纷纷背叛杨灵珍，四散而逃。杨灵珍部众，霎时减少大半。李崇进攻赤土(赤土在武阶郡内，位于今甘肃省武都县境)，杨灵珍派堂弟杨建，进驻龙门(甘肃省西和县东南龙门戍)，而亲率精锐主力一万人，防守鹫峡(甘肃省西和县东南)。龙门之北数十里，树木全被砍下，阻塞道路。鹫峡口则在山头绝壁之上，积聚大小礮石，准备投掷，用以抗拒北魏大军。李崇派指挥官(统军)慕容拒，率军五千人，从小路攻入，在夜色掩护下，袭击龙门，攻克。李崇亲自进攻鹫峡，杨灵珍屡战屡败，狼狈逃走，妻子儿女都被李崇俘虏。北魏帝国军遂克复武兴(陕西省略阳县)。南齐帝国任命的梁州督导官(刺史)阴广宗、军事参议官(参军)郑猷等，率军救援杨灵珍。李崇迎战，大破南齐军，斩杨婆罗阿卜珍，生擒郑猷等，杨灵珍逃回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元宏得到捷报，大喜说：“使我没有西顾之忧的，是李崇。”任命李崇为梁秦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梁、秦二州诸军事)，兼梁州(州政府设仇池〔甘肃省西和县西南〕)督导官(刺史)，安抚人民。

九月二十三日，元宏从南阳(河南省南阳市)出发，留下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咸阳王元禧等继续围攻。九月二十五日，元宏抵达新野(河南省新野县)，南齐帝国新野郡长刘思忌登城拒守。冬季，十月三日，北魏军无法攻克，遂兴筑长墙，团团围住，元宏派人告诉守军说：“房伯玉已经投降，你们为什

么要粉身碎骨？”刘思忌派人回答说：“城里兵马粮食多得很，没有时间跟你这个小蛮子对话。”北魏帝国右军将军府秘书长（右军府长史）韩显宗，率一支别动部队，驻防赭阳（河南省方城县东）附近，南齐帝国北襄城郡长成公期，派直阁将军胡松（胡松增援驻守赭阳），率蛮族部队，攻击韩显宗营地，韩显宗竭力奋战，击破攻击，斩南齐低级军官高法援。稍后，韩显宗率军南下，在新野（河南省新野县）晋见元宏，元宏对他说：“你击破贼盗（南齐帝国），斩杀贼将（高法援），对我们的军威，增加很大声势。我正在进攻坚城，你为什么不公开传递捷报！”（公开传递捷报，术语称“露布”，把战胜消息写在布帛上，用竹竿举起，快马送往大本营，除了报告主帅外，还希望天下皆知。）韩显宗说：“最近听说，镇南将军王肃，俘虏两三个毛贼，或几匹驴马，都公开传递捷报，我在东观时（“东观”是皇家档案库，韩显宗文官出身，曾任档案管理官〔著作郎〕），私下常感羞耻。这次虽然仰仗陛下神威，得以击败丑陋蛮虏，但我本身的兵力太少，所以俘虏及斩杀敌人也太少。如果也用竹竿高举布帛，虚报功劳，既责备某人而又效法某人，罪恶要比某人更大，所以不敢去做，而只依照正规，层层转报。”元宏对他越发赞许。

12 南齐帝国皇帝萧鸾，下诏命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淮远县东北临淮关〕）督导官（刺史）裴叔业，率军增援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裴叔业奏称：“鲜卑人并不愿意南征，而只喜爱抢劫。我们如果派兵入侵北魏，另辟战场，则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贼寇的力量，自然分散。”萧鸾同意。裴叔业率军进攻虹城（即虹县，在今安徽省五河县西），俘虏男女四千余人。

十月二十日，萧鸾命太子官高等助理官（太子中庶子）萧衍、

右军将军府军政官(右军司马)张稷,增援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十一月十一日,前军将军韩秀方等十五个将军,投降北魏帝国。十一月十四日,北魏南征军在沔水北岸击败南齐军,生擒将军王伏保等。

十一月丙辰日(十一月甲申朔,没有丙辰),南齐帝国朝廷任命杨灵珍为北秦州(州政府设武兴〔陕西省略阳县〕)督导官(刺史),封仇池公爵、武都王。

新野(河南省新野县)人张猪,率居民一万余家,构筑栅栏等防御工事,抵抗北魏帝国南征大军。十二月七日,北魏攻陷张猪大营。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曹虎,跟南阳郡长房伯玉有过争执,感情并不和睦,所以救援行动,十分缓慢,军队一直停留樊城(襄阳县北),不肯前进。十二月二十四日,皇帝萧鸾指派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崔慧景,增援雍州,加授崔慧景军事符节,率步兵二万人、骑兵一千人,向襄阳进发,雍州各军,全由崔慧景指挥。

13 十二月十七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宏,南下抵达沔水河岸。十二月二十五日,返新野大营。

14 南齐帝国将军王昙纷,率一万余人,进攻北魏帝国南青州(州政府设山东省沂水县)的黄郭戍(沂水县境)。北魏黄郭戍驻军司令(戍主)崔僧渊迎战,大破南齐军,王昙纷全军覆没。将军鲁康祚、赵公政,率军一万人,攻击北魏帝国太仓口(在河南省汝南县附近),北魏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督导官(刺史)王肃,命秘书长(长史)、清河(河北省清河县)人傅永,率武装战士三千人迎战。鲁康祚等扎营淮河南,傅永扎营淮河北,相距十余里。傅永说:“南方人喜爱深夜攻营偷袭,一定在渡淮河之处,设置灯火,作为深浅标帜。”于是,入夜之后,部

队分为两翼，在营外埋伏，又在葫芦中储放燃料，派人秘密到淮河南岸，放在淮水深处，吩咐说：“看见火起，就把它燃亮！”当天晚上，鲁康祚等果然率军渡淮河而北，攻营偷袭，傅永伏兵尽起，前后夹击，鲁康祚等急行退到淮水岸边，而南岸灯火连绵，不知道应从什么地方横渡。于是，淹死及被杀数千人，北魏军生擒赵公政，并找到鲁康祚尸体，大胜而回。南齐帝国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裴叔业，攻击北魏帝国楚王戌（安徽省临泉县西南），王肃再命傅永迎战，傅永派心腹将领，飞奔前往楚王戌（安徽省临泉县西南），命把护城河填平，而乘夜在城外埋伏战士一千余人。天色拂晓，南齐裴叔业等抵达城东，构筑阵地，打算用长墙包围，傅永的伏兵突袭裴叔业的殿后部队，击破裴叔业后军。裴叔业留下他的将领继续包围楚王戌，而自率精锐骑兵数千人，驰往支援殿后部队。傅永登上城楼，直望到裴叔业南行数里之后，下令开门攻击，大破南齐围城军，俘获裴叔业的阳伞、团扇、仪仗队用的鼓和他居住的帐幕，以及武器等一万余件。裴叔业进退失据，只好逃走。傅永左右将领打算追赶，傅永说：“我们这些老弱残兵，不满三千人，而裴叔业的兵势仍然强盛，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只是跳到我们圈套里罢了，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虚实，所以使他们丧胆，我们的收获已经够多，何必再追！”元宏派礼宾官（谒者）就在战地擢升傅永为安远将军、汝南（河南省汝南县）郡长，封贝丘县男爵。傅永勇敢而有力量，喜爱读书，能写文章，元宏常赞叹说：“上马挥刀杀贼，下马提笔写公开告捷文书，文武全才，唯傅永一人耳！”

15 南齐帝国曲江公爵萧遥欣，喜爱军事。皇帝萧鸾，因儿子年纪都小，内亲依靠萧遥欣兄弟，外戚则依靠皇后的老弟、西

翼禁卫指挥部秘书长(西中郎长史)、彭城(江苏省徐州市)人刘暄和表弟、太子宫总管(太子詹事)江祐(萧鸾的母亲是江祐的姑妈)。所以任命始安王萧遥光为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位居中枢;萧遥欣为荆雍七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雍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州政府设南郡〔湖北省江陵县〕)督导官(刺史),镇守西部。可是萧遥欣在江陵招收勇士,结交豪杰,培植自己的势力,萧鸾十分厌恶。萧遥欣侮辱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刘季连,刘季连遂秘密上疏,报告萧遥光有图谋不轨的迹象,萧鸾遂任命刘季连为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督导官(刺史),使他位据萧遥欣的上流,以便控制。刘季连,是刘思考的儿子(刘思考,是刘遵考的老弟)。

16 本年,高昌王国(首都新疆吐鲁番县)国王(五任)马儒,派军政官(司马)王体玄,到北魏帝国进贡,并请求派军迎接王国全体人民,迁到内地。北魏帝国皇帝元宏,命明威将军韩安保,率军往迎,划出伊吾(新疆哈密县)土地五百里,容纳马儒的部众。马儒派左秘书长(左长史)顾礼、右秘书长(右长史)金城(甘肃省兰州市)人鞠嘉,率步骑兵一千五百人,前往作韩安保的向导,韩安保却没有抵达。顾礼、鞠嘉,只好返高昌城。而韩安保在抵达约定地点后,不见高昌军,也返伊吾(新疆哈密县),只派部将韩兴安等前往高昌。马儒再派顾礼,率世子马义舒,前往向导韩安保,走到白棘城,距高昌一百六十里,高昌原居民留恋乡土,不愿东迁,发生暴动,格杀马儒,拥护鞠嘉当国王(六任)。再臣服柔然汗国。

韩安保单独跟顾礼、马义舒,返回洛阳。

公元四九八年 戊寅

南齐明帝建武	五年	(柔然汗国太安七年)
永泰	元年	
北魏孝文帝太和	二十二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南齐帝国(首都建康〔南京〕)大赦。

加授中军大将军徐孝嗣：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徐孝嗣坚决辞让。

2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指挥官(统军)李佐，攻击新野(河南省新野县)，正月五日，攻克。生擒南齐帝国新野郡长刘思忌，问说：“今天投降不投降？”刘思忌说：“宁为南鬼，不为北臣。”北魏遂斩刘思忌。于是沔水以北地区，大为震动。正月六日，南齐帝国湖阳(河南省唐河县西南湖阳镇)驻军司令(戍主)蔡道福；正月九日，赭阳(河南省方城县东)驻军司令(戍主)成公期；正月十日，舞阴(河南省泌阳县西北)驻军司令(戍主)黄瑤起；南乡(河南省淅川县西南旧淅川县城东南原丹江南岸)郡长席谦，相

继放弃城池，向南逃走。黄瑤起被北魏军俘虏，孝文帝元宏，把他交给王肃，王肃把黄瑤起剁成肉酱，吞吃下肚（黄瑤起杀王肃的老父王奂事，参考四九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南齐帝国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增援雍州。

3 南齐帝国明帝（五任）萧鸾患病，因近亲孤弱，所以对一任高帝萧道成、二任武帝萧赜的子孙，深为畏惧。当时，萧道成、萧赜的儿子，还剩下十人，都封亲王。每逢初一日和十五日，金銮殿朝见，萧鸾退朝回到后宫，总是叹息说：“我跟我老弟萧缅的儿子，年纪都不够大，可是高帝（一任萧道成）、武帝（二任萧赜）的儿子，都一天比一天茁壮！”萧鸾打算把萧道成、萧赜的后裔，全部杀光，曾旁敲侧击，询问陈显达的意见，陈显达说：“这些事还用考虑？”又询问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萧遥光认为应该依次实施。萧遥光的脚有毛病，生下来就是一个跛子，萧鸾常命他乘坐轿舆，从望贤门入宫（望贤门是华林园的门，本名凤庄门，因萧遥光的老父名萧凤，萧鸾为取悦这个侄儿，改称望贤门）。萧遥光每次跟萧鸾屏退侍从，作长时间的密谈之后，萧鸾命送进香火，痛哭流涕，一旦如此，左右就知道，第二天定有诛杀。正巧，萧鸾病情忽然严重，昏迷很久而又悠悠苏醒，萧遥光遂开始行动。正月二十五日，一口气诛杀：河东王萧铉（十九岁）、临贺王萧子岳（十四岁）、西阳王萧子文（十四岁）、永阳王萧子峻（十四岁）、南康王萧子琳（十四岁）、衡阳王萧子珉（十四岁）、湘东王萧子建（十三岁）、南郡王萧子夏（七岁）、桂阳王萧昭粲（八岁）、巴陵王萧昭秀（十六岁）。于是一任高帝萧道成、二任武帝萧赜、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儿子，被屠杀罄尽。（萧铉，是一任高帝萧道成的儿子。萧子岳至萧子夏，是二任武帝萧赜的儿子，萧昭粲、萧昭秀，是萧长

懋的儿子。)

萧铉等已死，萧鸾仍命三公及部长级官员，上奏检举他们的罪状，提出弹劾，请求诛杀。萧鸾下诏批驳。三公及部长级官员，再度上奏指控，萧鸾这才勉强批准。南康王府教师(南康侍读)、济阳(河南省兰考县东北)人江泌，哀哭萧子琳，泪水哭尽，流出鲜血，亲自照料丧事，安葬完毕，然后才走。

柏杨曰：

萧鸾先生是一个特别虚伪的恶棍，动物中有“鳄鱼眼泪”，因鳄鱼在吞食小动物前，会流下眼泪。政坛上则有“萧鸾眼泪”，在屠杀他的恩人亲属前，也会流下眼泪。这不是良心责备，而是希望别人对他产生“天良未泯”“迫不得已”的印象。最后一口气屠杀十个亲王之后，才命有关单位告发那十个亲王(最小的只有七岁)谋反，奇妙处不在于死后告发，而在于萧鸾先生竟驳回这项告发，必须等有关单位继续坚持，他才勉强批准。

这是萧鸾先生的许多表演之一，这些表演至少给我们一项启示：任何史料，都不能因它来自第一手或当事人，就相信片面之词，认为真实可靠，绝对正确。我们如果根据驳回不准的诏书，推断萧鸾先生心境并不是不善良，或推断十位亲王，当时仍然活着，那就铸成错误，而这正是萧鸾先生之辈所盼望的。

只有特别伪善的恶徒，才坚信自己的表演，就可以掩盖天下人耳目。

4 正月二十八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宏，前往南阳(河南省南

阳市)。

5 二月一日，南齐帝国皇帝萧鸾，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萧惠休等，增援寿阳(安徽省寿县)。二月十二日，北魏帝国攻陷宛城(河南省南阳市)北城，南齐帝国南阳郡长房伯玉，反绑双手，出面投降。房伯玉堂弟房思安，在北魏帝国任中央军令总监(中统军)，不断为房伯玉哭泣请求，皇帝元宏才赦免房伯玉一死(四六七年，房法寿投奔北魏帝国，后裔多数担任官职)。二月十八日，元宏前往新野。二月二十九日，元宏任命彭城王元勰：“使持节”、南征各路大军总司令长官(都督南征诸军事)、中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三月一日，南齐帝国国务院财政部长(度支尚书)崔慧景(参考去年〔四九七年〕)、太子府高等助理官(太子中庶子)萧衍，在邓城(湖北省襄樊市西北)大败。当时，崔慧景抵达襄阳(湖北省襄樊市，雍州州政府所在)，而五郡已经陷落(五郡：南阳郡、新野郡、南乡郡、北襄城郡、西汝南及北义阳郡)，崔慧景、萧衍，及带兵官(军主)刘山阳、傅法宪等，率五千余人，向邓城进发，北魏骑兵数万人突然追及，南齐军登城固守。是时，南齐军只在早上吃过一顿饭，轻装撤退，饥饿、恐惧、面无人色。萧衍打算出战，崔慧景说：“蛮虏从不在夜间围城，等天黑了，自会回军。”想不到北魏大军陆续抵达。崔慧景把守南门，遂秘密开拔逃走；其他诸军互不通知，各自单独行动，也纷纷逃走。北魏大军从北门入城，刘山阳率领私人军队数百人断后，誓死奋战，一面抵抗，一面脱离战场。崔慧景过闹沟(邓城南)时，部队争先恐后、排挤踏践，桥梁突然崩塌。北魏军左右夹射，傅法宪被射杀，南齐士卒投入沟中而死的，尸体累累。刘山阳用军服和兵器填平闹沟，总算逃出一命。北魏帝国皇帝元宏率大

军追击，下午五时，抵达沔水。刘山阳守城苦战（不知是什么城），天色黄昏，北魏军才撤退。南齐各军震恐，军心已乱，当天夜晚，全都下船，逃回襄阳。三月九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宏，率十万人主力军，仪仗队盛大华丽，包围樊城（襄阳北岸）。南齐帝国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曹虎，闭城自守。元宏驻马沔水北岸，向南眺望襄阳，很久才返，前往湖阳（河南省唐河县西南）。三月三十日，前往悬瓠（河南省汝南县）。

北魏帝国镇南将军王肃，攻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南齐帝国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怀远县东北临淮关〕）督导官裴叔业，率军五万人，包围涡阳（安徽省蒙城县），以减轻义阳所受的压力。北魏帝国南兖州（州政府设涡阳）督导官（刺史）、济北（山东省长清县西南）人孟表，据守涡阳，城内粮食吃完，军民吃草木树叶树皮。裴叔业把所杀北魏士卒尸体，堆积起来，高有五丈，指给城里守军观看，另派带兵官（军主）萧瑛等，攻击龙亢（安徽省怀远县西北龙亢集）。北魏广陵王元羽，增援龙亢。裴叔业率军攻击元羽，大破元羽军，追击，缴获元羽所有皇家符节。北魏帝国皇帝元宏派安远将军傅永、征虏将军刘藻、代理辅国将军高聪，增援涡阳（安徽省蒙城县），全受王肃指挥。裴叔业发动攻击，大破三路援军，高聪逃往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傅永集合残兵败将，慢慢向后撤退。裴叔业再度发动攻击，杀北魏士卒一万人，俘虏三千余人，以及武器、牲口、军用物资等，数以万计。元宏下令锁拿三位将领，用囚车送到悬瓠（河南省汝南县），赦免刘藻、高聪一死，贬逐到平州（州政府设肥如〔河北省卢龙县北〕）；剥夺傅永的官职和封爵，贬降王肃为平南将军。王肃上疏，请再派大军，增援涡阳（安徽省蒙城县），元宏回答说：“看你的意思，一定认为刘藻等刚刚败绩，部队军心，

难以再用。问题是，我派出的军队太少，不足以克制敌人，派出的军队太多，则警卫力量单薄。你要考虑：对于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如果应该解围，就应该立即解围；如果应该攻克，就应该立刻攻克。失掉涡阳（安徽省蒙城县），可是你的过失。”王肃遂解除义阳的包围，跟指挥官（统军）杨大眼、奚康生等，率步骑兵十余万人，增援涡阳。南齐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裴叔业发现北魏军声势强大，乘夜率军撤退，但撤退的第二天，行军途中，士卒因惊恐过度，霎时崩溃，四散逃跑。北魏军追击，杀伤人数之多，难以计算。裴叔业退回基地——涡口（安徽省怀远县）。

6 最初，北魏帝国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李彪，家世贫寒，朝中没有亲友可以攀援。（李彪，顿丘〔河南省浚县北〕人，自幼丧父，至为穷苦，在盛行“国姓”“郡姓”，强调门第家世时代，李彪居于一个绝望的卑贱阶层。）后来，前往代都（故都平城），因清渊公爵（文穆公）李冲爱才，李彪就全心全意，投靠依附李冲。李冲也敬重李彪的才华和学问，对他十分礼遇，相待厚重，不久又推荐给皇帝元宏，并且在朝廷中到处对人称赞，或公开支持，或私下保证，李彪遂步步高升。最后，李彪任首都洛阳警备区总司令（中尉）时，纠察弹劾，从不畏惧皇亲国戚和当权高官，皇帝元宏欣赏他的勇气和正直，把他比作西汉王朝的汲黯。这时候，李彪自认为他已跟人主建立了直接关系，而又受到宠信，不必再靠李冲，对李冲就逐渐疏远，只在办公厅见面时拱拱手而已，不复有当年那种尊重恭敬的意思。李冲对他愤恨，越积越深。

本年，元宏大举南征，李彪、李冲，跟任城王元澄，共同主持首都（洛阳）留守朝廷。李彪性情刚强豪爽，所发议论，有

时颇为奇异乖张，不断跟李冲辩论争执，争执时，李彪声音高昂，面色难堪，而且认为自己是执法高官，别的人无法对他控告，所以处理事务，任性专断。李冲无法压制自己的忿怒，遂采取断然措施，收集李彪前后所犯的过失罪行，下令把李彪囚禁于国务院（尚书省），上疏弹劾：“李彪趾高气扬，公然违犯法令。坐在轿子上，直入皇宫（国务院〔尚书省〕在宫城之中），私自取用皇家器物，时常乘坐御马，毫不畏惧。我已在国务院高级官员会议室（尚书都座），召集部长（尚书）以下、初级见习官（令史）以上，当众把李彪所犯罪状，告诉李彪，调查它的真假，李彪已完全承认。请求就李彪现行罪状，免除他的职务，交付最高法院（廷尉），对他的罪行，加以惩治。”李冲又上疏：“我跟李彪相识，将近二十年，发现他才干卓越、学问渊博，议论刚毅正直，遂愚昧地认为：我已为帝国选拔了公正清廉的人才。后来逐渐发现，此人性格残酷、做事急躁；但仍认为他的长处多而缺点少。然而，自从陛下南征，李彪兼任国务院财政部长，早晚在一起共事，才了解他的横暴专断和毫无忌惮，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听他的言论，好象是开天辟地以来，他就是最忠恕的圣贤；可是考察他的行为，实在是吹牛、拍马、谄媚、凶恶的盗贼。我跟任城王（元澄）委曲求全，好象恭顺的老弟，侍奉凶暴的老兄。李彪想要的，即令不合道理，我们也都竭力服从。依照事实，探索真情，都有具体的证据，如果我说的话是实在的，应该把李彪放逐到北方荒漠诛杀，以铲除扰乱政事的奸邪；如果我说的话没有证据，则应把我贬谪到四方边疆地带，用以平息谗言陷害。”李冲亲自撰写奏章，家里的人都不知道。

元宏在前方看到奏章，惆怅叹息，久久不已，说：“想不到留守朝廷竟发生这种事。”停了一会，又说：“李彪固然忘了他是

谁，李冲也已满盈。”监察院宫廷监察官（黄门侍郎）宋弁，跟李冲有私怨，但跟李彪却同是相州人（州政府设邺城〔河北省临漳县〕），二人感情亲睦，宋弁就在暗中化解这件事的严重性。主管单位判决李彪死刑，元宏宽恕他，仅削除李彪官位，贬作平民。

柏杨曰：

李彪先生的行事，八个字是最好的形容：“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然而，这不过是私人品德，如果不涉及大众的公义，理他可以、不理他也可以。但李彪先生却是一个酷吏，以发明“木手”闻名于世，为了要囚犯“坦承不讳”“自动招认”，他用木手猛击囚犯腋下肋骨，被击死后悠悠还魂的人，不绝于庭。朝廷曾派他前往汾州（州政府设蒲子城〔山西省隰县〕）安抚宣慰叛变的蛮族，他把那些相信朝廷承诺，出来投降的酋长们，先用皮鞭抽打脸部，等鼻眼在哭号中全毁之后，才拖出斩首。他的残忍和对国家、对君王的效忠无关。被废黜的皇太子元恂年仅十五岁，李彪平常见了他必恭必敬的，明明知他已经悔过，李彪却密告他谋反，并且扣留他写给老父哀求上诉的信件。

李彪先生从贫穷中爬起来，外貌忠厚，内心凶诈。元宏先生被宋弁先生播弄于股掌之上，竟把他放过，作出糊涂的决定，使人跺脚。

李冲的性情，一向温和厚重，可是逮捕李彪时，他亲自指控李彪前后过失，双目圆瞪，高声大呼，愤怒激动，举起茶几投过去，茶几都被摔折断，监察官（御史）不知所措，全倒绑双

手，用头叩地晋见。李冲对李彪破口大骂，随意侮辱，气忿过度，精神遂告失常，语无伦次，荒谬狂悖，不时地抓住自己的手腕，大喊：“李彪，小人！”医药罔效，有人认为他的肝脏已裂，只十数天，即行逝世。皇帝元宏痛哭，悲不自胜。追赠李冲最高监察长（司空）。

李冲勤劳敏捷，精力过人，长久居于要职，工作繁重，公文案卷，堆积案头，整天处理政务，从来不感厌倦，所负责的工作，都能圆满完成，年才四十岁，就有白发。兄弟六人，却分别属于四个母亲，小时候常起冲突，互相愤恨争夺。可是，李冲显贵之后，所得的俸禄和所受的赏赐，都跟其他兄弟共享，遂尽弃前嫌，感情至为和睦。然而，李冲喜爱任用家族或亲戚，因私情授予他们官爵，一家之内，每年的俸禄高到一万多匹布帛，当时人认为这是他的缺点。

元宏命彭城王元勰任皇族最高考选官（宗师），命他教导皇族，有不接受教导的，奏报皇帝处理（北魏帝国设最高考选官〔宗师〕，参考四〇四年）。

7 夏季，四月三日，南齐帝国改年号永泰（之前是建武五年，之后是永泰元年）。

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会稽（浙江省绍兴市）人王敬则，心里明白自己是一任高帝萧道成、二任武帝萧赜的旧部，心中不安。皇帝萧鸾外表上对他的礼遇十分优厚周到，但暗中却怀疑猜忌，提防戒备。好几次调查王敬则的饮食和健康情形，听说他年老而又衰弱，而且又居住内地（不跟北魏帝国相连），所以得以拖延。两年前，萧鸾派领军将军萧坦之，率皇家贴身卫士五百人，祭奠武进陵墓（二任武帝萧赜以上萧家陵墓，都在武进〔江苏省武进县〕）；王敬则的几个儿子正在京师（首都

建康)，忧愁惶恐，不知道如何是好（恐怕萧坦之前往逮捕王敬则）。萧鸾得到报告，派王敬则的世子王仲雄，前往会稽（浙江省绍兴市），安慰老父。

王仲雄擅长弹琴，在辞别的时候，萧鸾特别把蔡邕的“焦尾琴”借给他，命他弹奏一曲（《后汉书》：吴国〔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人用桐木当柴，烧火煮饭。蔡邕听到火爆木裂的声音，知道那是一段良材，急夺回来，削制成琴，果然发出悦耳声音，因尾部仍有焦痕，所以称“焦尾琴”）。王仲雄就在萧鸾面前，抚弦弹奏，曲名《懊侬歌》，歌词说：“常叹天下有负心的人，情郎果然如此。”（“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又说：“你的心不纯洁，怎么怪人评论！”（“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萧鸾更是猜忌惭愧。

萧鸾的病，几次都非常危险，遂任命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张瓌为平东将军，兼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配备军队，严防王敬则。民间谣言大起，说：中央将有重大行动。王敬则听到，十分震惊，私下对亲人说：“平东将军？东方还有谁？只平我一人罢了！东方又岂是那么容易就平的，我到死都不接受金罐。”金罐，指毒酒（君王命臣属自尽，常用金罐〔金甃〕装毒酒，强迫臣属饮下）。

王敬则的女儿，是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怀远县东北临淮关〕）行政官（行事）谢朓的正室，王敬则的儿子、太子宫图书管理官（太子洗马）王幼隆，派正员将军徐岳（已升迁到将军，但还没有专用名号，称正员将军。次一级则称员外〔编外〕将军）把情形报告谢朓，说：“你的计划如果跟我们一样，应该报告岳父得知。”谢朓逮捕徐岳，派飞骑奏报朝廷。王敬则的城防军事参议官（城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江苏省镇江市），他的儿子

秘密报告徐庶，徐庶告诉王敬则的军事官(五官掾)王公林。王公林，是王敬则的远房侄儿，很受王敬则的信任。王公林建议王敬则：飞骑呈报奏章，请求准许命王幼隆自杀，然后不带卫士，单身乘一叶小舟，星夜赶回首都(建康〔南京〕)投案。王敬则命军政官(司马)张思祖起草奏章。可是，等了一会，王敬则说：“如果有这种事(谢朓告发)，孩子们在京师，定会有信，且等一个晚上。”

而就在当夜，王敬则集合文武僚佐，在一起聚赌，对大家说：“你们教我作何打算？”没有一个人敢先回答，王府禁卫官(防阁)丁兴怀说：“你只有一条路。”王敬则不作声。第二天一早，召见山阴(会稽郡政府所在县)县长王询和朝廷所派催促钱粮的监察官(台传御史)、钟离(安徽省怀远县东北临淮关)人祖愿，王敬则坐在那里，双脚离地，横刀膝上，问王询等说：“动员军队，能集结多少人？库房存款，能有多少钱？”王询说：“全县士卒，一时无法集合。”祖愿说：“库房里应收之物，很多还没有送到。”王敬则大怒，就要诛杀二人。王公林又劝阻说：“所有的事都可以后悔，只有这种事无法后悔，你难道不再想一想！”王敬则大怒，唾他的脸说：“我做我的事，跟你这小子什么相干！”遂公开起兵，反抗朝廷。征集士卒，配备武装，只两三天时间，大军便出发攻击。

前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令)何胤，退休隐居若邪山(会稽东南二十公里)，王敬则打算劫持他，命他任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秘书长(长史)王弄璋等劝阻说：“何胤不屑当官，清高隐居，一定不会答应你的请求，既不答应，就应格杀。发动大事而先杀著名的贤人，大事就不能成功。”王敬则才打消念头。何胤，是何尚之的孙子。

8 四月十九日，北魏帝国动员州郡武装部队二十万人，预定八月中旬在悬瓠(河南省汝南县)集合。

赵郡灵王元干逝世。

9 南齐帝国皇帝萧鸾，听到王敬则反，立即逮捕王幼隆和王幼隆的老兄、监察院员外顾问监察官(员外郎)王仲雄，机要军事参议官(记室参军)王季哲，王季哲的老弟、太子官随员(太子舍人)王少安等，全部处斩。王敬则的长子、监察院宫廷监察官(黄门郎)王元迁，率一千余人，正在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怀远县东北临淮关〕)前线，跟北魏的南征军作战，萧鸾命徐州督导官徐玄庆，就近逮捕诛杀。前吴郡(江苏省苏州市)郡长、南康侯萧子恪，是萧嶷的儿子(豫章王萧嶷，是二任武帝萧赜的老弟)。王敬则起兵，宣称拥戴萧子恪为盟主。萧子恪得到消息，即行逃亡，不知去向。始安王萧遥光，遂劝萧鸾，彻底灭绝一任高帝萧道成，和二任武帝萧赜的孙子。于是，萧鸾下诏，命所有亲王，全都入宫。晋安王萧宝义(萧鸾的儿子)、江陵公爵萧宝览(萧鸾的侄儿)等，住立法院(中书省。他们本身没有危险，只是政治性的陪衬)，而高帝萧道成和武帝萧赜的孙子，则居住监察院(门下省)。萧鸾指定，每个亲王，最多只能携带两个侍从，超过两人的，军法审判；亲王尚是婴儿的，由乳娘怀抱入宫。当夜，萧鸾命御医署(太医)煮毒椒二斛，又命工程总监部(将作大匠)水利官(都水)准备棺材数十个(何以由水利部门准备棺材，原因不明)。下令：午夜一过，三更时分(凌晨一时)，住在监察院(门下省)的亲王，全都毒死。而就在千钧一发之时，萧子恪赤着双脚，逃回京师，于二更时分(午夜十一时)，抵达建阳门，把仅写名字的奏章，紧急呈递。三更(凌晨一时)已到，偏偏萧鸾正在酣睡，没有起床。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沈徽孚

与萧鸾的亲信左右侍从单景雱，共同商量，使下毒之事，稍稍延后，等待进一步指令。转眼工夫，萧鸾苏醒，单景雱报告说：萧子恪已到。萧鸾惊骇，问说：“有没有下手？有没有下手？”单景雱据实报告，萧鸾用手摸床，说：“萧遥光几乎误人大事。”乃赏赐各被囚禁亲王们饮食。第二天，全部送回私宅。任命萧子恪为太子宫高等助理官（太子中庶子）。萧宝览，是萧缅（萧鸾的老弟）的儿子。

王敬则率反军一万人，渡浙江（钱塘江）北上。平东将军张瓌派军三千人，在松江（即今江苏省太湖尾间吴淞江。其下游屡有变迁，至一四五八年改造为今日的苏州河）迎战。三千人听到反军战鼓震天，霎时间一哄而散，四方逃命。张瓌放弃郡城（江苏省苏州市），逃到民间躲藏。王敬则是沙场老将，亲自发动战争，人民对他深怀信心，有的扛着撑船的竹篙，有的背着种田的铁锹，纷纷投奔追随，多达十余万人；挺进到晋陵（江苏省常州市），南沙（江苏省常熟市西北）人范修化，击斩县长公上延孙（公上，复姓），起兵响应（王敬则是晋陵郡南沙县人）。王敬则经过武进陵口（二任武帝萧贇以上都葬武进），难忍悲痛，大哭而过。乌程（浙江省湖州市南下菰城）人丘仲孚，任曲阿（江苏省丹阳县）县长。王敬则反军前锋，突然出现，丘仲孚对官民说：“盗贼（反军）乘胜前进，虽然锐不可当。但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容易崩散。如果把船只舰艇，全部藏匿，决开长冈闸门，使河水流光，阻止他前进之路，只要能阻止几天，朝廷援军一定到达。如此，大事就可成功。”王敬则反军到达后，因河水干枯，果然停顿下来，不能续进。

五月二日，皇帝萧鸾下诏，命前军将军府军政官（前军司马）左兴盛、后军将军崔恭祖、辅国将军刘山阳、龙骧将军骑兵

部队长(马军主)胡松，在曲阿(江苏省丹阳县)长冈，构筑营垒；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右仆射)沈文季任“持节”司令官，驻防湖头(玄武湖东，当京口大路)，防备从京口(江苏省镇江市)来的敌人。崔恭祖，跟崔慧景是同族。王敬则猛攻左兴盛、刘山阳两座大营，朝廷军抵抗不住，打算后退，可是反军包围圈太紧，无懈可击，朝廷军无法突围，只好作殊死战。而胡松的骑兵，适时的攻击反军背后，反军后卫部队都是平民，手中没有武器，一时惊慌逃散，反军遂大败，王敬则从马上跌下，索取马匹再上，时间已来不及，崔恭祖飞马赶到，一枪把王敬则刺倒在地，左兴盛的仪队官(军容)袁文旷，砍下王敬则人头。五月五日，把王敬则的人头，送到建康(南京)。

当时，萧鸾病危，王敬则仓卒之间，在东方起事，朝廷震动恐惧。太子萧宝卷，派人爬到屋顶上，向东眺望军情，就在这时候，征虏亭(玄武湖东北)失火，萧宝卷认为王敬则反军已打到城郊，急忙换上连衣裤武装，打算逃走。王敬则听到此事，大喜说：“檀道济有三十六计，走是上计，你们父子也只有走！”当时民间讥刺檀道济逃避北魏帝国军，流行这两句谚语(檀道济事，参考四三一年)。王敬则最初起兵西征时，声势浩大，想不到二十天就失败。

朝廷军大肆逮捕贼党(王敬则党)，晋陵(江苏省常州市)居民因拥护王敬则而应诛杀的很多，晋陵郡长王瞻上疏说：“愚昧的人民，容易被煽动，不值得全用法律治罪。”萧鸾批准，救活的数以万计。王瞻，是王弘之的从孙。

萧鸾酬报谢朓告密的功劳，擢升他为国务院文官部文官司长(尚书吏部郎)。谢朓上疏三次辞让，萧鸾不准。立法院(中书)官员认为：司长级不是高官，还没有资格辞让。国立大学校

长(国子祭酒)沈约说：“近代以来，小的官职，都不辞让，只有大的官职才辞让，遂成为习惯。谢朓连升数级(文官司长是五品，其他司长都是六品)，他之辞让，定有别的原因。(谢朓不敢面对他出卖岳父的后果。)辞让出于真心，岂能跟官大官小有关？”谢朓妻王氏(王敬则的女儿)，常身怀立刃，打算刺杀谢朓，为老父报仇，谢朓从此不敢跟她见面。

10 秋季，七月，北魏帝国彭城王元勰，上疏皇帝元宏，把封国(彭城王采邑)的全年收入和本人职务俸禄，以及抚恤皇亲特别补助金(亲恤)，献给国家，作为军事费用。元宏下诏，说：“割弃自己的所得，保存国家，眼光至为远大，元勰职务上俸禄，可以停发，封国收入和抚恤皇亲特别补助金，应自己支取三分之一。”七月三日，元宏又下诏，皇后私人开支，减少一半；六宫嫔妃(嬪御)，皇族“五服”之内近亲男女的抚恤补助金，也减少一半；正在军中服役的，则减少三分之一，用来供应军费。

11 七月二十四日，南齐帝国朝廷任命太子宫高等助理官(太子中庶子)萧衍为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

七月三十日，南齐帝国皇帝萧鸾，在正福殿逝世(年四十七岁)。遗诏说：“徐孝嗣仍应加授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任命沈文季为国务院左副行政长官(左仆射)、江祐为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右仆射)、江祀为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刘暄为皇城警卫军司令官(卫尉)。军事委任陈显达(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内外政务，不论大小，全委任徐孝嗣、萧遥光、萧坦之、江祐；大事跟沈文季、江祀、刘暄讨论。重要机密任务，可以信任刘悛、萧惠休、崔慧景。”

萧鸾性情猜忌，顾虑很多，难得一次出入皇宫，自登极以来，竟没有到南郊祭祀天神(中国皇帝登极，必须到南郊祭祀天

神，术语称“郊天”，才算是合法君王。犹如西方君王必须加冕，才算合法君王一样）。萧鸾又深信巫师鬼神，每次出门，都要先行算卦，占卜利害得失，于是明明往东，偏偏宣称往西；明明往南，偏偏宣称往北。萧鸾刚得病时，严格保密，出席金銮殿早朝和批览公文，从不中断。很久之后，萧鸾下令朝廷机关在书籍档案中寻找蠹鱼，当作药材（蠹鱼生在尘封已久的故纸旧书中，衣服久不穿用，也易生此虫，大小如葵瓜子。幼虫时黄色，老时身上有粉，看起来象是银色，所以又称银鱼、白鱼。在传统药剂中，蠹鱼的功能是利尿、治偏头痛、治呕吐），外面才知道萧鸾有病。

太子萧宝卷（年十六岁），继承帝位（六任帝）。

12 八月二日，北魏帝国太子元恪，自首都洛阳，前往悬瓠（河南省汝南县），晋见老父皇帝元宏。

13 八月三日，南齐帝国奉朝请（特准参加朝会的官员）邓学，献出齐兴郡（南齐置，在湖北省钟祥县北），投降北魏帝国。

14 北魏帝国开始攻击南齐帝国时，派使节征调高车部落（长城屯垦区）军队。高车部落畏惧长途远征，于是拥戴袁纥树者为领袖，各部落同时背叛，向北逃亡（投奔他们祖先的故地，贝加尔湖畔）。皇帝元宏派征北将军宇文福追击，大败而回，宇文福被撤除官职。元宏再派平北将军、江阳王元继，当征剿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北讨诸军事），出军讨伐，自怀朔（内蒙古固阳县西北）以东各军，全归元继指挥，仍坐镇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元继，是元熙的曾孙（元熙，是一任道武帝拓跋珪的儿子）。

15 八月，南齐帝国葬五任帝萧鸾（谥号明帝）于兴安陵（在曲阿〔江苏省丹阳县〕），祭庙称高宗。新任皇帝（六任）萧宝卷，对他老父的灵柩停放在太极殿，大不高兴，认为葬得越早

越好。幸赖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徐孝嗣,竭力争取,才准停放一个多月。依照规定,萧宝卷要定时地到灵前哀哭,可是每次他都声称喉咙发痛。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羊阐,没有头发,入宫祭奠,哀号恸哭,前仰后合,帽巾脱落在地,萧宝卷立刻停止哭泣,纵声大笑,对左右说:“鸛鵒哭起来兮!”(鸛鵒,一种游禽类的鸟,秃头、嘴长半公尺左右,下巴有大皮囊,可以伸缩,捕鱼时,把水吸入皮囊,再闭口收缩,喷出水后,遂只剩下小鱼,可以吞食。)

16 九月二十一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宏,得到南齐帝国皇帝萧鸾逝世消息,下诏称:“礼教规定,不攻击丧亡君主的国家。('礼不伐丧')”下令南征大军停止攻击,撤退。

九月二十二日,元宏下令,北伐高车部落。

元宏患病,病势十分沉重,十余日不能接见朝廷官员,左右只有彭城王元勰等数人。元勰在宫内照料诊疗及医药,在宫外总揽全国军政大权,远近对他,都十分敬畏,所作裁决,大家心服口服,没有异议。右军将军、丹阳(南京)人徐謩(音jiǎn,〔剪]),精于医术,当时留在洛阳。元勰紧急征召他到悬瓠(河南省汝南县),握住他的手,流泪说:“你如果能治好至尊(元宏)的病,会有意外的厚重赏赐;如果不能,恐怕也会有难以预测的诛杀。不但面对荣耀、羞辱,而且面对生死存亡。”元勰又在汝水河边,秘密兴建神坛,依照姬旦当年祷告方式,祷告天地神灵,以及老父六任献文帝拓跋弘,请求允许自己代替老兄元宏死亡。元宏病势稍轻,九月二十八日,从悬瓠出发北返,在汝水河边扎营,召集文武百官,使徐謩坐在上席,赞扬他的功劳,任命他为藩属事务部长(鸿胪卿),封金乡县伯爵,赏赐钱一万串(缗);各亲王对徐謩则另行赏赐布帛,每人不下一千匹。

冬季，十一月四日，元宏前往邺城(河北省临漳县)。

17 十一月十一日，南齐帝国新任皇帝萧宝卷，封太子妃褚令璩为皇后。

18 北魏帝国江阳王元继上疏说：“高车部落，顽劣愚昧，为了逃避兵役，向北逃遁，如果全都追杀，恐怕反而激起更大的骚动变乱。我请求用政治解决，命北方六镇，各派一个使节，前往会同调查，只要诛杀煽动叛乱的首领一人，其余的加以慰问安抚。如果能悔过自新，仍愿从军的，就命他们从军。”元宏下诏同意。于是高车部落向北逃亡的人，纷纷南返。元继先派人前往安抚袁纥树者，袁纥树者逃奔柔然汗国(漠北)，不久，十分后悔，带领他的部众，又出来投降。元宏对这项工作，至为赞扬，说：“江阳王(元继)，可以担当大任。”十二月七日，元宏从邺城(河北省临漳县)班师回京(洛阳)。

19 林邑王国(越南广南省维川县南茶桥)国王范诸农(复国事，参考四九二年)，由海道前往南齐帝国朝见，大海中遇到台风，船舶翻覆，范诸农溺死。南齐帝国朝廷任命他的儿子范文款继任林邑国王。

公元四九九年 乙卯

南齐东昏侯永元 元年 (柔然汗国太安八年)
北魏孝文帝太和 二十三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南齐帝国(首都建康〔南京〕)大赦，改年号永元。

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兵团四万人，攻击北魏帝国，打算收复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去年(四九八年)失守的五郡。正月六日，北魏帝国朝廷派前将军元英抵御。

2 正月八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孝文帝(七任)元宏，由邺城(河北省临漳县)出发。(去年〔四九八年〕十二月当是下达班师令，大军先行。)

3 正月十四日，南齐帝国皇帝(六任帝东昏侯)萧宝卷，前往首都建康(南京)南郊祭坛，祭祀天神。

4 正月二十一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宏，抵达洛阳。经过李

冲墓园，当时，元宏仍患病在身，望到墓园，流泪哭泣。后来召见留守官员（任城王元澄等），谈到李冲，忍不住涕泪齐流。

元宏问任城王元澄说：“自从我离京（洛阳）以来，旧有的风俗习惯，有没有稍稍改变？”元澄回答说：“圣明的教化，每天都在深入人心。”元宏说：“我进城之后，看到车上的妇女，仍头戴帽子，身穿小袄（这是鲜卑妇女服装，妇女能坐车，当是官宦贵族之家），怎么能说每天都在深入人心！”元澄说：“穿鲜卑服装的少，不穿鲜卑服装的多。”元宏说：“任城王（元澄），这算什么话！难道一定要满城都穿鲜卑服装！”元澄跟留守朝廷官员，都脱下冠帽，谢罪。

正月二十七日，大赦。

元宏前往邺城（河北省临漳县）时，李彪在邺城南郊，迎接大驾，拜谢不杀之恩。元宏说：“我打算给你一官半职，可是一想到李冲，只好作罢”安慰他一番，命他回家（李彪被撤职后，返回故里顿丘〔河南省浚县北〕，属相州〔州政府设邺城〕，所以在相州晋见元宏）。正巧，总监察署初级见习官（御史台令史）龙文观检举：“太子元恂被逮捕那天（参考四九六年），有亲笔信为自己辩护，李彪扣留，拒绝转报。”国务院（尚书）上疏，请求逮捕李彪，押解洛阳。元宏认为李彪不敢如此，命用牛车把李彪送到京师（洛阳），不用捆绑。李彪到洛阳后，恰逢大赦，得以免罪。

太保、齐郡王（灵王）元简逝世。

二月五日，任命咸阳王元禧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

5 北魏帝国皇帝元宏，连年都在外地（自四九七年第八次南北战争南征，迄今首尾三年）。皇后冯润，跟宫廷侍从（宦者）高菩萨私通。后来，元宏在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病势垂危，冯润

越发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寝殿侍奉宦官（中常侍）双蒙（双，姓），是她的心腹。

元宏的妹妹彭城公主（名不详），是宋王刘昶的儿媳，丈夫刘承绪已死，她正寡居。冯润为她同母弟、北平公爵冯夙，请求缔婚，元宏同意。可是，彭城公主偏偏不愿意嫁给冯夙，而冯润却强迫她非嫁不可。彭城公主暗中携带家中童仆，冒着大雨，逃出京师（洛阳），南下投奔悬瓠（河南省汝南县），向老兄皇帝元宏诉说冯润所作所为，元宏疑惑不定，暂时保密。冯润得到消息，大为恐惧，私下跟母亲常氏，延请女巫师作法诅咒，说：“皇上（元宏）只要一病不起，我一旦能象我姑母文明太后（冯太后）辅佐幼主，主持朝政（称制），你要多少赏赐，就有多少赏赐。”

元宏回到洛阳，逮捕高菩萨、双蒙等审问，二人全都承认。元宏在含温室，夜晚，教冯润进来，坐在东边柱旁，距御床二丈余，命高菩萨等重述他们的口供（当是重述跟冯润私通以及为非作歹情事，与冯润对证）。稍后，又命彭城王元勰、北海王元详进来入座，说：“她从前是你们的嫂子，而今只是路人，只管进来，不要回避。”又说：“这老太婆打算亲手把刀子插到我胸膛上，我因为她是冯太后（文明太后）家的女儿，不能废黜，所以决定把她囚禁冷宫，希望有一天她良心发现，羞愧自尽，你们不要认为我对她仍有旧情。”两位亲王告辞出宫，元宏命冯润跟他们告别，冯润一再俯身，叩头哭泣，遂即被送到后宫。嫔妃们对她仍象皇后一样的尊敬，元宏只是下令太子元恪，不再晋见这位嫡母。

胡三省曰：

瑶光寺修炼尼姑冯清，元宏下得了狠心，而冯清并没

有玷污祖先家门。冯润所作所为，如此明显，元宏竟不能定她的罪，说她是文明太后(冯太后)家的女儿，难道冯清不是文明太后(冯太后)家的女儿!

最初，冯熙因是冯太后(文明太后)的老兄，娶景穆太子拓跋晃的女儿博陵长公主(冯太后的小姑)。冯熙有三个女儿，两位当皇后(冯清、冯润)，一位当左昭仪(早死，参考四九六年)。从此，冯家的尊贵和所受到的恩宠，超过朝廷中所有官员。皇家对他的赏赐，有万万之多(此“万万”不知指钱或指绸缎布帛)。博陵长公主生两个儿子：冯诞、冯修。冯熙任太保；嫡长子冯诞任宰相(司徒)；冯修任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兼国务院行政官(尚书)；冯熙妾生的儿子(庶子)冯聿任监察院宫廷助理监察官(黄门郎)。监察院宫廷监察官(黄门侍郎)崔光，跟冯聿一起在皇宫值班，崔光对冯聿说：“你们家的富贵太盛，最后一定衰败。”冯聿说：“我们家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而你无缘无故地诅咒我!”崔光说：“不是诅咒，而是天地循环的常理，物盛必衰，物极必反，如果用古代的事情推测，不可不特别谨慎。”一年后，冯修下毒事件暴露。冯修性情浮夸好胜，老兄冯诞屡次警告劝戒，冯修不理，冯诞遂报告冯太后(文明太后)及皇帝元宏，把冯修用木棍责打一顿。冯修遂把冯诞恨入骨髓。于是，准备毒药，收买冯诞左右，打算毒死冯诞。事情败露，元宏要诛杀冯修，冯诞反过来责备自己，恳请饶恕冯修一命。元宏也因为冯修的老父冯熙，年纪已老，所以仅只责打冯修一百余棍，剥夺官职，贬逐到平城(山西省大同市)当一介平民。后来，冯诞、冯熙，相继逝世(四九五年二月，冯诞先死。四月，冯熙才死)，而皇后冯润，又被废软禁；冯聿也被排出政府，冯家的势力，遂

全部衰败。

元宏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宰相(司徒)。

6 南齐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 攻击北魏帝国前将军元英, 不断击败北魏军。陈显达进攻马圈城(河南省镇平县南), 历时四十余日, 城中粮食吃完, 北魏守军饥饿, 吃死人肉和生树皮。二月二十七日, 北魏守军放弃城池, 突围逃走。南齐军斩杀及俘虏数以千计。陈显达入城, 将士拚命抢夺城中的绢绸, 遂不能追击。陈显达又派带兵官(军主)庄丘黑(庄丘, 复姓), 攻击南乡(河南省淅川县), 攻克。

北魏帝国皇帝元宏, 对任城王元澄说: “陈显达沿边骚扰, 我如果不亲征, 对他就无法克制。”三月四日, 元宏自洛阳出发, 命于烈主持留守朝廷。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宋弁, 兼国务院内政部长(祠部尚书)及国防部长(七兵尚书)。宋弁对于公务熟练勤勉, 但所受的恩宠待遇, 低于李冲。三月七日, 元宏抵达梁城(即梁县, 河南省临汝县西南)。南齐帝国平南将军崔慧景, 进攻北魏帝国顺阳(河南省淅川县南), 顺阳郡长、清河(河北省清河县)人张烈, 登城固守。三月八日, 元宏派振威将军慕容平城, 率骑兵五千人增援。

自从元宏患病, 彭城王元勰, 常留在宫中, 照料元宏医药, 日夜不离左右, 元宏的饮食, 元勰都要先亲口尝过, 才送给元宏(预防有人下毒), 过度辛苦, 以致蓬头垢面, 衣服也不曾换洗。元宏生病的时间太久, 躺在床上, 脾气暴躁, 容易生气发火。身边侍从偶尔不使他满意, 动不动就要诛杀。元勰察言观色, 多方面想办法纠正补救。三月十日, 元宏任命元勰: “使持节”(平时可杀郡长以下)、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元勰辞让说: “我在宫中照料医药, 没有多余的时间, 怎么

能再过问军事？我建议另行指定一位亲王，命他负责武装部队事务，使我专心侍候陛下疾病。”元宏说：“照料医药，治理军队，全都靠你。我的病情如此，恐怕难以痊愈，安抚六军、保卫帝国，舍了你还去找谁？何至于再去劳动别人，违背我托孤的心意！”

三月二十一日，元宏抵达马圈（河南省镇平县南），命荆州（州政府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督导官（刺史）、广阳王元嘉，切断均口（即今湖北省均县丹江入汉江之口。均水上、中游即今河南省淅河，下游即汇合淅河以后的丹江）交通，堵住南齐帝国大军退路。元嘉，是元建的儿子（元建事，参考四四〇年）。

南齐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率军抵达均水西岸，据守鹰子山，构筑阵地，军心震恐沮丧，跟北魏军接触，屡战屡败。北魏帝国武卫将军元嵩，脱下头盔，奋勇冲锋陷阵，将士随后跟进，南齐军大败。元嵩，是元澄的老弟。三月二十二日，夜晚，南齐军带兵官（军主）崔恭祖、胡松，用黑色幕幔，包住陈显达，几个人把他担起，从小路自分碛岭，出均口（参阅前注），向南逃走。三月二十三日，北魏军收拾陈显达遗留下来的军用物资，数以亿计，都分别赏赐给将士，追击到汉水，班师。南齐帝国左军将军张千战死，士卒死亡三万余人。

陈显达北伐时，大军自均口（参阅前注）北上，广平（侨郡）人冯道根建议说：“均水流势湍急，前进容易，后退困难。北魏军如果守住隘口，我们就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不如把所有船舰，都留在鄱城（湖北省光化县西北），大军登陆，步行前进，营垒相接，在震天战鼓声中挺进，一定可以破敌。”陈显达不肯接受。冯道根率他的私人军队，随大军出征。后来，陈显达乘夜

逃走，万山丛中，大军不知道山路，冯道根每走到险要之处，总是停下马蹄，指示路径，大军完全靠他，才获得保全。皇帝萧宝卷下诏，任命冯道根为均口驻军副司令（戍副）。陈显达一直拥有威名，至此威望大大降低。总监察官（御史中丞）范岫，上奏弹劾，要求免除陈显达官职，陈显达也自己上疏请求辞职，朝廷全都驳回，另行任命陈显达为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督导官（刺史）。平南将军崔慧景，也放弃顺阳（河南省淅川县南）逃回。（第八次南北大战结束。）

7 三月二十四日，北魏帝国皇帝元宏，病势沉重，北返，走到谷塘原（河南省邓县东南），对宰相（司徒）元勰说：“皇后冯润长期不守妇道，我死之后，应命她自尽，但用皇后的礼仪安葬，免得给冯家丢丑。”又说：“我的病情，越发恶化，大概再没有起色。虽然击败陈显达，但天下还没有平定，太子（元恪）年幼才弱，帝国前途，在你身上。霍光、诸葛亮，都以非皇族的身分，受托孤之命，何况你既是至亲，而又贤能，怎么能不勉力而为。”元勰流泪哭泣，说：“一介平民，还为知遇之恩，献出生命（士为知己者死）。何况，我也是先帝（六任献文帝拓跋弘）之子、陛下的幼弟！但我以至亲之情，长久以来，参与机要决策，宠爱、威望，光辉显赫，四海之内，没有人能比。所以敢接受而不推辞，不过是仗恃陛下的明察，如同日月，宽恕我知进不知退的过失。而今，又任命我为辅政大臣，主持中枢机要，声威震撼人主，一定会招来大祸。从前，姬旦是伟大圣贤，姬诵（周王朝二任王成王）又十分聪明，尚不能避免猜忌，何况是我？果真如此，陛下爱我，恐怕未尽始终之美。”元宏沉思很久，说：“仔细考虑你的话，道理充分，难以驳倒。”于是亲写诏书，告谕太子元恪，说：“你的叔父元勰，清高雅静，品德纯洁，如同白云，不喜爱荣华

富贵，不贪恋权势官位，一心羡慕松柏的节操，因为我跟他从小一起亲密玩耍，感情深厚，不忍和他分离，所以留他在朝廷共事。等我身死之后，你应该听从他的意见，准他舍弃官冕，满足他恬淡谦让的心愿。”任命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详为最高监察长(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国务院左副行政长官(左仆射)；国务院行政官(尚书)宋弁为文官部长(吏部尚书)；会同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元禧；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人，共同辅政。夏季，四月一日，元宏在谷塘原逝世(年三十三岁)。

元宏对他所有的弟弟，都十分友爱，终身不变；曾经从容的对咸阳王元禧等说：“我死之后，万一出现不争气的子孙，你们应该考虑，可以辅导，就辅之；如果无法辅导，你们就取而代之，不可被别人夺走。”元宏喜爱接近、任用有智慧有才能的人。承认自己的错误，从善如流。对日常事物的处理，细密熟练，从早到晚，毫不疲倦，常对人说：“当一个君主，最怕的是处理事务不能公平，或待人不能诚心诚意。这两项如果做得到，即令是北方胡人和南方越人都可以成为兄弟。”元宏执行法律，十分严格，对于高级官员，从不特别放纵。然而，对于别人偶尔犯了小过，却常常宽容。有一次在食物中发现有虫，又有一次左右端汤时不小心烫伤了他的手，元宏都一笑置之，不再追究。祭祀天地、祭祀五郊、初一祭太阳神、十五祭月亮神，从来没有一次不亲自主持。每次出宫巡视或度假，以及率领大军出征，有关单位奏请整修道路，元宏都说：“粗略的修理一下桥梁，车马能够通过就可以了。不要除草，不要铲平地面”(爱惜民力，

当然很好；可是如此交通情况，势将影响经济及文化发展，罗马帝国的“条条大道通罗马”，是帝国的动脉，中国历史上注意及此的很少，王猛先生是其中之一，元宏则顾此失彼。）大军在淮河之南（南齐帝国领土）行动，如同在国内行动，禁止士卒践踏稻谷，凡砍伐民间树木供给军用时，一定留下绸缎布匹，作为补偿。皇宫御殿，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整修。衣服脏了，洗净后再穿。马鞍、马勒，只用铁制或木制。元宏从小就力大无穷，精于射箭，仅用手指就可以弹碎羊的肩胛骨，射击禽兽，百发百中。但到十五岁时，就不再狩猎。时常提醒史官说：“对于当代发生的事，记载不可以不真实。君王权力不受拘束，可以随便作威作福，没有人能够克制。如果史书再不记载他的罪恶，他还有什么顾忌！”

彭城王元勰，跟任城王元澄商议，因南齐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离去不很远，恐怕回军突击，遂封锁死讯，不对外发布，把尸体放在卧车上（用六匹马拉动），只有这两位亲王和左右几个人知道。元勰出入内外，神色表情，跟平常没有分别，供应饮食，按时服药，裁决外面呈递的奏章，如同元宏在世。几天之后，抵达宛城（河南省南阳市），夜晚，把卧车拉到郡衙大厅，才把尸体入殓，然后再把灵柩抬上卧车（空无物时，称“棺木”“棺材”；有尸体时，称“灵柩”），内外无人知道。二位亲王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张儒，携带皇帝（元宏）诏书，前往首都洛阳，召唤太子元恪；而把噩耗秘密通知留守朝廷总行政官于烈。于烈处理政务，举止没有一点不安。太子元恪抵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与老父的灵柩相遇，才发布逝世消息。四月十二日，元恪登极（年十七岁），大赦。

彭城王元勰，跪在年轻的侄儿元恪之前，呈上数纸元宏的

遗诏。太子宫的官属，很多人疑心元勰势将篡夺帝位，秘密防范，而元勰以诚意相待，尽到做臣属的礼节，遂使君臣叔侄之间，始终和睦。咸阳王元禧抵达鲁阳（河南省鲁山县），不肯进城，留在城外，观察变化。很久之后，才敢进城，对元勰说：“你这一次，不但勤劳辛苦，也实在很危险。”元勰说：“老兄的年龄比我大，比我有见识，所以知道什么是平安，什么是危险。我手握蛇尾，身骑虎背，不觉得困难。”元禧说：“你只是恨我来得太晚！”

元勰等用先帝元宏遗诏，命皇后冯润自尽，遂交由北海王元详执行。元详派皇后宫总管（长秋卿）白整，进宫把毒药交给冯润。冯润奔走哀号，拒绝吞服，说：“皇上（元宏）怎么会有这个意思，是那些亲王们要杀我！”白整用暴力强行灌下毒药，冯润遂毒发身死。冯润的柩车，运到洛阳南郊，咸阳王元禧等，确定冯润确实死亡，互相看着，说：“即令没有遗诏，我们兄弟，也应该决心把她除掉。怎么可以使一个品德败坏的妇女，控制朝廷，屠杀我们！”冯润谥号幽皇后。

8 五月癸亥日（五月丙子朔，没有癸亥），南齐帝国朝廷，加授抚军大将军、始安王萧遥光：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9 五月二十一日，北魏帝国葬孝文帝（七任）元宏于长陵（洛阳北），祭庙称高祖。

新任皇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拟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宰相（司徒），元勰屡次陈述元宏的遗诏，要求准许实现自己的夙愿，元恪面对这位叔父，十分悲痛。元勰一直恳切辞让，元恪不得已，才加授元勰：“使持节”、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冀定等七州军区司令长官（七州：冀州、定州、相州、瀛州、幽州、平州、营州）、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定州（州政府设中

山〔河北省定县〕)督导官(刺史)。元勰仍然坚决辞让,元恪拒绝,元勰才前往到任。

任城王元澄,认为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王肃,乃江南的一个逃亡者,在北魏帝国中,不过是一个异乡旅客,而位在己上(元澄以亲王之尊,仅是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右仆射〕),心里颇为不平。正巧,有南齐帝国投降过来的人严叔懋,检举王肃密谋逃回江南,元澄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下令软禁王肃,不准入宫进国务院大门,上疏声称王肃谋反。调查的结果,完全不是事实。咸阳王元禧等,弹劾元澄擅自软禁宰相级高级官员,遂免除元澄官职,返回家宅。不久,朝廷又任命元澄出任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督导官(刺史)。

六月二十四日,元恪追尊他的母亲高氏(高氏被毒死事,参考四九七年)为文昭皇后,陪伴七任孝文帝元宏享受香火,整修旧有坟墓,称“终宁陵”。追封高太后的老父高颡“勃海公爵”,谥号“敬公”,由他的嫡长孙高猛(元恪的表弟),继承爵位。封高太后的老兄高肇“平原公爵”、高肇的老弟高显“澄城公爵”,三人同一天受封。元恪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舅父,这时候才赏赐衣服、头巾,第一次召见;三人惊惧惶恐,手足失措;只数天时间,大富大贵,尊荣显赫。(从一个处于绝望的底层穷苦小民,突然窜升为帝国的公爵,这种传奇故事,只童话中才有。然而历史上至少已是第二次出现,第一次是窦广国的故事〔参考前一七九年〕。)

秋季,八月五日,元恪遵照老父元宏遗诏,把后宫三夫人以下的嫔妃,全都送她们回家。(“夫人”三人,嫔妃第三级。之下还有第四级“嫔”九人,第五级“世妇”二十七人,第六级“御女”八十一人。之上则有第一级“左昭仪”,第二级“右昭仪”,各

一人。)

10 南齐帝国皇帝萧宝卷，当太子的时候，就厌恶求学读书，只知道游戏玩耍，毫无节制，性情内向，很少说话。登极之后，不跟朝廷官员见面，而只亲信宦官、提刀卫士(皇帝身旁，手拿随时可致人于死的利刀，担任警卫，当然受绝对信任)，以及随身传令员(应敕)。

当时，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徐孝嗣，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右仆射)江祐，右将军萧坦之，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江祀，皇城警卫军司令官(卫尉)刘暄，轮流在宫内值班，各人以自己的意思，颁发诏书。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萧衍，听到这个消息，对他的堂舅、军事总参议官(录事参军)、范阳(河北省涿县)人张弘策说：“一国三公，已难以适从，何况六贵同朝，大乱就要发作，避祸求福再没有比本州更好的地方。可是我的弟弟们，仍在首都(建康)，恐怕受到波及，当与老兄萧懿(时任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督导官)商量对策。”遂与张弘策暗中积极备战，其他的人都没有参与。招兵买马，集结骁勇壮士以万计；大量砍伐树木、竹竿，储放到檀溪水底(檀溪在襄阳县西，北流注入汉水，即刘备乘“的卢”马，跨溪逃命处)。割下的茅草，堆积如山，都放在那里，不拿出来使用。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东平(侨郡)人吕僧珍，看出他们的用心，也私自积存船桨几百余支。最初，吕僧珍任羽林禁军指挥官(羽林监)，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徐孝嗣打算延请他当幕僚，吕僧珍知道徐孝嗣的荣华富贵，不能长久，坚决请求追随萧衍。而正在这时候，萧衍的老兄萧懿，解除益州督导官(刺史)职务回来，仍然任郢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总部行政官(行

事)，萧衍派张弘策游说萧懿：“现在，朝廷六贵比肩，各人颁发各人的诏书，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依理推测，最后必然爆发内讧，互相残杀。主上（萧宝卷）从他在东宫的时候，就没有美好的声誉，他的亲近左右，凶悍、轻浮、残忍、暴虐，他怎么肯把大权交给臣属，只坐在没有实权的宝座上，盲目批准别人的决定！猜忌的时间一久，一定要大开杀戒。始安王（萧遥欣）打算扮演司马伦（晋王朝三任帝赵王）的角色（参考三〇一年），形迹已十分明显，可是他猜忌成性，心胸狭窄，不可能成功，只可能作为别人成功的台阶。萧坦之盛气凌人，徐孝嗣颞颥无能，江祐优柔寡断，刘暄头脑糊涂。一旦大难临头，朝廷内外，势如土崩瓦解。我们兄弟，有幸镇守重要军事基地，应该为自己身家性命打算。利用目前短暂和平，大家心里还都松懈之际，命诸弟从京师（首都建康）回来。一旦情势紧急，再拔腿时，已经无路。郢州（湖北省中部）地势，控制荆、湘二州，而雍州兵强马壮，天下太平，则拥护朝廷，捍卫帝国；天下大乱，则足以救世安民，随着时局进退，这是万全的策略。如果不早作深谋远虑，后悔则不及。”张弘策又以自己的立场，劝萧懿说：“你们萧家兄弟，英武盖世，天下无敌，镇守郢、雍二州，替人民请命，废黜昏君，另立明君，易如反掌，这正是姜小白（齐桓公）、姬重耳（晋文公）的大业。不要为竖子所欺，落得身死之后，仍被人耻笑。你老弟萧衍已考虑成熟，但愿你妥善考虑。”萧懿不接受。萧衍遂单独行动，把老弟骠骑将军府野战军事参议官（骠骑外兵参军）萧伟，及西翼禁卫军指挥部野战军事参议官（西中郎外兵参军）萧憺，从京师（首都建康）召回襄阳。

最初，五任明帝萧鸾，临终时虽然托孤授命给十余位高级官员（参考去年〔四九八年〕），可是却把心腹事，托付给江祐兄

弟(二人是萧鸾母亲江氏的侄儿),江柝兄弟轮流在宫内值班,皇帝萧宝卷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向他们报告。萧宝卷稍稍想自己作主做点事,徐孝嗣没有力量改变,萧坦之有时同意,有时反对,只江柝态度坚定,说不行就是不行,萧宝卷积恨在心。萧宝卷左右侍从:会稽(浙江省绍兴市)人茹法珍、吴兴(浙江省湖州市)人梅虫儿等,深受萧宝卷信任,江柝对二人也常常制裁,茹法珍等对江柝咬牙切齿。徐孝嗣警告江柝说:“主上(萧宝卷)偶尔有跟我们不同的见解时,我们不可全都反对!”江柝说:“只管交给我,不要忧虑。”

萧宝卷恶劣的品行,越来越暴露,江柝提议废黜,另行拥护江夏王萧宝玄,可是刘暄不同意。因为萧宝玄任郢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督导官(刺史)时,刘暄任郢州行政官(郢州行事),办事严苛,曾经有人呈献马匹,萧宝玄打算去看,刘暄说:“马有什么可看的!”萧宝玄的王妃要厨房煮鸡杂碎,办事员向刘暄请示,刘暄说:“早上刚煮过鸡杂碎,用不着再麻烦!”萧宝玄愤怒说:“舅父如此无情!”(刘暄是萧鸾妻刘惠瑞的老弟。非刘惠瑞所生的庶子,也得称呼刘暄“舅父”。)刘暄恐怕萧宝玄报复,所以不同意江柝的提议,而主张拥护建安王萧宝寅。江柝跟始安王萧遥光秘密讨论,萧遥光认为自己年纪最大,图谋自己取得帝位,于是旁敲侧击,向江柝暗示。江柝的老弟江祀,认为主上年纪太小时,难以辅佐,劝江柝拥护萧遥光。江柝动摇,询问萧坦之的意见,萧坦之当时正在家为亡母守丧,被征召起复,当领军将军,对江柝说:“高宗(五任明帝萧鸾)入承大统,已经不按照次序,天下人心,至今不服,如果再来这一套(萧遥光跟萧鸾一样,是皇家旁系),恐怕四方土崩瓦解,我不敢再说什么。”遂辞去领军将军,返回家园,继续守丧。

江柘、江祀暗中对国务院文官部文官司长(吏部郎)谢朓(音 tiǎo,〔窈〕)说:“江夏王(萧宝玄)年纪太小,万一不能承当大业,怎么可以再次废黜,另立新君!始安王(萧遥光)年纪最大(本年三十二岁),如果继承帝位,当不辜负人民的期望。我们并不是以此谋求荣华富贵,只是盼望帝国安定。”萧遥光又派亲信、丹阳(南京)秘书主任(县丞)、南阳(河南省南阳市)人刘洸,向谢朓秘密表达结纳之意,拟拉拢谢朓参与自己一党,谢朓拒绝回答。没有几天,萧遥光命谢朓兼任皇城警卫军司令官(知卫尉事),谢朓大为恐惧(不是恐惧兼官,而是恐惧被纳入一党),遂把江柘的阴谋,告诉太子右翼卫队司令(太子右卫率)左兴盛,左兴盛不敢检举。谢朓又警告刘暄说:“始安王(萧遥光)一旦面向南方,坐上宝座,则刘洸、刘晏,就处于你今天的官位,而你却成为反复无常的小人了。”刘晏,是萧遥光的城防军事参议官(城局参军)。刘暄假装大吃一惊,却飞奔前往通知萧遥光、江柘。萧遥光打算派谢朓出任东阳(浙江省金华市)郡长,可是谢朓一向轻视江柘(谢姓门第高贵,长江之南,与王姓同居第一,称“王谢”,自瞧不起一个皇后的老弟),江柘坚持除掉谢朓。萧遥光遂下令逮捕谢朓,交付最高法院(廷尉),然后会同徐孝嗣、江柘、刘暄,联名上奏,弹劾:“谢朓煽风点火,挑拨内外,狂妄地指斥陛下,暗中抨击后宫,离间近亲贤才,轻率议论宰相。”谢朓遂死于狱中。(胡三省原注:“谢朓因告发王敬则而升官,却死于萧遥光之手,行险侥幸,一次已经够了,怎么可以再来一次!”)

事情又有变化,刘暄认为,萧遥光如果继承帝位,自己的舅父地位就落了空,所以不同意江柘的主张。因此,江柘迟疑,久久不敢决定。萧遥光大为愤怒,派左右侍从黄昙庆,埋伏在

青溪桥，准备刺杀刘暄。黄昙庆看到刘暄卫队前呼后，人数太多，不敢出击。刘暄发觉这件事后，向皇帝萧宝卷，告发江柝阴谋，萧宝卷下令逮捕江柝兄弟。当时，江祀正在宫内值班，感觉到四周情况有异，派人警告江柝：“刘暄可能采取行动，我们怎么办？”江柝说：“静以待变。”一会工夫，诏书召见江柝，江柝遂入宫，停留立法院（中书省）。最初，袁文旷因斩王敬则，应该封爵（参考去年〔四九八年〕），江柝不准（当时崔恭祖因王敬则被自己刺倒，跟袁文旷争功，江柝坚持不封袁文旷，当是为此），萧宝卷遂命袁文旷对付江柝。袁文旷用刀柄猛捣江柝的心窝，说：“你还能不能剥夺我的封爵！”遂连江柝的老弟江祀，全部诛杀。刘暄听见江柝等被处死消息，心中不安，睡梦里忽然惊醒，狂奔到屋外，问左右侍从说：“逮捕我的人来了没有？”很久之后，神色才安定下来，回到房子里坐下，哀伤说：“我不是怜悯江家兄弟，而是为自己悲痛。”

萧宝卷自从杀了江柝，再没有任何忌惮，更加纵情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日夜不停地跟侍从擂鼓、喊叫，骑马作乐。经常每天凌晨才睡觉，午后才起床。文武百官每逢节日或初一日朝见，午后进宫，有时直等到傍晚才退出。政府各机构的奏章，一个月或数十天才能批回，有的竟如石沉大海，不知去向。宦官们包裹宫中鱼肉回家时，所用的纸，全是各部院的奏章案卷。萧宝卷学习骑马，兴致极高，对左右说：“江柝常禁止我骑马，那小子如果还活着，我怎么能这样。”遂问：“江柝家还有什么人？”回答说：“还有江祥，发配东郊铁工厂。”（江柝兄弟被杀，只江祥得免一死。）萧宝卷就在马背上下令，命江祥自尽。

始安王萧遥光，一向怀有野心，跟他的老弟、荆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江陵县）督导官（刺史）萧遥欣，秘密计划，自己动

员武装部队，占领东府（宰相府，南京东南），然后由萧遥欣率军自江陵火速东下。已经确定起事日期，而萧遥欣病死。江柘被杀后，萧宝卷命萧遥光到金銮殿晋见，告诉他江柘的罪行。萧遥光恐惧，回立法院（萧遥光是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令〕）后，立即假装疯狂，大号大哭，声称有病，回家，从此不再到立法院（中书省）办公。之前，萧遥光的老弟、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萧遥昌逝世，私人军队部众，全归萧遥光。后来，萧遥欣的灵柩从江陵运回京师（首都建康），船只停泊东府（宰相府，南京东南）秦淮河上，荆州武士送丧的很多，声势浩大。萧宝卷诛杀江柘兄弟后，恐怕萧遥光内心不安，打算擢升萧遥光为宰相（司徒），然后准他回家养病，于是，命萧遥光入宫，准备当面告诉这项决定。萧遥光不知道内情，恐怕一旦入宫，会被诛杀，遂决定采取行动，八月十二日，午后，萧遥光命二州（荆州及豫州）私人军队部众，在东府（宰相府，南京东南）东门紧急集合，召唤刘泓、刘晏等，准备攻击，宣称讨伐刘暄。当夜，派数百人攻破东郊铁工厂（东冶），放出囚犯；到皇家御库房（尚方），夺取武器；又召唤骁骑将军垣历生，垣历生随着信差抵达。萧坦之的家在东府（宰相府，南京东南）城东，萧遥光趁萧坦之没有准备，派人前往逮捕，萧坦之来不及穿衣服，光着脊梁，翻墙逃走，奔向宫城。路上遇到巡查队长颜端，生擒萧坦之，萧坦之告诉他萧遥光谋反，颜端不信，亲自前往观察，发现果是如此，就把马让给萧坦之骑，跟随萧坦之进宫。萧遥光又突袭国务院左副行政长官（尚书左仆射）沈文季住宅，打算任命他为政变军司令官，正巧，沈文季已去办公，萧遥光扑了个空。垣历生向萧遥光建议自己愿意率领城里兵马（城指东府城），乘夜攻击宫城，用车运送荻草，纵火焚烧宫城城门，说：

“你只要坐着轿子随在大军之后，克敌制胜，易如反掌。”萧遥光紧张狐疑，不敢出动。第二天(八月十三日)拂晓，萧遥光全副武装，到大厅处理政事，命士卒备战，然后登上城墙，颁发赏赐。垣历生再一次劝告萧遥光主动攻击，萧遥光仍然不肯，而只希望宫城内部发生变化。稍后，太阳升起，朝廷军陆续集合。宫城中听到城外兵变消息时，人心惶恐，迷惑不安，天亮之后，萧宝卷下诏召见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徐孝嗣，徐孝嗣入宫后，人心才定。左将军沈约，得到变乱消息，奔往宫城西掖门，有人劝他改穿军服，沈约说：“宫城正在混乱，看见我穿军服，可能有人说我跟萧遥光一伙。”仍穿红袍进宫。

八月十三日(天亮之后)，萧宝卷下诏，赦免首都建康(南京)罪犯(用此瓦解萧遥光政变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卒)，全国戒严。徐孝嗣率他的部属，防卫宫城；萧坦之率官军采取攻势。徐孝嗣惊骇恐惧，跟沈文季二人，全副武装，同时坐在南掖门城楼之上，徐孝嗣试探着跟沈文季谈论时局，沈文季都故意用其他言词把主题引开，徐孝嗣始终无法跟他更进一步交换意见。萧坦之驻防湘宫寺(南宋帝国七任明帝刘彧所建)，左兴盛驻防东篱门(宫城外城，没有砖石做成的郭门，都用篱笆门。东篱门就是东门，用以防备身在东府〔宰相府，南京东南〕的萧遥光攻击)，镇军将军府军政官(镇军司马)曹虎，驻防青溪大桥。各路人马包围东府，三面纵火焚烧宰相私宅(南宋帝国三任文帝刘义隆时，彭城王刘义康当宰相〔司徒〕，迁住东府，在东府旁兴建住家私宅)。萧遥光命垣历生从西门出战，连续击败官军，斩带兵官桑天爱。萧遥光起兵时，询问高级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萧畅的意见，萧畅严正拒绝。八月十五日，萧畅跟抚军大将军府秘书长(抚军长史)沈昭略，暗中从东府城南门逃出，前往宫城投案，萧遥

光政变军人心大为沮丧。萧畅，是萧衍的老弟。沈昭略，是沈文季的侄儿。八月十六日，垣历生出东府城的南门作战，乘机放下武器，向曹虎投降，曹虎下令斩垣历生。萧遥光大怒，从床上跳起来，派人诛杀垣历生的儿子。当天傍晚，官军射出火箭，焚烧东府城东北角城楼。入夜，东府城崩溃，萧遥光回小书房纱帐中，改穿平民衣服，头戴家常便帽，燃起蜡烛照明，命人在门外反锁，每道门都层层加锁，左右侍从全都跳墙逃走。官军带兵官(军主)刘国宝等，先行攻入，萧遥光听到外面军队已经进来，立即熄灭烛光，爬到床下躲藏，官军士卒闯进小书房，在黑暗中把萧遥光拖出，斩首。官军进入东府城后，放火烧屋，房舍几乎全被烧光。刘泓回到自己家，被人诛杀。荆州将领潘绍，得到萧遥光起兵消息，打算响应。西翼禁卫指挥部军政官(西中郎司马)夏侯详(当时，南康王萧宝融，武职是西翼禁卫指挥官〔西中郎将〕，镇守江陵；任命夏侯详当军政官〔司马〕。)召唤潘绍出席会议，遂斩潘绍。州政府及指挥部才告安定。

八月二十六日，论功行赏，皇帝萧宝卷擢升徐孝嗣为最高监察长(司空)；加授沈文季“镇军将军”，而原有的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国务院副行政长官(仆射)职位，仍然保持；萧坦之为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尚书右仆射)，兼首都建康市长(丹阳尹)，原有的右将军职位，照样保持；刘暄任领军将军；曹虎任监察院政务监察官(散骑常侍)、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以上都是酬庸他们削平萧遥光政变的功劳。

11 北魏帝国南徐州(州政府设宿预〔江苏省宿迁县东南〕)督导官(刺史)沈陵，投降南齐帝国。沈陵，是沈文季的族侄。当时，北魏帝国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督导官(刺史)、京兆王元愉，年纪还轻，总部政事，都由秘书长(长史)卢

渊裁决。卢渊知道沈陵将要叛变，下令各城秘密戒备，同时向朝廷不断提出警告，而朝廷毫无反应。沈陵遂诛杀反对的将领，率领宿预的私人部众（部曲），投奔南齐帝国。北魏沿淮河各军事基地，因为早有戒备，得以保全。沈陵在边疆多年，暗中结交沿边各州英雄豪杰。沈陵既然叛变，各郡县逮捕他们，当作沈陵的党羽，纷纷押送徐州。卢渊都加以安抚，赦免释放，而只由沈陵一人承担罪责，人心乃安。

12 闰八月三日，南齐帝国朝廷封江陵公爵萧宝览“始安王”，继承始安王（靖王）萧凤的香火（萧凤，是五任明帝萧鸾的老弟，萧遥光的老父）。

任命沈陵为北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怀远县东北临淮关〕）督导官（刺史）。

江柘等政变失败，皇帝萧宝卷左右随从——提刀卫士（提刀）和随身传令员（应敕）之辈，骄傲蛮横，不可一世，时人称之为“提刀传令”（刀敕）。萧坦之刚强狠傲，专权独断，那些受宠爱的弄臣亲信，对他既畏惧而又痛恨。萧遥光被杀后二十余日，萧宝卷派延明殿警卫官（延明主帅）黄文济，率军包围萧坦之住宅，连同萧坦之的儿子、皇家图书管理官（秘书郎）萧赏，一起诛杀。萧坦之的堂兄萧翼宗任海陵（江苏省泰州市）郡长，还没有动身前往就任，萧坦之问黄文济说：“堂兄萧翼宗家，应该没事吧！”黄文济说：“你堂兄家住哪里？”萧坦之告诉他。黄文济回来报告萧宝卷，萧宝卷派人逮捕萧翼宗，搜查萧翼宗的家，十分贫穷，只有当票数张，和当东西的钱数百文，回来报告萧宝卷，萧宝卷饶萧翼宗不死，但仍囚禁御库房（尚方）。

茹法珍等密告刘暄有心谋反，萧宝卷说：“刘暄是我舅父，怎么会有这种念头！”直阁将军、新蔡（河南省新蔡县）人徐世标说：

“明帝(五任帝萧鸾)跟武帝(二任帝萧赜)是亲堂兄弟(同一个祖父),而受到的恩宠,又如此深厚,结果如何?仍然翻脸无情,灭绝武帝(二任帝萧赜)的后代(恩宠事,参考四九三年;灭绝事,参考本世纪九十年代),舅父怎么可以信赖!”遂斩刘暄。

曹虎善于招降纳叛,每天收容来自蛮荒的客人,常有数百。可是晚年之后,十分吝啬。卸任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时,仅现钱就有五千万,其他财物,价值相当。萧宝卷疑忌曹虎是旧时老将(一任高帝萧道成,二任武帝萧赜的旧部),而且贪图他数目庞大的财宝,遂斩曹虎。萧坦之、刘暄、曹虎,刚刚任命新的官职(酬庸削平萧遥光之乱),还没有到任,就被诛杀。最初,五任明帝萧鸾临死时,用三任帝萧昭业在位时的措施,作为例证(指萧昭业屡次要杀萧鸾,迟疑不决而终于招来大祸,参考四九四年)警告萧宝卷说:“做事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可落在人后。”所以,萧宝卷好几次跟左右亲信,密谋诛杀大臣,都是仓卒之间,突然发动,一经决心,毫不改变。于是朝廷大臣,人人自危,上下离心。

九月五日,萧宝卷任命豫州督导官(刺史)裴叔业为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督导官;征虏将军府秘书长(征虏长史)张冲为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

九月二十日,萧宝卷因不断诛杀大臣,下诏大赦。

13 十月十四日,北魏帝国皇帝元恪,祭拜老父七任孝文帝元宏陵墓(长陵),打算邀平民身分、服侍左右的江南人茹皓,上车同坐。茹皓撩起衣裳,就要上车,监察院副总立法长(给事黄门侍郎)元匡劝阻,元恪遂推茹皓下车,茹皓脸色大变,退到后面。元匡,是阳平王元新城(元宏的老弟)的儿子。

14 南齐帝国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督导官(刺史)

刘秀连，听到皇帝萧宝卷作恶多端的消息，开始骄傲任性，刑罚残酷，巴蜀(四川省)人对他十分怨恨。十月，刘季连派军袭击中水(又名中江。即今四川省沱江)，不能攻克(刘季连为什么袭击中江，原因不明；或是中江一带人民有反抗行动，或是刘季连派军抢劫，而被人民自卫武力击败)。于是，巴蜀(四川省)人赵续伯等，纷纷聚众起兵，刘季连无法控制。

最高监察长(司空)、枝江公爵(文忠公)徐孝嗣，以一个文官身分，遇事依违两可，从不明白地表示赞同或反对，所以名望和地位，虽然很高，仍然能够保全。虎贲禁卫军指挥官(虎贲中郎将)许准，向徐孝嗣分析时局，劝他废黜萧宝卷，另行拥戴新的君王。徐孝嗣迟疑不决，认为不必使用暴力，只要等萧宝卷出宫游逛，随后紧闭城门，召集文武百官，就可商讨废除。可是，虽然有此腹案，却始终不能行动，而萧宝卷左右那些下流随从，对徐孝嗣也渐渐有点讨厌。国务院副行政长官(尚书仆射)、西丰侯(忠宪侯)沈文季，声称年老多病，从不参与朝廷决策，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沈昭略警告他说：“叔父，你年将六十，自以为是编外的国务院副行政长官(“编制外”，指他不负实际行政责任)，打算免于灾难，怎么能够！”沈文季笑笑，不作回答。冬季，十月二十三日，诛杀开始，萧宝卷召唤徐孝嗣、沈文季、沈昭略，到立法院(华林省)晋见。沈文季上车时，回头说：“这一次恐怕是有去无回！”萧宝卷命皇宫外务总监(外监)茹法珍送给他们毒酒，沈昭略暴跳如雷，诟骂徐孝嗣说：“废黜昏暴，另立英明，从古到今，是一项最好的典范，宰相(指徐孝嗣)愚昧无能，才落得今天下场。”把酒杯向徐孝嗣脸上摔去，喊着说：“教你死了还要作破相鬼。”徐孝嗣饮下毒酒一斗有余，才死。徐孝嗣的儿子徐演，娶武康公主(二任武帝萧赜的女儿)；另

一个儿子徐况，娶山阴公主（五任明帝萧鸾的女儿），都连坐被杀。沈昭略的老弟沈昭光，听到捕快逼近，家人劝他逃走，沈昭光不忍心抛下母亲，到后房辞别，拉住母亲的手，悲哀哭泣，捕快赶到，当场砍死。沈昭光的侄儿沈昙亮逃亡，已经到安全地带，听到沈昭光的死讯，叹息说：“全家屠杀一光，我还为什么活着！”断喉而死。

15 最初，南齐帝国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陈显达，知道自己是一任高帝萧道成、二任武帝萧赜的旧部，在五任明帝萧鸾时代，就一直感到危险恐惧，所以十分谦卑克制，时常坐着破烂的车辆，前导武士和护卫随从，只用瘦弱矮小的十几个人。有一次，在皇宫参加皇家御宴，有点酒意，请求萧鸾借给他一个枕头，萧鸾命左右拿给他。陈显达抚摸着枕头，说：“我年纪衰老，对所受的荣华富贵，已经满足；所欠缺的，只有一项——枕着枕头逝世，特意请求陛下赏赐。”萧鸾脸色大变，用话岔开说：“陈先生喝醉了！”陈显达因为已到古礼所定的退休年龄（七十岁），请求退休，萧鸾不准。后来，王敬则谋反，陈显达正率军在前方跟北魏帝国作战（参考去年〔四九八年〕），始安王萧遥光疑心他可能不稳，报告萧鸾，打算把军队调回。正巧，王敬则失败，于是作罢。等到现任皇帝萧宝卷继位，陈显达不愿留在京师（首都建康），稍后，被任命为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督导官（刺史），大为高兴。有一次害病，不准家人延请医生，想不到却自己痊愈，心情闷闷不乐。（胡三省原注：“求死不得死，以至于叛变，可悲！”）听到萧宝卷不断诛杀大臣的消息，谣言又说朝廷将派军袭击江州。十一月十五日，陈显达在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起兵，命秘书长（长史）庾弘远等写信给朝廷显要，抨击萧宝卷罪恶，声称：“打算拥护建安王为盟

主（建安王萧宝寅，时任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督导官〔刺史〕），等到京师（首都建康）秩序稳定，再西上迎接圣驾。”

十一月二十四日，萧宝卷任命护军将军崔慧景为平南将军，率领各路兵马，西上攻击陈显达；后军将军胡松、骠骑将军李叔献，率水军据守梁山（安徽省和县南长江西岸西梁山）；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左兴盛任前锋，率军驻扎杜姥宅（官城南掖门外，晋帝国九任成帝司马衍妻杜陵阳的母亲裴氏故宅）。

十二月十二日，任命前辅国将军杨集始（参考四九七年）为秦州督导官。

陈显达自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出发，在采石（安徽省当涂县西北）击败胡松，渡过长江，首都建康（南京）震动惊恐。十二月十三日，陈显达大军挺进到新林（江苏省南京市西南西善桥镇。濒临大江，南朝时为军事、交通要地），左兴盛率各路兵马阻挡。陈显达沿秦淮河岸，布置灯火，暗中率军渡秦淮河北上，袭击宫城。十二月十四日，陈显达率数千人，登上落星冈（江苏省南京市北长江南岸）；驻防新亭（江苏省南京市南）的朝廷官军，得到消息，纷纷逃回，京城人心大乱，紧闭城门，积极布防。陈显达手拿骑兵用的铁矛，率步兵数百人，在西州（南京西）跟官军发生遭遇战，在第二回合时，陈显达大胜，亲手砍杀数人，而手中长矛突然折断，官军陆续增援，陈显达不能抵抗，向后撤退，走到西州后（乌榜村），官军骑兵官赵潭，奋出全力，一矛刺中陈显达，陈显达翻身落马，遂被斩首（年七十三岁），所有的儿子，也全部被杀。秘书长（长史）庾弘远，是庾炳之的儿子，在朱雀桥处斩，临刑之前，庾弘远要了一顶帽子戴上，说：“仲

由死时，还要把帽带结起(《左传》：卫国三十二任国君〔出公〕卫辄的老父卫辄，从流亡生涯中回匡，劫持国务官〔大夫〕孔悝，跟儿子卫辄争夺宝座。仲由(即子路)是孔悝的家臣，得到消息，警告卫辄说：“我如果纵火焚烧高台，不怕你不释放孔悝。”卫辄恐惧，派大将石乞、孟縻，攻击仲由，长矛刺中仲由帽带，仲由说：“正人君子死时，不脱冠帽。”遂把帽带结起，伤重逝世)，我死时不可以不戴帽子。”对四周观看的人说：“我不是盗贼，而是义军，为了各位的身家性命。陈公把事情看得太轻易，他如果采纳我的意见，天下将免去灾难痛苦。”庾弘远的儿子庾子曜，抱住老父，请求代替一死，萧宝卷下令，父子一起斩首。

胡三省曰：

以陈显达的身居显要，一直谨慎恐惧(参考四九三年)，而最后仍不能自救于猜忌昏暴的毒手，最后起兵而死。岂不是因为他的灾难，来自他所身处的时代？

萧宝卷既诛杀陈显达，越发随心所欲，不可一世，逐渐出宫游逛，但又不愿别人看见他的面貌。所以，每次出宫，就把沿途所有居民，全部驱逐，而只留下空屋。巡察官(尉司)用鼓声指示皇帝大队人马的去向，凡是听到鼓声的人，就要拔起腿来，向没有鼓声的地方狂奔，根本来不及穿衣穿鞋。拒绝逃走或来不及逃走的，皇家禁卫军搜出之后，即行格杀勿论。萧宝卷每月要出宫二十余次，从来不通知前往何地；东南西北，没有一处不去。经常是在深夜一时、三时，突然之间，鼓声在四面八方，同时擂起，火光照耀，如同白昼，武装士卒，手拿旌旗刀枪，处处阻截。官民号叫奔走，盲目跟随，扶老携幼，大

大小小，震恐惊骇，哭声号声，充满道路，可是所有街道，都被封锁，人民不知道逃向何方。士、农、工、商，全都停业，砍柴割草的生路，也都断绝，婚礼葬礼，全不敢举行，哺育幼儿或等待分娩的妇女，只有到远地寄住。有的抬着病人求医，忽听鼓声，只好丢弃路边；有的抬着灵柩，也不能掩埋。大街小巷两侧，都悬挂布匹，设立高大屏障，派武装士卒看守，称之为“屏除”，也称之为“长围”。萧宝卷曾经去沈公城（今地不详），有一位妇女正在分娩，不能逃走，遂下令剖开她的肚子，看看婴儿是男是女。又有一次，前去定林寺（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定林镇），一个和尚年老而又身患重病，不能行动，躲藏在草丛之中，萧宝卷下令射击，百箭同时发出。萧宝卷力大无穷，挽弓的强度，可到三斛五斗（古代以十斗为一斛[hú]）。又喜欢扛大旗，白虎幡高达七丈五尺，萧宝卷放到牙齿上顶起，牙齿都断了，但他竟不觉辛苦。自己制造扛旗工具和扛旗服装，上面都用黄金、璧玉装饰，皇家侍卫严肃地站在两旁，萧宝卷丑态毕露，却丝毫不觉羞愧。到东郊铁工厂（东冶），向士卒俞灵韵学习骑马，经常穿丝织的短衣短裤，戴黄金片编成的帽子，手拿镶嵌七种珠宝的长矛，在脚胫部分把裤脚扎住，不管降雨落雪，不管坑坎陷阱，萧宝卷马不停蹄，四下奔驰，口渴或疲倦时，就跳下马背，解下腰际水瓢，舀水来喝，喝罢上马，奔驰而去。又遴选流氓无赖能够跑路、追逐奔马的，共五百人，留在左右，经常教他们跟随。有时候在市场旁边，访问亲信的住家，转弯抹角，跑遍京师（首都建康）每一个角落。有时候也到城外打野鸡，设立野鸡场二百九十六处，来往奔走，一会工夫也不休息。

16 北魏帝国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王肃，为帝国厘订朝廷编制和文武百官任免升降制度，全都仿效长江以南各个

时期帝国朝廷制度，凡九品(等)，每品再分为二——“正品”“从品”。(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意，以后王朝帝国虽变，但此制不变，直到二十世纪初叶清王朝灭亡，才被取消，历时一千四百年，应是世界上存在最久的制度之一。)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郭祚，兼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清廉谨慎，十分珍惜国家的官职，每遇铨叙(评定品级)和任命，虽然有恰当的人选，但仍要考虑再三，然后下笔，说：“这个人从此显贵!”因此对他怨恨的人很多，然而他所任命的官员，没有一个不称职。

公元六世纪

本世纪，八十年代，隋王朝消灭陈帝国。大分裂时代，以及后期的南北朝时代，同时结束。“分久必合”，分裂长达二百八十六年的中国，复归统一。

公元五〇〇年 庚辰

南齐东昏侯永元 二年 (柔然汗国太安九年)
北魏宣武帝景明 元年

1 春季，正月一日，南齐帝国(首都建康〔南京〕)元旦朝会，皇帝(六任帝东昏侯)萧宝卷，吃过早饭后才出来，祝贺的序幕刚刚完毕，他就回到西厢睡觉，从上午十时，直睡到下午四时，文武官员站在金銮殿陪同祝贺的位置上，饥寒交迫，很多人昏倒在地。萧宝卷好不容易醒过来，出来主持典礼，匆匆忙忙，草率结束。

2 正月五日，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大赦，改年号景明(之前是太和二十四年，之后是景明元年)。

3 南齐帝国豫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裴叔业，听到皇帝萧宝卷不断诛杀大臣，心中惊惧不安。有一天，登上寿阳城楼，向东北眺望淝水，对部属说：“你们要不要荣华富贵？我能为你们办到。”后来改任南兖州(州政府设广陵

〔江苏省扬州市〕督导官(参考去年〔四九九年〕),对于被调往内地,并不乐意。正巧,陈显达起兵反抗朝廷,裴叔业派军政官(司马)、辽东(辽宁省辽阳市)人李元护,率军增援首都建康(南京),但内心并不是效忠朝廷,而只是观望形势。陈显达失败,李元护也回军。朝廷也疑心裴叔业的意图,裴叔业便派出专人,前往建康探听消息,朝廷对他越发猜疑,气氛紧张,事变随时都会爆发。裴叔业的侄儿裴植、裴颢、裴粲,都在京师(首都建康)任直阁将军,守卫宫殿,大为恐惧,抛弃母亲,仓皇逃往寿阳(安徽省寿县),警告裴叔业:朝廷势将发动突袭,应早作打算。萧宝卷的亲信、直阁将军徐世标等,认为裴叔业身在边界,逼得太急时,可能倒向北魏帝国,朝廷就无法管制,于是报告萧宝卷,派裴叔业同族、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裴长穆,前往传达皇帝旨意,收回去年发布的人事命令,允许裴叔业仍留原官。但裴叔业仍忧愁惊惧,而裴植等也不停地要裴叔业提高警惕。

裴叔业派亲信马文范,前往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向雍州督导官(刺史)萧衍,请教如何才能保全?先说自己的计划:“天下大势,可以预知。用正常办法,恐怕无法生存,不如面向北方,至少可以当一个河南公爵。”萧衍说:“一群品质低劣的小人掌权,怎么会有远见?他们连自己都不晓得在做什么,结果不会有任何成就。唯一的对策莫过于把家眷送回京师(首都建康),先使他们安心。(萧衍把老弟们秘密召出京师,却建议裴叔业送家眷回京师。)如果他们仍不顾一切逼迫,只要率步骑兵二万人,直接攻击横江(安徽省和县东南长江北岸,对岸就是采石),断绝朝廷的外援,则天下大事,一战就可决定。如果向北魏帝国靠扰,北魏帝国朝廷势必派人接替你的官职,而把你调到黄河之

北，主持一州，河南公爵之位，怎么能够得到！而且，一旦发动，回到南方的路，就完全断绝了。”（胡三省原注：“裴叔业之问，萧衍之答，虽然二人的志向有大有小，但明显地看出，南齐帝国边防军将领，都有叛变之心，萧宝卷还能跟谁共治天下！”）裴叔业沉吟疑虑，不能决定，最后终于派他的儿子裴芬之，到建康作人质，同时也派人送信给北魏帝国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督导官（刺史）薛真度，询问归附北魏帝国是否合适？薛真度劝他归附得越早越好，警告说：“如果情势危急，被迫投降，功劳就小，赏赐就少。”此时，建康谣言纷传，认为裴叔业非叛变不可，裴芬之大为恐惧，再逃回寿阳。裴叔业遂派裴芬之和侄女婿杜陵、韦伯昕，前往北魏帝国，呈递归降奏章。正月七日，北魏帝国派骠骑大将军、彭城王元勰，车骑将军王肃，率步骑兵十万人，南下增援裴叔业；任命裴叔业：“使持节”、豫雍等五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豫、雍等五州诸军事）、征南将军、豫州督导官（仍保持原来“豫州”），封兰陵郡公爵。

正月三十日，南齐帝国皇帝（六任）萧宝卷，下诏讨伐裴叔业。二月十六日，任命皇城警卫军司令官（卫尉）萧懿为豫州督导官（接替裴叔业）。二月二十八日，北魏帝国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宰相（司徒），兼扬州督导官（刺史），镇守寿阳。（西汉、东汉王朝时，寿阳〔安徽省寿县〕一直是扬州州政府所在，大分裂时代初期，扬州州政府设在建康〔南京〕，执行司隶校尉〔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任务；南北朝时代初期，南宋帝国把豫州州政府设寿阳。而今，北魏帝国既取得寿阳，遂恢复两汉王朝时代旧制。）北魏帝国派最高统帅（大将军）李丑、杨大眼，率骑兵二千人，进入寿阳协防；又派指挥官（统军）奚康生率羽林禁卫军一千人，急行军南下增援。杨大眼，是杨难当的孙子。

北魏帝国军队还没有南渡淮河，二月二十九日，裴叔业因病逝世，重要僚佐多数打算推举军政官(司马)李元护为盟主，讨论磋商一两天，不能决定。前建安(河南省宜阳县西)驻军司令(戍主)、安定(甘肃省泾川县)人席法友等，认为李元护不是同乡(裴叔业是河东〔山西省夏县〕人，跟席法友家乡相距很远；但两家都侨居襄阳，遂以襄阳论乡亲)，恐怕李元护改变裴叔业的决定，就共推裴植任州政府总监，封锁裴叔业死亡消息，一切命令及裁决，都出自裴植之手。北魏帝国指挥官(统军)奚康生抵达后，裴植大开城门，迎接北魏军，把城门和仓库钥匙，全部交给奚康生。奚康生召集城里父老仕绅，宣读宣武帝元恪的诏书，安抚勉励。北魏帝国朝廷任命裴植为兖州(州政府设滑台〔河南省滑县〕)督导官(刺史)，李元护为齐州(州政府设历城〔山东省济南市〕)督导官(刺史)，席法友为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督导官(刺史)，带兵官(军主)、京兆(陕西省西安市)人王世弼为南徐州(州政府设宿预〔江苏省宿迁县东南〕)督导官。

4 南齐帝国巴西(四川省阆中县)变民首领雍道晞，集结民众一万余人，攻击郡城，巴西郡长鲁休烈，登城坚守。三月，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督导官(刺史)刘季连，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李奉伯，率军五千人增援，跟郡政府军队会合，发动攻击，斩雍道晞。李奉伯打算乘胜进军，消除郡内东部残余的变民部队，涪县(四川省绵阳市东)县长李膺劝阻，说：“官军士卒怠惰，军官骄傲，利用战胜余威，深入险地，不是万全之策。不如稍稍休息，再想别的办法。”李奉伯不理，率军全部入山，大败，奔回。

5 三月十五日，南齐帝国朝廷派平西将军崔慧景，率领水

军讨伐寿阳。皇帝萧宝卷在戒严净街、断绝行人、长幔布障严密保护下，前往琅邪城（白下〔江苏省南京市北〕）亲自为崔慧景送行。萧宝卷身穿军服，坐城楼上，召唤崔慧景单身独马，进入长幔布障，没有一个人跟随，崔慧景只说了几句话，便拜辞叩别，深幸自己得以平安出来，不禁大喜。

新任豫州督导官（刺史）萧懿，率步兵三万人，驻防小岷（安徽省含山县北）；交州督导官（刺史）李叔献，率军驻防合肥（四八五年，二任武帝萧赜强迫当时的交州督导官李叔献入朝，一直保持官衔）。萧懿派副将军胡松、李居士，率军一万余人，驻防死虎（一名宛唐在安徽省寿县东南。参考四六七年）。骠骑将军府军政官（骠骑司马）陈伯之，率舰队逆淮河西上，进逼寿阳，在硖石（在今安徽省凤台县、寿县之间淮河两岸。又名硖石山）停泊。寿阳城内仕绅和居民，很多人打算响应。北魏帝国受降指挥官（统军）奚康生，对外防敌，对内防叛，紧闭寿阳城门，支持一个月之久，北魏帝国援军才到。四月二十七日，北魏彭城王元勰、车骑将军王肃，攻击胡松、陈伯之等，大破南齐帝国水陆两军。又进攻合肥（安徽省合肥县），生擒李叔献。指挥官（统军）宇文福向元勰建议：“建安（河南省宜阳县西）是淮河之南的重镇，双方军事行动的咽喉。如果能够夺取，就可进一步攻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如果夺取不到，则寿阳难以保存。”元勰同意，命宇文福进攻建安，南齐帝国建安驻军司令（戍主）胡景略，双手反绑背后，出城投降。

6 四月三十日（北魏帝国历），北魏帝国元恪之弟元桃逝世。

7 南齐帝国平西将军崔慧景，从建康（南京）出发时，他的儿子崔觉任直阁将军，父子秘密约定行动时间表；崔慧景抵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崔觉立刻逃出京师（首都建康），投奔老

父。崔慧景率军越过广陵数十里后，召集各带兵官(军主)会议，说：“我身受三位皇帝厚恩(指一任高帝萧道成、二任武帝萧赜、五任明帝萧鸾)，又接受辅佐托孤的重责(五任明帝萧鸾遗诏，命崔慧景、刘俊、萧惠休，同心协力)，可是，幼主(萧宝卷)昏庸狂暴，朝政败坏，帝国倾危而不扶持。今天正应尽到职责，我打算跟各位共同建立伟大的功劳，安定国家，各位意下如何？”大家一致响应。于是，大军折回，再向广陵。军政官(司马)崔恭祖留守广陵，大开城门，接迎大军入城。萧宝卷听到兵变消息，三月十二日，加授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左兴盛：皇家符节、首都军区水陆各军司令长官(都督建康水陆诸军)，讨伐崔慧景。崔慧景在广陵停留两天，集结部众，渡长江南下。

最初，南徐州、兖州(二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二州督导官(刺史)、江夏王萧宝玄，娶徐孝嗣的女儿为王妃，徐孝嗣被诛杀后(参考去年〔四九九年〕)，萧宝卷下诏，命他离婚，萧宝玄十分怨恨。崔慧景派使节前往晋见，尊奉萧宝玄为盟主，萧宝玄诛杀使节，动员军队，登城固守。萧宝卷派骑兵部队长(马军主)戚平、皇宫外务总监(外监)黄林夫，前往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协防。崔慧景渡长江南下前夕，萧宝玄派人跟崔慧景秘密接触，态度突然转变，诛杀仍效忠朝廷的军政官(司马)孔矜、收发官(典签)吕承绪，以及戚平、黄林夫，大开城门，迎接崔慧景，命秘书长(长史)沈攸之、高级军事参议官(咨议)柳憺，分别布置。萧宝玄乘八抬大轿，手拿红旗，跟随崔慧景大军，向建康(南京)出发。朝廷派骁骑将军张佛护、直阁将军徐元称等六位将领，驻防竹里(江苏省句容县北)，构筑数个城堡，封锁要道，阻拦反军前进。萧宝玄派信差对张佛护说：“我身为亲王，回京(建康)入朝，顺理成章，你何必用尽心计，断我去路？”张

佛护回答说：“我身分低贱，蒙国家厚恩，使我在这里建立小小的军事基地，殿下回京（建康）入朝，请一直通过，我怎么敢阻拦！”于是，只对崔慧景军射击，遂肉搏会战。反军崔觉、崔恭祖，所率前锋将士，都骁勇善战，而又轻装行军，不煮饭进餐，只用小船满载酒食，作为军粮。每看到城垒里炊烟升起，就立刻发动猛烈攻击，官军遂无法进餐，陷于饥饿困顿。徐元称等建议出降，张佛护不肯。崔恭祖等作更猛烈的攻击，遂攻克城堡，斩张佛护。徐元称归降，其他四位带兵官（军主）全死。

三月十五日，萧宝卷再派宫廷禁军总监（中领军）王莹，率各路兵马，在湖头（玄武湖东）构筑城堡，连同蒋山西麓原来驻防的军队数万人。王莹，是王诞的堂曾孙（王诞受司马元显宠信，参考四〇二年）。崔慧景抵达查矾（即查浦，在南京清凉山南），竹塘人万副儿建议说：“现在，道路都被朝廷部队切断，不可由平地进军。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攀登蒋山小径而上，将出其不意。”崔慧景采纳，遂派一千余人，鱼贯登山，从西麓连夜冲下，杀声鼓声，震动天地，攻击湖头城堡，官军惊恐，霎时间四散逃走。萧宝卷再派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左兴盛，率宫城内禁卫军三万人，守卫北篱门，左兴盛听到风声，立刻撤退。

三月二十四日，崔慧景进入乐游苑（玄武湖南），崔恭祖率轻骑兵十余人，杀入宫城北掖门，再行杀出。宫城所有城门，全都关闭，崔慧景指挥大军，重重包围。于是东府（宰相府，南京东南）、石头（南京西清凉山）、白下（江苏省南京市北）、新亭（南京市南）各重要军事城池基地全部崩溃。左兴盛撤退，无法进宫，躲到秦淮河采荻草小船上，崔慧景搜出他，斩首。宫城中派军出击，不能战胜。崔慧景纵火焚烧总监察署（兰台），辟为战场。代理宫城警卫军司令官（守卫尉）萧畅，驻防南掖门，负责宫城防

御军事行动，抵抗反军随时发动的攻击，人心稍稍安定。崔慧景宣称奉宣德太后王宝明的命令（王宝明是文惠太子萧长懋的妻子〔太子妃〕，她的儿子三任帝萧昭业登极，尊她“皇太后”。五任明帝萧鸾夺取帝位，王宝明出宫定居鄱阳王〔萧綽〕的故宅，改称“宣德宫”。依辈分，是现任帝〔六任〕萧宝卷的堂嫂）废黜萧宝卷，改封吴王。

王敬则兵变时（参考四九八年），皇帝萧宝卷曾把所有亲王，集中皇宫。陈显达兵变时（参考四九九年），萧宝卷再召集各亲王入宫。巴陵王萧昭胄，对五任明帝萧鸾命各亲王入宫，各亲王几乎被杀往事，仍心有余悸（王敬则起兵后，萧鸾把所有亲王，召集入宫，打算大屠杀而忽然中止，也参考四九八年），遂跟老弟永新侯萧昭颖，假扮成和尚，逃到江西（隋、唐以前习惯上称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为江西）。萧昭胄，是竟陵王萧子良的儿子。等到崔慧景起兵，萧昭胄兄弟出来投靠，崔慧景改变主意，又想拥护萧昭胄，犹豫不决，不知道应选择谁（萧宝玄，是五任明帝萧鸾的儿子；萧昭胄，是二任武帝萧赜的孙儿）。

反军在竹里（江苏省句容县北）战胜，崔觉跟崔恭祖争功，崔慧景不能裁决。崔恭祖劝崔慧景用火箭攻击，焚烧宫掖门北城楼。崔慧景认为大事就要成功，烧了之后，将来如果重建，所需经费和人力，相当繁重，所以不肯接受。崔慧景喜爱清谈，同时对佛学也有见解，指挥部设在法轮寺，每天只跟客人（指何点）高谈阔论，崔恭祖心中十分怨恨。

当时，豫州（新任）督导官（刺史）萧懿，率军驻防小岷（安徽省含山县北）讨伐裴叔业，萧宝卷派密使命萧懿回军援救京师（首都建康）。萧懿正在吃饭，接到命令，立刻放下筷子，率带兵官（军主）胡松、李居士等数千人，从采石（安徽省当涂县西

北)渡长江登陆,抵达越城(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燃起烽火,宫城里的人,呐喊呼叫,庆幸援军已到。之前,崔恭祖曾经建议崔慧景,先派二千人驻防采石,封锁长江,阻止彼岸援军不能渡江。崔慧景认为宫城守军就要投降,一旦宫城守军投降,外来的救兵,自会瓦解,不肯接受崔恭祖意见。萧懿勤王军既到越城,崔恭祖请求立即迎战,崔慧景又不同意,可是,却派他的儿子崔觉,率精兵数千人,在秦淮河南岸布防。萧懿军拂晓发动攻击,奋不顾身,誓死相拚,只几个回合,崔觉军大败逃散,投到秦淮河淹死的,就有二千余人。崔觉单人匹马后退,拉起秦淮河吊桥,切断南北交通。崔恭祖抢到太子宫舞女,崔觉强把舞女夺为己有。崔恭祖积忿太多,当天夜晚,与崔慧景手下勇将刘灵运,投奔宫城归降。崔慧景反军人心离散。

夏季,四月四日,崔慧景发现大势已去,只率心腹侍从数人,悄悄逃出大营,打算北渡长江。而宫城北部的反军还不知道已被遗弃,仍在那里拒战。宫城守军出城扫荡战场,斩杀数百人。萧懿勤王军渡秦淮河到北岸(北岸就是宫城),崔慧景反军的残余部众,全都逃散。崔慧景包围宫城,共计十二天,终于失败。追随他的心腹亲信,在中途逐渐溜走,最后只剩下崔慧景一人一马,逃到蟹浦(江苏省南京市西北),被一个渔夫斩杀,把人头放到装泥鳅的箩筐里,挑到建康(南京)呈献。崔恭祖被囚御库房(尚方),不久,斩首。崔觉逃到庙里当和尚,被发觉后,生擒,绑赴刑场,斩首。

萧宝玄初到建康时,驻扎东府城(宰相府,南京东南),官员和民众很多前往投效。崔慧景失败,勤王军搜查出朝中官员或民间仕绅投效萧宝玄和崔慧景的名册,皇帝萧宝卷下令烧掉,说:“江夏王(萧宝玄)尚且如此,怎么能怪罪别人!”(胡三省原

注：“昏暴之君，难道没有一句话合乎道理！萧宝卷这句话说对了。”）萧宝玄逃亡，躲藏了几天才出来。萧宝卷叫他到后堂，用布障把他裹起来，命左右数十人，急擂战鼓，猛吹号角，围绕着他不停奔驰，派人对萧宝玄说：“你这些日子围我，也是如此。”

最初，崔慧景打算跟隐士何点结交，何点拒绝。崔慧景包围建康（南京）时，强迫何点晋见，何点只好前往大营，跟崔慧景每天清谈，从来不触及政治军事。崔慧景失败后，萧宝卷打算诛杀何点。萧畅对茹法珍说：“何点如果不引诱盗贼（崔慧景）在一起清谈，时局发展，难以预卜。（崔慧景如果全副精力用来攻城，安危难知。）从这个观点来看，真应该封何点一个爵位！”萧宝卷才打消原意。何点，是何胤的老哥（何胤隐居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若邪山，参考四九八年）。

8 南齐帝国讨伐寿阳（安徽省寿县）司令官、豫州督导官（刺史）萧懿，从小岷（安徽省含山县北）回军增援京师（首都建康）后，北魏帝国车骑将军王肃，也回洛阳。投奔北魏的一些地痞流氓，人云亦云，纷纷传说：王肃打算投奔南齐帝国。五月六日，北魏帝国皇帝元恪，下诏任命王肃为豫徐司三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豫、徐、司三州诸军事），兼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督导官（刺史），封西丰公爵。

9 五月十日，南齐帝国朝廷，诛杀江夏王萧宝玄。

五月十三日，大赦。

五月二十六日，南齐帝国朝廷对建康（南京）、南徐州（州政府设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地区，特别再作一次大赦。最初，崔慧景战乱平定，皇帝萧宝卷下诏（五月十三日），赦免崔慧景的党羽。可是，受宠爱的家奴并臣当权，根本不理睬诏书，对没有罪而有财产的人，就

诬陷他们是叛乱匪党，诛杀之后，还没收他们的财产。而实际上参加反军的变兵变民，只因家庭贫苦，反而一概不问。有人向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王咺之反映（咺，音xuān〔宣〕）：“赦书失信，人心愤慨！”王咺之说：“没有关系，还有第二次赦书。”因此，再赦。不久，受宠爱的家奴弄臣，随意诛杀，跟从前一样。

10 六月八日，北魏帝国朝廷擢升彭城王元勰为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宰相（司徒）；加授王肃：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大阳蛮”（在今湖北 京山县北，大洪山南支，大、小富水发源于此。南北朝时为大阳蛮所据）酋长田育丘等二万八千户，归降北魏朝廷；北魏在群蛮居住地区，设置四个郡、十八个县。

11 南齐帝国皇帝萧宝卷，宠爱的左右弄臣有三十一人，侍奉宦官（黄门）有十人。直阁将军兼骁骑将军徐世标，一向受萧宝卷信任，几乎所有的处决，都由徐世标执行。陈显达起兵反抗朝廷时，萧宝卷擢升徐世标为辅国将军；萧宝卷虽然用护军将军崔慧景任讨伐大军总司令官（参考去年〔四九九年〕），但兵权却握在徐世标之手。徐世标也知道萧宝卷昏聩凶暴，暗中对他的党羽茹法珍、梅虫儿说：“哪一个王朝没有坏君王，但我们的君王却坏到了头。”茹法珍等正跟他争权，就把这话秘密报告萧宝卷，萧宝卷也早就讨厌徐世标的凶恶顽强，于是派禁卫军前往诛杀，徐世标奋勇抵抗，最后仍不免一死。自此，茹法珍、梅虫儿当权，一同担任皇宫外务总监（外监），口中所说每一句话，都是传达皇帝的诏书或指令。王咺之负责文书工作，跟二人唇齿相依。

萧宝卷最宠爱贵妃（嫔妃第一级）潘玉奴，对潘玉奴的老父

潘宝庆，以及茹法珍，都称“阿丈”；而称梅虫儿、俞灵韵“阿兄”（自三国时代起，民间喜用“阿”字发语，如“阿父”“阿兄”“阿戎”等是）。萧宝卷跟茹法珍等一起去潘宝庆家，亲自到井上汲水，帮助厨夫炒菜做饭。潘宝庆遂仗势欺人，作奸犯法，对有钱人家，就诬以谋反；犯人的田地、财产，多请求萧宝卷赏赐给自己。一家被诬陷，灾祸蔓延四周邻居。潘宝庆又考虑到对方将来可能复仇，为了斩草除根，对方所有男青年，全部被杀。

萧宝卷也常到“提刀传令”（刀敕）家游戏饮宴。“提刀传令”家有婚葬大事，萧宝卷都去庆贺、哀悼。

宦官王宝孙，年纪十三四岁，绰号“伥子”（古时迷信传说被老虎咬死的人变成的鬼称“伥”音chāng，[昌]，这种鬼魂，专门引导老虎吃人。成语称帮助坏人做坏事曰“为虎作伥”），最受宠爱，参与朝廷决策。即令是王咄之、梅虫儿之辈，对他也得低头。王宝孙随意指挥高级官员，随时更改皇帝的诏书和指令，甚至骑马闯入金銮殿，对萧宝卷动辄吆喝斥责；三公以及部长级官员，看到王宝孙，没有一个不恐惧得屏气而吸。

12 吐谷浑汗国（位于、甘肃青海省之间）可汗（十四任）慕容伏连筹，侍奉北魏帝国十分周到，竭尽藩属应尽之礼。但在汗国之内，却设立文武百官，朝廷编制跟帝国一样，而对于邻国，则以君王自居，反把他们当作藩属。北魏帝国皇帝元恪，派使节前往责备，但仍然宽恕。

13 南齐帝国冠军将军、骠骑将军府军政官（骠骑司马）陈伯之，率军再攻寿阳（安徽省寿县）。北魏帝国彭城王元勰，登城抵御，增援大军还没有到，汝阴（安徽省阜阳市）郡长傅永，率郡政府军三千人增援。陈伯之在淮口（汝水注入淮河之口）筑城，防守坚固。傅永在距淮口二十余里处，用人力拉动船舰，沿汝水

南岸前进，又改用水牛拉纤，向南直入淮河，军队一下船就在淮河南岸登陆。而南齐帝国的阻击部队，也同时到达。当天夜晚，傅永秘密进入寿阳，元颢喜不自胜，说：“我向北眺望，一日复一日，恐怕洛阳难以再见，想不到你能到此。”元颢命傅永率军入城；傅永说：“我先到这里，目的在击退敌人，如果遵照你的指示，是来陪同殿下一起被围攻，岂是救援的本意！”遂驻扎寿阳城外。秋季，八月十八日，元颢分配将士作战任务，跟傅永配合，攻击陈伯之大本营所在地淝口（淝水注入淮河之口），大破南齐军，斩杀九千人，俘虏一万人，陈伯之单身逃走。自此一战，淮南郡（安徽省寿县）遂被吞并，永远成为北魏帝国领土。（南朝既失彭城，又失寿阳，边界日近长江。）

北魏帝国派镇南将军元英，率军增援淮南（安徽省寿县），还没有到达，陈伯之已被击败，皇帝元恪把元颢召回洛阳。元颢不断上疏，辞让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兼宰相（司徒），请求回中山（河北省定县）定州督导官（刺史）原任。元恪不许，而任命元英为扬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寿县）总部行政官（行扬州事）。不久，任命王肃为淮河以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督导官（刺史），“持节”，接替元颢。

14 八月甲辰日（八月戊辰朔，没有甲辰），夜晚，南齐帝国后宫失火，当时皇帝萧宝卷出游大街小巷，没有回宫，外人不₁敢擅自打开宫门，宫里的人遂无法逃生。等打开宫门时，烧死的宫女、宦官，遍地尸体，房舍烧毁三十余间。

当时，受宠爱的亲信弄臣，都用“鬼”字作为绰号。有一位“赵鬼”，能够读《西京赋》，对萧宝卷说：“柏梁台火灾之后，兴筑建章宫。”（东汉张衡，作《东京赋》《西京赋》，有此二语。柏梁台火灾及建章宫兴筑事，参考前一〇四年。）萧宝卷遂大兴土木，

兴建芳乐、玉寿等殿，用麝香涂抹墙壁，雕刻绘画、修饰装潢，竭尽奢侈豪华，堂皇富丽。工匠夜以继日，从晚上做到天亮，仍赶不上萧宝卷要求的进度。

后宫嫔妃们及宫女的服装和使用器物，都非常奇异珍贵，皇家储藏的旧有东西，不够用了，遂用高价收买民间金银珠宝，价格比平时高出数倍。建康（南京）酒税，都折成黄金，让商民缴纳，而仍然不足。萧宝卷用黄金雕成莲花，贴到地上，命贵妃潘玉奴在上面行走，说：“这才是步步生莲花！”又下令人民缴纳野鸡头上红色羽毛、仙鹤翎毛，以及白鹭绒毛，代替赋税；受宠爱的亲信弄臣，就利用这个机会，从中渔利。皇帝不过要求进贡一件，亲信弄臣，便要求人民进贡十件；又派人到各州县把人民缴纳赋税折收现款，不交给地方政府，而是自己全部侵占。郡长县长皆不敢言，只好重向人民征收，如此这般，反复不停，人民困顿贫苦，山穷水尽，奔走道路，号叫哭泣。

15 南齐帝国带兵官（军主）吴子阳等，率军从三关出发，侵入北魏帝国领土（三关：平靖关、武阳关、黄岘关；都在河南省信阳市南）。九月，跟北魏帝国东豫州（州政府设河南省新蔡县）督导官（刺史）田益宗，在长风城（确址待考，疑在今河南省光山县或新县境）会战。吴子阳等大败而还。

16 南齐帝国豫州督导官（刺史）萧懿，自小岷（安徽省含山县北）南下增援京师（首都建康）时，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萧衍，派亲信虞安福，飞骑前往，劝告萧懿说：“诛杀盗贼（指崔慧景）之后，你就建立下使皇帝无法赏赐的大功。面对贤明的君王，还不见得可以自保，何况如此昏乱的朝廷，怎么可能自免？如果盗贼消灭，你率军入宫，行使伊尹、霍光所行使的大事，应是万世难逢的良机。如果不能，就应上疏朝廷，

班师历阳(安徽省和县)，宣称全力对付外患，则声威震慑内外，谁敢不服从命令！这两件事都办不到，一旦放弃兵权，接受他的封爵，地位虽高，却没有军队，一定后悔。”秘书长(长史)徐曜甫，也苦苦进言，萧懿全不同意。

崔慧景既死，萧宝卷任命萧懿为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萧懿有九个弟弟：萧敷、萧衍、萧畅、萧融、萧宏、萧伟、萧秀、萧憺、萧恢。萧懿以卓越功勋，位居朝廷显要高位；萧畅任皇城警卫军司令官(卫尉)，管理城门钥匙。当时，皇帝萧宝卷，忽然出城，忽然入宫，行动飘忽无常，有人建议萧懿：趁萧宝卷出城游逛时，紧急动员军队，把他废黜，萧懿不接受。受宠爱的奸佞弄臣茹法珍、王暕之等，厌恶萧懿权势太大，警告萧宝卷说：“萧懿将要效法对付萧昭业前例(参考四九四年)，陛下的性命就在顷刻。”萧宝卷相信。徐曜甫得到消息，秘密在长江小岛上准备船只，劝萧懿逃亡，投奔襄阳。萧懿说：“人生自古皆有死，岂有叛逃的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但萧懿的老弟和侄儿，都严密戒备。冬季，十月十三日，萧宝卷派人把毒药送到国务院(尚书省)给萧懿。萧懿服毒身死前，说：“我弟弟在雍州(湖北省襄樊市)，实在替朝廷担心。”萧懿的弟弟、侄儿们，全都逃亡，躲在民间，没有人检举告发。只有萧融被捕，斩首。

17 十月二十一日，北魏帝国政府任命彭城王元勰为宰相(司徒)、主管朝廷机要(录尚书事)，元勰坚决辞让，皇帝元恪不准。元勰性情恬淡，不爱荣华富贵，不好名声势利。七任孝文帝元宏，敬重他的才干，所以交付给他大权重任，虽有准他退休的遗诏，可是，仍被现任帝(八任宣武帝)元恪挽留。元勰因愿望每每不能实现，有一种落寞的感觉，常凄然叹息。元勰具备优

美的风度仪表，端庄严肃，好像神明。平常跟人结交周旋，都循规蹈矩；出入内外，言谈笑语，使人乐而忘倦。元颢喜爱文学史学，处理公务之余，一直不停地读书。做人小心谨慎，从来不犯过错。即令休闲时候，独自居住，也没有懒惰懈怠的表情。敬重儒雅的知识分子，倾心以礼相待。清廉正直，节俭朴素，家门之内，没有因公事而私下晋见的人（就是说，没有走后门求情的人。这是极为难得的）。

十一月三日，东荆州（州政府设沘阳〔河南省泌阳县〕）督导官（刺史）桓晖，攻击南齐帝国，攻克下竿戍（湖北省襄樊市东北汉江北岸，一名下连戍。）；归降桓晖的南齐帝国住民，有二千余家。桓晖，是桓诞的儿子（桓诞降北魏事，参考四七二年）。

18 最初，南齐帝国皇帝萧宝卷，疑心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阳县）督导官（刺史）萧衍，可能对朝廷图谋不轨。直后将军、荥阳（河南省荥阳县）人郑植的老弟郑绍叔任萧衍的宁蛮司令部秘书长（雍州督导官〔刺史〕兼宁蛮司令），萧宝卷命郑植以探望郑绍叔名义，前往襄阳行刺。郑绍叔得到消息，秘密报告萧衍。萧衍在郑绍叔家，摆下筵席，对郑植开玩笑说：“朝廷派你当刺客，今天宴会，正是大好良机。”宾主都大笑。萧衍又招待郑植参观城防工程、仓库、战士、兵马、武器、船舰。郑植告退后，对郑绍叔说：“雍州实力雄厚，不容易对付。”郑绍叔说：“老兄回去，应把所见到的，全部报告天子（萧宝卷），如果用武力夺取雍州，我就凭着这些武力，一决死战。”郑植返京（建康）时，郑绍叔送他到南岷（即岷山一名岷首山，在襄樊市南。孙坚在此战死，西晋羊祜登临时有江山依旧，人生短暂之感）痛哭握别。（一旦战争爆发，兄弟敌对，难再相见。）

萧懿死讯传到襄阳，萧衍深夜召集张弘策、吕僧珍、秘书

长(长史)王茂、行政官(别驾)柳庆远、人事官(功曹)吉士瞻等,在家中商议对策。王茂,是王天生的儿子(王天生攻击袁粲事,参考四七七年)。柳庆远,是柳元景的侄儿(柳家,是襄阳的大族)。十一月九日,萧衍集合僚属,说:“主上(萧宝卷)昏瞶暴虐,罪恶超过子受辛(纣帝),我准备跟各位同心协力,把他除掉。”当天,建立大本营,竖起义旗,集结部众,约有武装士卒一万余人,战马一千余匹,船舶三千余艘。把檀溪中储存的木材、竹竿,拿出来建造舰艇,用茅草作成船篷,事情立刻办妥。各将领争夺船桨,吕僧珍把原先准备的拿出来,每船分配两支,争论才算平息。

这时,南康王萧宝融任荆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江陵县)督导官(刺史);西翼禁卫指挥部秘书长(西中郎长史)萧颖胄任总部行政官(行府州事。萧宝融的武职是西中郎将)。皇帝萧宝卷,派辅国将军、巴西(四川省阆中县)、梓潼(四川省梓潼县)二郡郡长刘山阳,率军三千人,前往任所;命他路过江陵时,会合萧颖胄的军队,袭击襄阳。萧衍得到情报,派军事参议官(参军)王天虎,前往江陵,送信给总部各位官员,声称:“刘山阳大军西上,将同时袭击荆、雍二州。”萧衍对属下将领及幕僚说:“荆州一向畏惧襄阳(襄阳是边陲重镇,人民骁勇善战),加上唇亡齿寒,怎能不暗中跟我们同心!我集结荆、雍二州的兵力,擂动战鼓,大举东下,纵然韩信、白起复活,也不能拯救建康(南京),何况一个昏君和一群‘提刀传令’之徒!”萧颖胄接到信,犹豫不能决定。而官军刘山阳,已抵达巴陵(湖南省岳阳市),萧衍派王天虎,携带两封书信,再往江陵,分别呈递萧颖胄及他的老弟、南康王府宾友(王友)萧颖达。王天虎出发后,萧衍对张弘策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前些时派王天虎到荆州,每

人都有函件，这一次王天虎乘驿马车十万火急赶往，却只携带呈递萧颖胄兄弟的两封信，信上写明：‘由王天虎口头报告。’可是，当问王天虎有什么报告时，王天虎却不知道有什么报告。王天虎是萧颖胄的亲戚，那边的人一定认为萧颖胄跟王天虎共同隐瞒一项秘密，于是每个人都会生出疑心。刘山阳自然也会猜忌，跟萧颖胄保持距离。到那时候，萧颖胄无论进退，都没有办法证明，自会跳进我的圈套，是以，两封平淡的信，却可平定一州。”（胡三省原注：“萧衍在襄阳举事，妙计百出。后来遇到侯景，不如一个白痴。难道是他老了，或是上天夺取了他的智慧？”柏杨按：中国多的是半截英雄，有能力创造奇迹，没有能力保持奇迹。说这种人是半截英雄还是恭维他，实际上从头到尾都是庸碌之辈，运气来了，小聪明多如牛毛。他欠缺大智慧，没有后劲，不得不败得悲惨。）

刘山阳大军挺进到江安（湖北省公安县），逗留停顿十余日，不肯北上，萧颖胄大为恐惧，不知道如何是好。夜晚，召集西翼禁卫指挥部城防军事参议官（西中郎城局参军）、安定（甘肃省泾川县）人席阐文，高级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柳忱，在戒备森严的书房中秘密会谈。席阐文说：“萧衍招兵买马，已不是一天。江陵一向畏惧襄阳，而且江陵又寡不敌众。如果攻击萧衍，一定无法克制；即令可以克制，最后仍不为朝廷包容。现在，如果诛杀刘山阳，跟萧衍联合起兵，另行拥戴一位新皇帝，号令全国，霸主的事业，就可以建立。问题是，刘山阳迟迟不进，是他对我们已不信任。只有一个办法使他信任，那就是先斩王天虎，把王天虎的人头送给刘山阳，化解他的猜疑，等他到达时，再向他下手，不可能不成功。”柳忱说：“皇帝疯狂荒唐，一天比一天严重，京师（首都建康）显贵官员，没有一个不站着时不敢

移动、停着时不敢呼吸。幸而距离那么遥远，使我们暂时得以保住性命。讨伐萧衍，只是朝廷使我们两州自相残杀的策略。难道看不见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萧懿的下场？萧懿率精兵数千人，攻破崔慧景十万大军，而竟被一群邪恶小人陷害，灾难相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且，雍州士卒骁勇善战，粮多将广。萧衍英雄姿态，盖世无双，刘山阳绝对抵挡不住。萧衍如果击破刘山阳，我们荆州又要受违犯军律的责备，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应该深思。”萧颖达也劝告萧颖胄接受席阐文的建议。第二天，早晨，萧颖胄召见王天虎，说：“你跟刘山阳相识，事到如今，不得不借一下你的人头。”遂斩王天虎，把人头送给刘山阳，一面征调民间车辆牛只，宣称出动步兵，远征襄阳。刘山阳大喜过望。十一月十八日，刘山阳抵达江津（即江津戍，一名奉城。在今湖北省沙市市东南），乘坐一辆车子，身穿白色衣服，带了左右几十个卫士，进城拜会萧颖胄。萧颖胄派前汶阳（湖北省远安县西北）郡长刘孝庆等，在城内设下伏兵，刘山阳一进城门，伏兵突起，就在车上击斩刘山阳。刘山阳的副带兵官李元履，集结部众，请求归降。

柳忱，是柳世隆的儿子。萧颖胄忧虑西翼禁卫指挥部军政官（西中郎司马）夏侯详不赞成起兵反抗朝廷，告诉柳忱。柳忱说：“容易得很！最近夏侯详向我家求婚，我还没有答应。”遂把女儿嫁给夏侯详的儿子夏侯夔，然后把密谋告诉他，夏侯详同意。十一月十九日，萧颖胄用南康王萧宝融的名义，下令戒严；又下令赦免囚犯，施以恩惠，颁布奖赏标准。十一月二十日，再用萧宝融名义，下令任命萧衍：“使持节”、前锋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前锋诸军事）。十一月二十一日，再任命萧颖胄为前进及留守大军总司令官（都督行留诸军事）。萧颖胄有才能、度量，自

举事以来谦卑虚心，委曲求全，人心归附。因行政官（别驾）、南阳（河南省南阳市）人宗夬（音guài，〔怪〕），以及同郡、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刘坦，高级军事参议官（咨议参军）乐蔼，都受本州（荆州）人士推崇敬重；萧颖胄遇到总部重要措施，每事向他们请教。萧颖胄、宗夬，每人都捐出自己的财产及布帛、粮秣；又向富家交换借贷物资，供应军需。长沙寺的和尚，一向富有（四二四年，南宋帝国临川王刘义庆任荆州督导官〔刺史〕，为老父长沙王刘道怜祈福，兴建庙院，名“长沙寺”），用黄金铸成金龙，有数千两重，埋在土中。萧颖胄把它掘出，捐献给军队。

萧颖胄派人把刘山阳的人头，送给萧衍，并且说：本年不利于军事行动，应延缓到明年二月间出兵。萧衍说：“发动大事，全靠一股锐气。事事紧密相接，还恐怕懈怠，如果按兵不动一百天，一定后悔莫及。而且，十万武装部队，按兵不动，粮秣先行吃光，只要有一个童子起来反对，我们的大事就不会成功。何况，部署已经完成，怎么可以中途停止？从前，姬发（武王）讨伐纣受辛（纣帝），在冒犯“太岁”之下进军，怎么可以坐待年月再采取行动？”（“太岁”，就是木星，古天文书记载，太岁星每十二年绕一个大圈。所在的方向，最为凶恶，不可以从事土木工程〔俗云：“太岁头上动土。”祸不可测。〕更不可以出兵。）十一月二十二日，萧衍上表请南康王萧宝融登极称帝，萧宝融拒绝。

十二月，萧颖胄跟夏侯详，发布政治号召及军事命令给首都建康（南京）的文武百官，以及全国各州郡政府首长，历数皇帝萧宝卷，以及梅虫儿、茹法珍的罪行。萧颖胄派冠军将军、天水（甘肃省天水市）人杨公则，率军攻击湘州（州政府设湖南省长沙市）；又派西翼禁卫指挥部军事参议官（西中郎参军）、南郡

(湖北省江陵县)人邓元起，攻击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带兵官(军主)王法度，被认为不及时进军，撤职。十二月十日，荆州各将领及参谋僚佐，再建议萧宝融登极称帝，萧宝融仍不应许。夏侯详的儿子、骠骑将军夏侯亶，在京师(首都建康)当殿中禁卫总队长(殿中主帅)，夏侯详秘密召唤，夏侯亶遂自建康(南京)逃回，十二月二十七日，抵达江陵，宣称奉宣德皇太后王宝明的命令：“南康王(萧宝融)应继承大统，可等待京师方面清除宫廷。在没有使用皇帝称号之前，特别赏赐给他十个郡，封宣城王(东晋帝国时，七任元帝司马睿，以琅邪王身分称帝，所以琅邪王异于其他亲王，居于储君的第二位〔第一位是皇太子〕。南齐帝国五任明帝萧鸾，以宣城王身份称帝，所以宣城王跟琅邪王同样特殊)。担任帝国相国，兼荆州州长(牧)，加授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黄钺)，可以遴选文武百官；而原来职务：西翼禁卫指挥部(西中郎府)、南康国(南康王采邑)，仍然保持。等到皇家军队接近京师时，主管单位具备法驾迎接。”

竟陵(湖北省钟祥县)郡长、新野(河南省新野县)人曹景宗，派亲信向萧衍建议：应迎接萧宝融建都襄阳，先登大位，确定皇帝身分，然后出动大军，萧衍不同意。王茂私下对张弘策说：“现在，把萧宝融放到别人手里，别人挟持天子，号令全国。萧衍努力前进，不过受别人驱使，这岂是长远计划！”张弘策告诉萧衍，萧衍说：“如果大事不能传出捷报，当然玉石俱焚。如果攻无不克，威望震动四海，我岂是庸庸碌碌，受别人摆布之辈。”(不让权力魔杖滑出手掌，是野心家最大守则，萧衍否认是庸碌之辈，事实上恰是庸碌之辈，只是他的运气不错。萧颖胄不死，萧衍可能是袁绍第二。)

最初，陈显达、崔慧景之乱，人心不安。有人向上庸(湖北

省竹山县西南)郡长、杜陵(东晋侨置,寄治湖北省襄阳)人韦睿,询问对时事的看法,韦睿说:“陈显达虽然是沙场老将,却没有政治才干;崔慧景虽然经历过不少事情,可是性情懦弱,魄力不够,他们全族都被诛杀,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将来安定天下的,莫非就在本州(雍州)!”遂命他的两个儿子去结交萧衍。等到萧衍聚众起兵,韦睿率郡政府军二千人,加倍速度前进,去襄阳投效。华山(湖北省宜城县)郡长、蓝田(侨县)人康绚,率郡政府军三千人,增援萧衍。鄢县(侨县)人冯道根,在家为母亲守三年之丧,也率同乡中能作战的子弟,投奔萧衍。梁州、南秦州(二州州政府设陕西省汉中市)督导官(刺史)柳恽,也起兵响应萧衍。柳恽,是柳忱的老兄。

萧宝卷听到刘山阳被杀消息,下诏动员,出军讨伐荆、雍二州叛军。十二月十三日,任命冠军将军府秘书长(冠军长史)刘浚(音kuài,〔快〕)为雍州督导官(刺史);派骁骑将军薛元嗣、皇家制造事务总监(制局监)暨荣伯,率领大军,及运送装载粮秣的一百四十余艘船队,增援郢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督导官(刺史)张冲,阻止反军前进。薛元嗣等对刘山阳中计被杀前事,深怀戒惧,因之疑惑张冲的立场,不敢前进,遂驻扎夏口浦,一直等反军逼近,才陆续进入郢城(武昌)。前竟陵(湖北省钟祥县)郡长房僧寄,准备回首都建康(南京),经过郢城(武昌)时,萧宝卷下诏,命房僧寄任骁骑将军,留下来驻防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阳东北)。张冲跟房僧寄一同向天盟誓,效忠朝廷,派带兵官(军主)孙乐祖率数千人,前往鲁山协防。

萧颖胄曾写信给武宁(湖北省荆门县西北)郡长邓元起,要求他站在反军一边,张冲对邓元起一向厚待,所以大家都劝他返回郢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邓元起在大庭广众中高声宣布,

说：“皇帝凶暴，屠杀大臣，一群奸佞小人当权，官宦之家的品德道义，全部沦丧。荆、雍二州同举大事，还怕失败？而且，我的母亲在西方（邓元起是江陵人），如果事情失败，虽被昏暴的朝廷诛杀，却有幸免除不孝的罪过。”当天就收拾行李，西去江陵，担任西翼禁卫指挥部大营军事参议官（西中郎中兵参军）。（这段史实，应在十一月，此是追叙邓元起十一月间事，事实上此时邓元起正率军攻击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武昌〕。）

湘州（州政府设湖南省长沙市）行政官（行事）张宝积，征调军队保卫州城（长沙市），不知道应该支持哪一边。反军冠军将军杨公则，攻克巴陵（湖南省岳阳市），进击白沙（湖南省湘阴县北），张宝积恐惧，请求归降。杨公则进入长沙，对张宝积和他的部众，接纳安抚。

19 本年，南齐帝国北秦州督导官（刺史）杨集始，率部众一万余人，从汉中（陕西省汉中市）出发北上，打算收回过去丧失的土地（杨集始被杨灵珍击败事，参考四九七年）。北魏帝国梁州（州政府设仇池〔甘肃省西和县西〕）督导官（刺史）杨椿，率步骑兵五千人混合兵团，据守下辩（仇池东），写信给杨集始，分析利害，杨集始遂率领他的私人军队一千余人，投降北魏帝国。北魏帝国朝廷恢复他的爵位——武兴王，命他回去镇守武兴（陕西省略阳县）。

公元五〇一年 辛巳

南齐东昏侯永元	三年	(柔然汗国太安十年)
南康王中兴	元年	
北魏宣武帝景明	二年	

1 春季，正月二日，南齐帝国(首都建康〔南京〕)皇帝东昏侯(六任)萧宝卷，任命晋安王萧宝义为宰相(司徒)，建安王萧宝寅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

正月十日，反军盟主、南康王萧宝融，开始称相国，大赦。任命萧颖胄为左秘书长(左长史)、萧衍为征东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州政府设湖南省长沙市)督导官(刺史)。正月十三日，萧衍率军从襄阳出发，留下老弟萧伟任总部行政官，另一老弟萧憺负责防卫城郊堡垒；征东将军府军政官(府司马)庄丘黑驻防樊城(襄阳北岸)。萧衍既然南下，州政府兵力和仓库粮秣，十分空虚，而魏兴(陕西省安康县西北)郡长裴师仁、齐兴(湖北省钟祥县北)郡长颜僧都，不但不接受萧衍的命令，反而更集

结部队，袭击襄阳。萧伟、萧憺，派军在始平（湖北省均县西北）迎头拦击，大破二郡联军，雍州才转危为安。

2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咸阳王元禧，担任首相（元禧以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身分，辅佐皇帝，称“上相”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不亲自处理政务，反而骄傲奢侈，贪污荒淫，多数行为，都违犯国法，宣武帝（八任）元恪，对他十分厌恶。元禧派奴仆去向领军将军于烈，索取皇家羽林和虎贲武士，作为自己出入的仪仗卫队。于烈说：“天子（元恪）守丧期间，心怀悲痛，闭口不言，国家大事，全由首相决定。可是，我只知道负责警卫，保护宫廷安全，除非有诏书，不敢违背体制，私相授受。”元禧的奴仆失望而回。元禧再派人对于烈说：“我，天子（元弘）之子，当今天子（元恪）的叔父，身为首相，提出要求，跟诏书有什么分别！”于烈声色俱厉，说：“我并不是不知道大王的尊贵，可是，你不应该教一个奴仆，向我索取只有天子才可以使用的羽林和虎贲武士？你可得到我的头，但你得不到羽林、虎贲武士。”元禧大怒，调于烈为恒州（州政府设故都平城〔山西省大同市〕）督导官（刺史）。于烈不愿被贬到远方，坚决辞职，元禧当然不准，于烈只好声称有病，不出家门。

于烈的儿子、左翼禁卫指挥官（左中郎将）于忠，兼直阁将军，时常侍奉皇帝元恪左右。于烈命于忠提醒元恪：“王爷们专断横行，意图难以预测，最好早一天解除他们的职务，由皇上自己掌握权柄。”北海王元详，也秘密向元恪检举元禧的过失，并且警告：彭城王元勰很得人民拥护，不应该长久使他留在朝廷。元恪同意。

这时，将要举行西郊夏季大祭，王爵、公爵等，在皇家祖庙东边别馆集合，元恪在夜晚命于忠通知于烈：“明天早上来见，

会有人事变动。”天刚亮时，于烈先到，元恪命于烈率直阁武士六十余人，宣布圣旨，召见元禧、元勰、元详，并把他们护送到元恪所在。元禧等到光极殿（光极殿，四九五年建，专为接见大臣之用），晋见元恪，元恪说：“我孤陋寡闻，继承皇家宝座，近年以来，体弱多病，完全依靠各位叔父，苟延性命，前后已三年之久。各位叔父十分辛苦，诚恳地要辞去官职，归隐田园，我不得不答应这个请求。从现在开始，我接管政府，亲自处理政务。各位暂时回到各位的办公处所，我另有人事命令。”又对元勰说：“这些日子以来，南北事务繁重（南指扬州〔安徽省寿县〕，北指定州〔河北省定县〕），不允许你完成谦让的美德。可是，我是什么人，怎敢长期违背先帝（元宏）遗诏，使叔父不能远离世俗？”元勰拜谢说：“陛下孝顺谦恭，遵行先帝（元宏）指示，对上显示圣明的胸襟，对下满足微臣的心愿，感激陛下（元恪）恩典，思念先帝（元宏）深情，悲喜交集。”正月十五日，元恪下诏，命元勰解除所有官职，以亲王身分，返回私宅；擢升元禧为太保（太保是架空的高官，没有实权）；而任命元详为最高统帅（大将军）、主管朝廷机要（录尚书事）。国务院行政官（尚书）、清河（河北省清河县）人张彝、邢峦，听到皇帝派武士押送各亲王进宫，将有非常处分，惊骇震恐，弃家逃亡，逃出洛阳城，被总监察官（御史中尉）、中山（河北省定县）人甄琛弹劾，元恪下诏对二人严厉责备。再命于烈任领军将军，并加授“车骑大将军”。从此之后，于烈一直在宫廷值班，无论军事或政治大事，都参与决定。

元恪本年十六岁，事实上没有能力处理国家政务，只好把大权交给左右侍从。于是，受宠爱的佞臣，如茹皓、赵郡（河北省赵县）人王仲兴、上谷（河北省怀来县）人寇猛、赵郡人赵

修、南阳(河北省南阳市)人赵邕,以及元恪的舅父高肇等,开始掌权,北魏帝国开始衰落。佞臣中,赵修尤其受到信任,十天半月之间,升迁到元老部长(光禄卿)。每升一次官,元恪都亲自到赵修家,设宴庆祝,王爵、公爵,以及文武百官,全随皇帝前往。

3 正月十六日,南齐帝国皇帝萧宝卷,到首都建康(南京)南郊,祭祀天神。大赦。

4 正月二十二日,北魏帝国皇帝元恪,在太极前殿,召见文武百官,宣布他亲自主持朝政的决定。正月二十七日,命咸阳王元禧兼任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广陵王元羽任宰相(司徒)。元恪请元羽进宫,当面授给这项官职。元羽坚决辞让,说:“元颢本来不愿出任官职,是陛下勉强他非接受不可,现在,刚刚免除他的宰相,却由我代替,一定引起议论。”元恪遂改命元羽任最高监察长(司空)。

5 二月一日,南齐帝国反军盟主、南康王萧宝融,命冠军将军府秘书长(冠军长史)王茂任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督导官(刺史);竟陵(湖北省钟祥县)郡长曹景宗任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督导官(刺史);邵陵王萧宝攸任荊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江陵县)督导官(刺史)。

6 二月十日,北魏帝国大赦。

7 二月十八日,南齐帝国皇帝萧宝卷,派羽林禁卫军,进攻反军基地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内外戒严。

二月二十日,反军征东将军萧衍,抵达竟陵(湖北省钟祥县),命王茂、曹景宗,分别任前锋指挥官,向前推进;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张法安,镇守竟陵城。王茂等抵达汉口(汉水注入长江处,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各将领打算集中兵力,包

围郢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另派军袭击西阳(湖北省黄冈县东)、武昌(湖北省鄂城县)。萧衍说:“汉口水面,宽不过一里,敌人在两岸射击,箭枝穿过江心,可以彻底封锁。房僧寄率重兵固守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阳东北),跟郢城互相呼应,如果把所有的军队,全部投入郢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战场,房僧寄一定切断我们的后勤补给,后悔已来不及。不如派王茂、曹景宗先渡过长江,跟荆州的部队会师,攻击郢城(武昌)。我自己率军围攻鲁山(湖北省汉阳东北),保持沔水(汉水)畅通,使郢城(湖北省郢城县)、竟陵(湖北省钟祥县)的粮船,可以顺流而下。江陵、湘州(州政府设湖南省长沙市)的军队,得以陆续增援,兵力既多,粮秣又足,不担心鲁山、郢城不攻克。天下大事,可以卧而取之。”遂命王茂等率军南渡长江,在九里(距郢城〔湖北省武昌〕九华里)扎营。官军郢州督导官(刺史)张冲,派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陈光静,出城迎战,大败,陈光静阵亡,张冲登城固守。反军郢州督导官(刺史)曹景宗,进据石桥浦,军队前后相接,直到加湖(湖北省黄陂县东南,一作茄湖)。

反军荆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江陵县)派冠军将军邓元起、带兵官(军主)王世兴、田安之等,率数千人跟雍州部队,在夏首(湖北省沙市市东南)会师。萧衍在汉口(汉水注入长江处)兴筑汉口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控制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阳东北);而命舰队司令(水军主)、义阳(河南省信阳市)人张惠绍等,在长江巡逻,断绝郢城跟鲁山之间的联络。反军冠军将军杨公则,率领湘州(州政府设湖南省长沙市)所能派出的武装部队,抵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武昌)会师。反军总部左秘书长(左长史)萧颖胄,命荆州派出的军队,全受杨公则指挥,即令是老弟萧颖达,也隶属杨公则麾下。

反军总部(府朝)打算派人任湘州执行官(行湘州事)，一时找不到恰当人选。西翼禁卫指挥部大营军事参议官(西中郎中兵参军)刘坦，对大家说：“湘州(湖南省)人心，很容易骚动，却很难使他们安定信服。任用军人则欺压平民，任用文官又没有声威。一定要使湘州平静，供应军民的粮食，都不缺乏，没有一个人比我老汉更为适合。”总部遂任命刘坦为辅国将军府秘书长(辅国长史)、长沙郡长，兼湘州行政官(行湘州事)。刘坦曾经在湘州停留过，很多人受过他的恩惠，道路上迎接他的人不断。刘坦到任后，遴选有能力、称职的官员，分别到湘州所属的十个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衡阳郡、营阳郡、湘东郡、邵陵郡、始兴郡、临贺郡、始安郡)，动员人民运送田租稻米三十余万斛，到前方供应荆、雍二州部队，从此反军的粮秣和辎重，不再缺乏。

三月，萧衍命邓元起占领南堂(郢城〔湖北省武昌〕南)西边长江中小岛，田安之占领城北(郢城北)，王世兴占领曲水故城(郢城东)。三月三日，官军郢州督导官(刺史)张冲，病重逝世。骁骑将军薛元嗣，跟张冲的儿子张孜，以及征虏将军府秘书长(征虏长史)、江夏(武昌)郡长(内史)程茂，共同守卫郢城(张冲本是辅国将军，后晋升征虏将军)。

三月十一日，反军盟主、南康王萧宝融，在江陵(湖北省江陵县)登极称帝(七任和帝)，改年号中兴(南齐帝国遂有两个皇帝和两个朝廷，萧宝卷用他的永元年号，萧宝融用他的中兴年号)，大赦；建立皇家祖庙、南北郊祭坛；江陵城门，全改换名称，跟建康一样。设立国务院及国务院所属五部(文官部〔吏部〕、教育部〔祠部〕、国防部〔五兵〕、内务部〔左户〕、财政部〔度支部〕)。任命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为首都江陵市长(江

陵尹)，萧颖胄为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萧衍为国务院左副行政长官(左仆射)，晋安王萧宝义为最高监察长(司空)，庐陵王萧宝源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建安王萧宝寅为徐州(州政府设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临淮关〕)督导官(三位亲王，都在建康)；监察院政务监察官(散骑常侍)夏侯详为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冠军将军萧伟为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三月十二日，萧宝融下诏，封被贬黜为平民的萧宝卷当涪陵王(此时萧宝卷仍在建康当他的皇帝)。三月十五日，(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标点本作“乙酉”。三月为乙未朔，无乙酉，疑为己酉之误。己酉为十五日。——编者注)命国务院最高执行长(尚书令)萧颖胄，代理荆州督导官(行荆州刺史)；加授萧衍：征东大将军、征剿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征讨诸军事)，赐给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假黄钺)。当时，萧衍军抵达杨口(湖北省潜江县西北，即古杨水入沔水之口)，萧宝融派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宗夬(音guāi,〔怪〕)，到前方劳军。宁朔将军、新野(河南省新野县)人庾域，用暗示和压力，对宗夬说：“没有君王专用的铜斧，不容易统率各路兵马。”宗夬回反军总部后，遂有这项命令。官军骁骑将军薛元嗣，派带兵官(军主)沈难当，率轻快舰艇数千艘，横渡长江攻击，反军水军司令(水军主)张惠绍等迎战，生擒沈难当。(本年，萧宝融才十四岁，被推上宝座〔事实上是刀山〕，身不由主，胜也好，败也好，都是悲剧。)

三月十九日，建康朝廷皇帝萧宝卷，任命豫州督导官(刺史)陈伯之为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督导官(刺史)、“假节”、前锋大军总司令官(都督前锋诸军事)，西上攻击荆州、雍州。

夏季，四月，反军征东大将军萧衍，出沔水(汉水)，命王

茂、萧颖达等进军逼近郢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守城司令、骁骑将军薛元嗣,不敢出城应战。反军各将领要求攻城,萧衍不准。

8 北魏帝国广陵惠王元羽,跟监察院员外政务监察官(员外郎)冯俊兴的妻子私通,元羽深夜前往幽会,受到冯俊兴殴打,而且被囚禁。五月十九日,元羽逝世(恐系伤重而死)。

皇帝元恪既亲自处理政事,受宠爱的佞臣掌握权势,王爷、公爵等高级官员,很少能够见皇帝一面。御书房管理官(斋帅)刘小苟,不断警告咸阳王元禧:听到天子(元恪)左右的人说:打算诛杀元禧。元禧越发恐惧,遂跟王妃的老兄、监察院副总监察长(给事黄门侍郎)李伯尚、氏王杨集始、杨灵祐、乞伏马居等,阴谋发动政变,推翻元恪。正巧,元恪出京(洛阳),到北邙山(即邙山,在洛阳市北)狩猎,元禧跟他的同党,在洛阳西郊别墅中集合,打算动员军队,向元恪发动突袭,派他的长子元通,暗中前往河内(河南省沁阳县)聚众起兵,跟京师(洛阳)呼应。乞伏马居建议:“立刻回洛阳,采取紧急措施,关闭城门,皇帝无家可归,只有北返桑干河(指故都平城)。殿下就可以切断黄河上的桥梁,当黄河南天子。”但人心不一,各有意见,元禧也不十分积极,从早晨讨论到下午,反复研究,不能决定,最后互相誓言:绝不泄漏一字,散会告辞。杨集始出来后,立即飞马到北邙山,向元恪告密。

寝殿侍卫官(直寝)苻承祖(不是冯太后的弄臣苻承祖)、薛魏孙,跟元禧同党,当天,皇帝元恪,在佛塔的遮荫下小睡,薛魏孙打算趁此机会,把元恪格杀;苻承祖说:“我曾经听说,杀皇帝的人,会得恶疾。”薛魏孙才打消念头。一会工夫,元恪醒来,而杨集始也适时赶到。元恪左右卫士都出外四散,追逐禽

兽，值班的禁卫军没有几个人，事情突然发生，一时之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左翼禁卫指挥官（左中郎将）于忠说：“我老父（于烈）统御全体禁军，留守京师（洛阳），想他定有办法，不必忧虑。”元恪命于忠快马到洛阳察看，于烈已经部署戒严，吩咐于忠回来向元恪奏报：“我年纪虽老，但身心健康，仍可报效国家，这些人猖狂胡闹，不值得担忧，请陛下早日起驾，慢慢回京（洛阳），使万民安心。”元恪大为高兴，遂从华林园返宫（华林园，曹魏帝国二任帝曹睿所建的芳林园，为了避三任帝曹芳的讳，改称华林园）。拍着于忠的背，说：“你差强人意。”

元禧不知道阴谋已经泄漏，还跟他的姬妾们，以及左右侍从，住宿洪池别墅（洛阳东十公里），命刘小苟呈送奏章，说他正巡视田亩，察看庄稼。刘小苟走到北邙山，正好碰到官军，对刘小苟身穿红袍大为奇怪，打算当场格杀。刘小苟无法自救，只好声称他要告密一桩谋反阴谋，军队才对他稍稍放松。就在这时候，有人警告元禧说：“你召集这么多人，准备谋反，听到不同的意见，竟然中止，恐怕一定走漏风声，今天晚上怎么还这样毫不在意！”元禧不耐烦说：“我自己的性命，自己知道爱惜，还用别人说话！”那人又警告说：“你的大儿子已经渡过黄河，互相不知道对方的决定，岂不使人忧虑？”元禧说：“我已经派人追他，计算时间，今天应该回来。”当时，元通已经进入河内（河南省沁阳县），煽动军队，释放囚犯。于烈派直阁将军叔孙侯，率虎贲武士三百人，逮捕元禧。元禧得到消息，从洪池向东南逃走，随身的家童奴仆，只有数人，渡过洛水，抵达柏谷坞，追兵赶到，生擒活捉，送到华林园都亭（华林园外）。元恪当面质问元禧谋反情况，五月二十九日，命元禧在他的私宅自尽。同党被处死的十余人，元禧的所有子孙，都从皇族名册中删除，每人

略微给他们一点财产、奴隶、婢女；剩下的家产，分别赏赐给高肇和赵修，剩下的则赏赐给朝廷及地方官员，直到最低级的见习员，多的一百余匹，少的也有十匹（元禧财产之丰，令人咋舌）。元禧的儿子们缺衣少食，只有彭城王元勰不断地救济他们。河内（河南省沁阳县）郡长陆琇，听到元禧失败，遂斩元通，把人头送到京师（洛阳）。朝廷认为陆琇在元禧失败前不逮捕元通，一定事先参与，命他前往最高法院（廷尉）报到，听候审判，最后，陆琇死在监狱。

元恪对于元禧无缘无故起兵谋反，大惑不解，从此对皇族越发猜忌疏远。

9 南齐帝国巴西（四川省阆中县）郡长鲁休烈、巴东（四川省奉节县）郡长萧惠训，拒绝接受反军朝廷（江陵）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萧颖胄的命令。萧惠训派他的儿子萧瓚，率军攻击反军，萧颖胄派汶阳（湖北省远安县西北）郡长刘孝庆，驻防峡口（长江西陵峡口，湖北省宜昌市西），会同巴东郡长（反军朝廷所任命）任漾之等，联合抵抗。

南齐（建康）皇帝萧宝卷，派带兵官（军主）吴子阳、陈虎牙等十三军，增援郢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推进到巴口（巴河入长江之口，湖北省黄冈县东南）。陈虎牙，是陈伯之的儿子。

六月，反军朝廷（西台）派皇城禁卫军司令官（卫尉）席阐文，往前方慰劳萧衍的雍州部队，提出萧颖胄等人的共同建议，对萧衍说：“而今，我们的军队分散长江两岸，没有集中力量包围郢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攻取西阳（湖北省黄冈县东）、武昌（湖北省鄂城县）、江州（江西省九江市），出奇制胜的时机，已经丧失，不如向北魏帝国靠拢，请求支援，仍不失为上策。”萧

衍说：“汉口（汉水注入长江之口，湖北省武汉市汉口）上通荆州、雍州，控制秦州、梁州（二州州政府设汉中〔陕西省汉中市〕），粮秣及辎重补给，全靠这个孔道。所以我才主张用重兵控制汉口，结合各州。现在如果集中力量包围郢城（武昌），而又分兵夺取其他城池，敌人在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阳东北）的军队，一定切断沔水（汉水）交通，扼住我们咽喉。粮秣辎重运输，一旦不通，我们的部队自然离散，怎能持久？邓元起最近打算用三千人的薄弱军力，攻克寻阳（江西省九江市），寻阳如果识时务，我们派一位说客就够了；寻阳如果抗拒正义之师（反军），三千人就不可能战胜夺取。进退都有困难，我认为邓元起之行，没什么必要。至于西阳、武昌，我们只要进攻，立刻就可以得到。问题在于，得到之后，必须防守。两座城池需要的兵力，不能比一万人更少，粮秣及辎重，也以此为准。一时之间，我们尚无这个能力。而且，万一建康的军队西上，用一万人攻击两城，两城在地势上无法互相支持。我们总部如果分兵两路增援，则两路兵力都不够大，如果不派救兵，孤城一定陷落。一个城池失守，其他各城势将依次瓦解，天下大事就一去不复返。现在，我们只要攻克郢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即可席卷长江两岸，西阳、武昌，自然闻风投降。何必分散兵力，自贻忧患！而且，大丈夫举兵起义，创立大业，目的在肃清帝国前途障碍！更何况，我们拥有数州的巨大兵力，去诛灭几个品质低劣的小人，犹如用一条大河去浇小火，岂能浇不灭。何至于面向北方，请求戎狄援助，以示弱于天下！何况，他们也不见得相信我们的诚心，徒使我们蒙受投降外国的丑名，这是下策，怎么说是上策！你代表我回报镇军将军（萧颖胄），沙场上征战的事，全交给我，事情一目了然，不怕不传捷报，镇军将军只要

镇守后方，就可以了。”

官军带兵官(军主)吴子阳等，率军增援郢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挺进到武口(又名武城。在今湖北省黄陂县东南，为古武湖水注入长江之口)反军萧衍命带兵官(军主)梁天惠等驻防渔湖城(湖北省武汉市东长江边)、唐修期等驻防白阳垒(湖北省武汉市东长江边)，分别在长江两岸严阵以待。吴子阳推进到加湖(一作茄湖。在今湖北省黄陂县东南)，距郢城(武昌)三十里，一边傍山，一边靠水，构筑营垒自保。吴子阳燃起烽火，通知城内援军已到，城内守军也燃起烽火呼应。然而，都只能自保，没有力量解救对方。正巧，官军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阳东北)守军司令、骁骑将军房僧寄病重逝世，部队各将领推举守军副司令(助防)孙乐祖(张冲派他协防，参考去年〔五〇〇年〕)，代理司令，继续防守鲁山(汉阳东北)。

萧颖胄最初起事时，老弟萧颖孚从建康(南京)逃亡。庐陵(江西省吉安市西南)人修灵祐，拥护他为盟主，招兵买马，集结二千人，袭击庐陵，攻克。朝廷(建康)任命的庐陵郡长(内史)谢纂，逃向豫章(江西省南昌市)。萧颖胄派宁朔将军范僧简，从湘州(州政府设湖南省长沙市)出发增援，攻克安成(江西省安福县)。萧颖胄即任命范僧简为安成郡长、萧颖孚为庐陵郡长(内史)。皇帝萧宝卷，派带兵官(军主)刘希祖，率三千人反攻，反军南康(江西省赣州市东南)郡长王丹，献出郡城，响应刘希祖。萧颖孚战败，逃往长沙，不久患病逝世，谢纂重回他的任所。刘希祖攻克安成(江西省安福县)，诛杀范僧简，萧宝卷命刘希祖任安成郡长。庐陵变民首领修灵祐再度集结部众，攻击谢纂，谢纂再度逃走。

10 南齐帝国内战激烈，而朝廷(建康)更加混乱。皇帝萧宝

卷大肆扩建芳乐苑，假山上的石头，都漆成彩色。发现民家有棵好树，或有株好竹，立刻夺取，房屋拆掉、墙壁打破，以便完整无缺地运回宫廷。当时正在盛暑，天气炎热，树木竹子移植不久，就干枯而死，于是再移，一直不断地拆屋毁墙。又在芳乐苑中，设立市场，命宦官、宫女，一起充当店员小贩，用贱买贵卖的办法做生意赚钱。命贵妃潘玉奴任市场总监（市令），而萧宝卷自己任市场管理员（市录事），萧宝卷稍有过失，潘玉奴就下令用棍子责打，萧宝卷命武贲武士不准呈献大棍或实心木杖。萧宝卷又挖凿运河，建立水坝，而由他自己撑船、拉纤；有时候坐到店里，亲自割肉，跟宫女宦官做买卖。萧宝卷又宠爱巫师或女巫，念咒作法，左右侍从朱光尚，宣称说他会看鬼。有一次，萧宝卷骑马到乐游苑，人和马忽然受到惊吓，萧宝卷问朱光尚什么原因？朱光尚说：“我看见先帝（萧宝卷的老父萧鸾）十分恼怒，不准你总是出宫游荡。”萧宝卷火冒三丈，抽出佩刀，命朱光尚带他寻找老父萧鸾的鬼魂，打算砍死。当然寻找不到，遂用草扎一个萧鸾人像，面向北方，斩下人头，悬挂芳乐苑大门示众。

当初，崔慧景政变失败时（参考去年〔五〇〇年〕），巴陵王萧昭胄、永新侯萧昭颖，出来投奔朝廷，萧宝卷都教他们仍保持爵位，返回私宅，可是二人内心，一直不安。竟陵王萧子良时的王府禁卫官（防阁）桑偃，是梅虫儿的副带兵官（军副），跟前任巴西（四川省阆中县）郡长萧寅，密谋拥戴萧昭胄当皇帝。萧昭胄承诺：一旦事情成功，就任命萧寅为国务院左副行政长官（左仆射），兼护军将军。当时，带兵官（军主）胡松，率军驻防新亭（南京市南），萧寅派人向他游说：“等昏君（指萧宝卷）出宫，我就发动政变，保护萧昭胄入宫，关闭城门，发号施令。昏君

一定回来投靠将军，你只要紧闭营垒，对他不理，三公高位，轻易就可得到。”胡松承诺。偏偏萧宝卷正在扩建芳乐苑，整整一个月，足不出户。桑偃等准备召集敢死壮士一百余人，从万春门杀入宫城，突击萧宝卷，萧昭胄认为不可。桑偃的同党王山沙，忧虑拖得太久，不会成功，遂把阴谋告诉提刀卫士（御刀）徐僧重。萧寅派人在中途格杀王山沙。有官员在一个盛麝香的囊中，搜出政变文件，遂诛杀萧昭胄兄弟和桑偃等。

雍州督导官（刺史）张欣泰，跟老弟、前始安（广西省桂林市）郡长（内史）张欣时，秘密联络胡松，以及前任南谯（侨郡，安徽省寿县）郡长王灵秀、直阁将军鸿选等（鸿，姓），打算诛杀所有受宠爱的佞臣，废黜萧宝卷。萧宝卷派立法院立法官（中书舍人）冯元嗣，担任监军官，增援郢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秋季，七月二日，茹法珍、梅虫儿，及太子右翼卫队司令（太子右率）李居士、皇家制造事务总监（制局监）杨明泰，在中兴堂（新亭）摆设筵席，给冯元嗣饯行。张欣泰等派人身藏利刀，混入宴会大厅，就在座上，直砍冯元嗣，冯元嗣的人头掉到盛水果的盘子里；又砍杨明泰，划破他的肚肠；梅虫儿身上数处负伤，十个手指全被砍断；李居士、茹法珍逃回宫城。王灵秀急往石头（南京西）迎接建安王萧宝寅，率城中将领和现有的兵力，拆掉车轮，抬起萧宝寅，文武官员数百人，沿途呐喊净街，直向宫城，人民数千人，赤手空拳在后面跟随。张欣泰听到事情发生，飞马入宫，希望茹法珍等被阻在宫外，萧宝卷会把宫城防卫军事，交给自己负责，如此就可以里应外合，想不到一会工夫，茹法珍逃回，下令关闭城门，动员全体禁卫军戒备，并不分配给张欣泰兵力，于是鸿选虽在寝殿，也不敢发动。萧宝寅抵达杜姥宅（宫城南掖门外），天已黄昏，宫城城门紧闭，城上禁卫军向

城外发箭射击，群众遂抛下萧宝寅，四散逃走。萧宝寅也逃走，逃了三天，才改穿军装，投奔草料场管理员（宫城六门之外，各有草料场，设草料管理员〔草市尉〕），草料场管理员飞报皇帝萧宝卷。萧宝卷命萧宝寅入宫，亲自询问，萧宝寅哭泣说：“那一天不知道什么人，逼我上车，带我到宫城，身不由主。”萧宝卷笑起来，恢复他的爵位。张欣泰参与政变的阴谋被发觉，跟胡松同时被杀。

反军征东大将军萧衍，派征虏将军王茂、带兵官（军主）曹仲宗等，趁水势上涨，率舰队袭击加湖（一作茄湖。在湖北省黄陂县东南），擂鼓呐喊，猛烈攻击。七月五日，加湖防卫崩溃，守军司令吴子阳等逃走，得免一死，将领士卒被杀或溺死的数以万计。反军俘虏残余下来的部众，班师。郢城、鲁城，士气低落。

11 七月十三日，柔然汗国（位于漠北）攻击北魏帝国边疆。

12 南齐帝国内战急转直下，鲁山（湖北省武汉市汉阳东北）城内缺少粮食，朝廷官兵在滩头捕捉小鱼果腹，一面秘密准备轻便小艇，打算逃往夏口（郢城〔湖北省武昌〕）。反军征东大将军萧衍，派别动部队断绝守军退路。七月二十五日，守军司令孙乐祖窘迫无计，遂献出城池，投降反军。七月二十七日，建康朝廷皇帝萧宝卷，任命程茂为郢州（州政府设郢城〔湖北省武昌〕）督导官（刺史）、薛元嗣为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然而，就在当天（七月二十七日），程茂、薛元嗣，献出郢城（武昌），投降反军。郢城刚被包围时，男女居民约有十万人，闭城二百余日，传染病流行，死亡达十分之七八，尸体无地埋葬，都堆到床下，而人睡在上面，家家户户，塞满尸体（人间惨事）。程茂、薛元嗣等讨论投降时，命故督导官（刺史）张冲的儿子张孜，写信给萧衍。张冲的旧部、青州总务官

(治中)房长瑜(五任明帝萧鸾时代，张冲当青州督导官〔刺史〕)对张孜说：“从前，你父亲(张冲)忠心耿耿，上贯天日，你继承事业，自当发扬光大。如果天心已变，也应改戴便帽，追随老父于地下。现在接受大家的意见，不仅郢州男女对你失望，恐怕对方(反军)也瞧你不起。”张孜不能接受。萧衍任命韦睿为江夏(湖北省武昌)郡长，兼郢州行政官(行郢州事)，埋葬尸体，安抚残存的居民，郢州人心才归于安定。

反军各将领打算在夏口(湖北省武昌)整训，萧衍认为应该乘战胜威势，东下直接攻击建康(南京)。车骑将军府高级军事参议官(车骑咨议参军)张弘策、宁远将军庾域，也认为应该乘胜前进。萧衍遂下令各军，当天即行开拔，顺着长江行军，直到建康(南京)，沿途经过山崖、水畔、村落，无论大军夜间住宿，或白天休息，张弘策事先都有安排，替各将领画出地图，就跟亲眼看到一样。

13 七月二十九日，北魏帝国朝廷大赦。

扬州(州政府设淮南〔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安国侯(宣简侯)王肃，在寿阳(安徽省寿县)逝世。(七任孝文帝元宏的妹妹彭城公主，因不愿嫁北平公爵冯夙，而逃出京师，一状告倒嫂嫂皇后冯润；参考四九九年。彭城公主后嫁王肃，侄儿元恪即位，改封陈留长公主。本年王肃又死，年三十八岁，彭城公主再婚不过两年，真是红颜薄命。)皇帝元恪追赠王肃：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最高监察长(司空)。最初，王肃的老父王奐，死于非命(王奐被杀事，参考四九三年)，所以四年之久，不脱丧服。七任孝文帝元宏说：“三年之丧，即令是圣贤，也不敢延长。”命王肃依照正常服丧规定，除去丧服。然而，王肃仍一直穿素色衣裳，一生不听音乐。

14 南齐帝国汝南(侨郡，河南省信阳市)变民首领胡文超，在潏阳(湖北省黄陂县西南)起兵，响应反军征东大将军萧衍，请求夺取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安陆(湖北省安陆县)等郡，作为自己进身之阶。萧衍又派带兵官(军主)唐修期，攻击随郡(湖北省随县)，全都攻克。朝廷任命的司州(州政府设河南省信阳市)督导官(刺史)王僧景，派他的儿子到萧衍那里当人质，司州全境，完全被反军夺取。

当崔慧景被杀时(参考去年〔五〇〇年〕)，他最小的儿子崔偃，任始安(广西省桂林市)郡长(内史)，弃职逃亡，得以免死。等反军朝廷在江陵建立，任命崔偃为宁朔将军。崔偃到宫城大门，上疏说：“我暗中思量：高宗(五任明帝萧鸾)有忠臣孝子，昏君(萧宝卷)有乱臣贼子。高宗(五任帝萧鸾)的忠臣孝子是：江夏王(萧宝玄)和陛下(萧宝融)；昏君(萧宝卷)的乱臣贼子是：我的老父(崔慧景)和镇军将军(萧颖胄)。虽然成败的结果不同，但所使用的方法相同。陛下刚刚坐上至尊的宝座，跟天意相合；而天下还有卑微的小人物，含冤莫申，等待陛下昭雪。何况先帝(五任明帝萧鸾)的儿子、陛下之兄(萧宝玄)，从前所走的道路，正是陛下今天所走的道路。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蒙抚恤，其他的人还有什么希望？而今，不可以为小民无识而欺骗他们；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其中情节，因而纷纷逃亡，陛下将如何应付！”奏章呈上后，被搁置在那里，没有答复。崔偃又第二次上疏，说：“近来，冒昧地陈述江夏王(萧宝玄)所受的冤枉，绝不敢因父子之情，而伤害公义，实在不知道圣明的朝廷，为什么不肯答复！如果认为：疯狂的天子虽然疯狂，仍然是天子；江夏王(萧宝玄)虽然贤明，仍是人臣；我的父亲(崔慧景)拥护人臣，冒犯天子，绝不可以。那么，不知道今天动员大军，直指宫门，却是

为什么！我所以不死，苟延残喘，保留一息，并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而是希望等待皇家时运太平，使忠魂得以昭雪。现在，皇家时运，已经太平，而为帝国死难的人，反而被当作叛逆，我又何必爱惜自己的生命，活在陛下之世！我谨慎地思考：镇军将军萧颖胄，中央军事总监（中领军）夏侯详，都是帝国的重臣，也都知道先父（崔慧景）辅佐江夏王（萧宝玄），效忠皇家，只因天命未遂，人主死亡，人臣也跟着丧生。可是，他们（指萧颖胄等）却不在陛下面前，偶尔上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不知而不言，是不智。如果认为先父（崔慧景）派出的使节，江夏王（萧宝玄）曾诛之，所以先父是叛徒；那么，征东大将军（萧衍）的使节（王天虎），为什么也被斩首？陛下斩征东大将军（萧衍）的使节，目的只在欺骗刘山阳（参考去年〔五〇〇年〕）；江夏王（萧宝玄）拒绝先父（崔慧景）的使节，目的也只在图谋孔矜（参考去年〔五〇〇年〕），只因天命另有安排，大事未能如愿以偿。我所陈述的话，已经说完，愿意接受烹杀酷刑。然而，我虽被诛，仍愿陛下为先父（崔慧景）申冤昭雪。为什么？为的是，怜悯他的忠诚而为他平反，天下敬服；不怜悯他的忠诚而为他平反，则天下叛！先父（崔慧景）的忠心，有识之士，全都知道：南史、董狐的史笔，虽已是千年以前的事，今日仍将出现，（前五四八年，春秋时代，齐国二十五任国君〔庄公〕姜光，私通国务官〔大夫〕崔杼的妻子姜氏，崔杼遂杀姜光。史官记载：“崔杼弑君。”崔杼斩史官，史官的老弟坚持不改，连斩二人，老弟的老弟仍如此记载，崔杼只好放弃。南史〔在野史学家〕听到史官全死，手拿竹简，前往递补，听到已经获准据实报导，才转回来。前六〇七年，晋国二十六任国君〔灵公〕姬夷皋暴虐，打算诛杀他的恩人、宰相赵盾；赵盾逃亡，赵盾的老弟赵穿，刺死姬夷皋。史

官董狐，认为赵盾回国之后，不逮捕凶手，遂记录：“赵盾谋杀他的君王。”孔丘说：“董狐，是古代优秀史官，不隐瞒事实。”柏杨按：儒家这种“诛心论”，是反科学、反人权的罪恶之源，姬夷皋之死，董狐就隐瞒了赵穿是凶手的事实。结果是有权的人有福了，他想怎么解释别人的动机，就怎么解释，世界上遂永远没有善良的人或值得歌颂赞扬的事。这种“责人无已时”的态度，使人感觉到，做一个有正义、有担当、天良未泯的人，比做一个恶棍，要困难千倍万倍。）根本用不着陛下为他昭雪褒扬。然而，官职微小的我，一片愚诚，只是为陛下设想而已。”萧宝融诏书（“萧颖胄诏”）回答：“知道你心中悲痛，自当公开追赠官爵，制定谥号。”不久，崔偃就被逮捕，死在监狱。

柏杨曰：

崔偃先生以锐利的逻辑推论，对实际掌握权柄的萧颖胄先生，不留退路的咄咄进逼，锐不可当，无懈可击。然而，机械的逻辑学没有说服力量，政治行为是辩证的。崔偃先生忘了一点——那是致命的一点，当崔慧景先生要诛杀萧宝卷的时候，萧颖胄先生是站在萧宝卷一边的。

八月五日，南齐（建康）皇帝萧宝卷，命辅国将军申胄任豫州行政长（监豫州事）。八月九日，命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张瓌，镇守石头（南京西清凉山）。

最初，萧宝卷派陈伯之任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督导官（刺史），声援驻防加湖（湖北省黄陂县东南）的吴子阳。吴子阳等溃败后，反军征东大将军萧衍，对各将领说：“双方作战，不一定完全依靠实力，还要看声势威风。现在，陈虎

牙(陈伯之的儿子)狼狈逃走,寻阳(江西省九江市)人心,一定大乱,我们送去一纸文告,就可平定。”遂命在俘虏中搜查,查出陈伯之属下支队司令(幢主)苏隆之,特别对他赏赐,命他回去游说陈伯之,许诺任命陈伯之为安东将军,仍兼江州督导官(刺史)。陈伯之派苏隆之回报,虽然承诺归附反军,但是说:“反军不必立即前进。”萧衍说:“陈伯之说这种话,仍是脚踏两条船。我们应趁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大军急进相逼,他没有别的办法,就非投降不可。”命邓元起率军,先行顺流而下;杨公则直接袭击柴桑(九江市西南),萧衍跟各将领,陆续出动。邓元起将到寻阳,陈伯之集结部队,退保湖口(即江西省鄱阳湖注入长江之处),而留陈虎牙驻守湓城(湓浦水注入长江处,江西省九江市)。国务院文官部人事司长(选曹郎)、吴兴(浙江省湖州市)人沈瑀,建议陈伯之迎接萧衍。陈伯之流泪说:“我的儿子留在京师(首都建康),不能不爱。”沈瑀说:“你不可再强调这个原因。现在,人心濒临崩溃边缘,都在盼望改变,如果不早日决定,一旦部众哗然逃散,就再不能集合。”八月十四日,萧衍抵达寻阳,陈伯之缴出武器,请罪。最初,新蔡(侨郡,九江市境)郡长席谦的老父席恭穆任镇西将军府军政官(镇西司马),被巴东王萧子响诛杀(参考四九〇年)。席谦追随陈伯之镇守寻阳,听到萧衍东下消息,说:“我家世代忠贞,宁死不叛。”陈伯之把他处决。八月十七日(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标点本作“乙卯”,疑为己卯之误。八月癸亥朔,无乙卯。己卯为十七日。——编者注),反军朝廷(江陵)皇帝萧宝融,下诏任命陈伯之为江州督导官(刺史)、陈虎牙为徐州督导官(刺史)。

效忠建康朝廷的巴西(四川省阆中县)郡长鲁休烈、巴东(四川省奉节县)郡长萧惠训的儿子萧瓚,在峡口(长江西陵峡口,

湖北省宜昌市西)大破反军汶阳(湖北省远安县)郡长刘孝庆等,反军巴东郡长任漾之战死。鲁休烈等乘胜东下,追到上明(湖北省松滋县西北长江南岸),江陵人为震动。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萧颖胄恐惧,火速通知前方的萧衍,要求命湘州督导官(刺史)杨公则,回军援救根据地。萧衍说:“杨公则逆流西上,纵然抵达江陵,又怎来得及?鲁休烈的军队不过乌合之众,用不了多久,会自己解散退走。目前要做的是,拖延时间,沉着应付,等待时机成熟。一定需要援军的话,我的两个弟弟,近在雍州(萧伟任雍州总部行政官,萧憺留守大营),下令征调,增援并不困难。”萧颖胄遂派带兵官(军主)蔡道恭,“假节”,进驻上明(湖北省松滋县西北),抵抗效忠建康的萧瓚。

八月十九日,建康朝廷皇帝萧宝卷,命太子宫左翼卫队司令(太子左率)李居士为西部讨伐大军总司令(总督西讨诸军事),驻军新亭(江苏省南京市南)。

九月四日,反军朝廷(江陵)皇帝萧宝融下诏(“萧颖胄诏”),授权萧衍:如果平定京师(首都建康),可以授予全权,便宜行事。萧衍命骁骑将军郑绍叔,留守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自己跟陈伯之联军东下。萧衍对郑绍叔说:“你,正是我的萧何、寇恂。前方作战不胜,责任在我;后方粮秣供应不继,责任在你。”郑绍叔流泪送别。一直到攻陷建康(南京),郑绍叔督运江州(江西省)、湘州(湖南省)的粮秣,从没有短缺。

15 北魏帝国京畿卫戍总司令官(司州牧)、广阳王元嘉,请求在洛阳城内,兴筑三百二十三个街坊,每个街坊,三百平方步。元嘉说:“人民虽然暂时辛苦劳累,可是地痞贼盗,永远平息。”九月六日,皇帝元恪下诏征召京畿民夫五万人开工,四十天完成。

九月八日，皇帝元恪册封于氏为皇后。于皇后，是征虏将军于劲的女儿。于劲，是领军将军于烈的老弟。于皇后自祖父于栗磾（于栗磾被称黑鞘将军，参考四一六年），一连数代，都显要富贵，出过一个皇后，四个追赠公爵（死后追赠）、三个领军将军、两个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三个开国公爵（始封公爵）。

16 九月十三日（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标点本作“甲申”。九月壬辰朔，无甲申，疑为甲辰之误。甲辰为十三日。——编者注），南齐帝国（建康）皇帝萧宝卷，任命李居士为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督导官（刺史）、冠军将军王珍国为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督导官（刺史）、建安王萧宝寅为荊州（州政府设湖北省江陵县）督导官（刺史）、辅国将军申胄为郢州行政长（监郢州）、龙骧将军扶风（侨郡）人马仙琕为豫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和县）行政长（监豫州）、骁骑将军徐元称为徐州军区司令（监徐州军事）。王珍国，是王广之的儿子。当天（九月十三日），反军征东大将军萧衍的前锋，抵达芜湖（安徽省芜湖市），申胄军二万人，放弃姑孰（安徽省当涂县）逃走，萧衍挺进，占领姑孰。九月十七日，萧宝卷命后军将军府军事参议官（后军参军）萧瑛为司州（州政府设义阳〔河南省信阳市〕）督导官（刺史）；前辅国将军鲁休烈为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督导官（酬庸二人进逼江陵的战功）。

萧衍攻克江州（江西省九江市）、郢州（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时，萧宝卷无动于衷，依然在建康（南京）四出奔驰，游玩欢乐，跟过去一样。对茹法珍说：“等他们来到白门（建康西门），当决一死战。”萧衍大军逐渐逼近，萧宝卷招兵买马，打算防守宫城，在皇家御库房左制造厂（左尚方）、皇家御库房右制造厂（右尚方）、东铁工厂（东冶）、西铁工厂（西冶），挑选健壮的奴工，分

配给各军，充当士卒或苦役。对于死罪囚犯，在朱雀门里，每天诛杀一百余人。

萧衍派曹景宗等，进驻江宁（治所在今江苏省江宁县西南江宁镇）。九月二十五日，官军李居士自新亭（南京南）挑选精锐骑兵一千人，也抵达江宁。曹景宗刚刚到达，还没有建立营垒、构筑阵地，手下的反军经过长途远征，武器盔甲，都陈旧破烂。李居士看到，心存轻视，立即擂起战鼓，大声呐喊，肉搏攻击。曹景宗奋勇迎战，大破官军，乘胜挺进，直到皂荚桥（在今江苏省南京市西南）。于是，其他反军王茂、邓元起、吕僧珍等，同时并进，占领赤鼻逻（在南京市西南）。效忠朝廷的新亭（南京南）驻军司令江道林，率军出击，反军在阵前把他生擒。萧衍抵达新林（在南京市西南），命王茂进占越城、邓元起进占道士墩（在今南京市南）、陈伯之进占篱门（官城西篱门）、吕僧珍进占白板桥（即今南京市西南板桥）。李居士发现吕僧珍部队人数不多，于是，率精锐部队一万人，直接猛扑吕僧珍营垒，吕僧珍说：“我们的人少，不可以迎战，也不可以远射。等他们越过护城壕沟，再用全力痛击。”刹那间，官军已越过护城壕沟，拔除木栅拒马。吕僧珍派一部分士卒，登上城墙，万箭和乱石，同时发射，然后自己率步骑兵三百人，迂回到官军背后，城上守军也适时下城，内外奋勇夹击，李居士战败、撤退。反军缴获官军武器盔甲，不计其数。李居士报告萧宝卷，于是，纵火焚烧秦淮河南岸所有村落和民房，另行开辟战场；朱雀桥（一名朱雀桁、朱雀航、大航。在南京市秦淮河上。本三国吴南津桥，东晋咸康后改名）以西、新亭（南京南）以北，一片灰烬焦土。萧衍那些躲藏在建康（南京）民间的老弟，纷纷出面，投奔反军。

冬季，十月十三日，萧宝卷派征虏将军王珍国、带兵官（军

主)胡虎牙,率精锐部队十万余人,在秦淮河朱雀桥南,构筑阵地,宦官王宝孙,高举白虎幡督战,拉起朱雀桥,背靠秦淮河,断绝退路(用韩信“背水战术”,置之死地而后生,希望发挥战斗力)。萧衍反军果然失利,稍稍后退,反将王茂斗志昂扬,跳下马背,挥动大刀,向前冲锋。王茂的外甥韦欣庆,手拿铁丝缠柄的长矛,在王茂身旁掩护,向官军猛攻,霎时间攻入阵地。曹景宗趁势率大军投入,吕僧珍顺风纵火,焚烧官军军营,反军作殊死决战,鼓声喊声,震动天地。官军王珍国等各军不能抵抗,监军官王宝孙对各将领的节节败退,怒不可遏,暴跳詈骂。直阁将军席豪,不能忍受这种羞辱,率军突击死战,被反军格杀。席豪,是一员猛将,死讯传出,官军顿时瓦解,被逼到秦淮河中淹死的人无数,尸体堆积,高达桥面,后面的败兵,踏着尸体而过,向秦淮河北岸逃命。朝廷其他各军,望风而溃。(据《齐书》:这次战役,萧宝卷登上朱雀门,亲自督战。)萧衍反军长驱直入,抵达宫城宣阳门,各将领大营,又向前推进。

反军陈伯之驻军西明门(建康西门),每逢城里有人出来投降,陈伯之总是召见他们,附耳密谈。萧衍恐怕他反复无常,再倒向朝廷,秘密对陈伯之说:“听说城里(朝廷)对你献出江州(江西省)投降,痛恨入骨,打算派刺客刺杀你,请特别戒备。”陈伯之不太相信。正巧,官军将领郑伯伦出降,萧衍命他顺便拜访陈伯之,对陈伯之说:“城里(朝廷)对你咬牙切齿,打算派亲信见你,用高官贵爵引诱,等你倒过去后,当活生生砍断你的双手双脚。你如果不投降,就派刺客对付,你要小心。”陈伯之大为恐惧,从此才死心塌地效忠反军。

十月十七日,建康朝廷宁朔将军徐元瑜,献出东府(宰相府,南京东南),向反军投降。建康朝廷青冀二州督导官(刺史)

桓和，增援宫城，驻防太子宫。十月十八日，桓和向萧宝卷声称出城作战，出了城后，率军向反军投降。高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张瓌，放弃石头（南京西），返回宫城，李居士献出新亭（南京南），向萧衍投降；琅邪（白下〔江苏省南京市北金川门外〕）城防司令（城主）张木，也跟着投降。十月二十一日，萧衍进入石头城（南京西），命各路兵马，攻击建康六门。萧宝卷纵火焚烧六门里的营房及朝廷机关，驱迫所有居民，都进入宫城，紧闭宫城城门抵抗，萧衍命各军兴筑长墙，把宫城团团围住。反军杨公则驻扎领军将军府大营北楼，跟宫城南掖门，遥遥相对，曾经登北楼眺望战场，城中守军看见将军们专用的旌旗伞盖，用神臂弓（一种强弓）射击，一箭射穿杨公则所坐的小凳，左右惊慌失色，杨公则说：“几乎射中我的脚。”依旧谈笑风生。萧宝卷派敢死队在深夜攻击杨公则木栅，大营惊骇骚动，而杨公则睡在床上，不肯起身，从容下达命令反击，敢死队才退回。杨公则所率的反军，都是湘州（湖南省）人，而湘州人一向被认为胆小没有勇气，皇城中守军十分轻视，所以每次出城扫荡，一定首先攻击杨公则营垒。杨公则激励将士，战胜的次数及俘获的物资，比别人更多。

最初，萧宝卷派带兵官（军主）左僧庆驻军京口（江苏省镇江市）、常僧景驻军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李叔献驻军瓜步（江苏省六合县东南瓜埠山，古时南临大江，南北朝时为军事要地）。后来，申胄放弃姑孰（安徽省当涂县），逃回宫城，萧宝卷命他再出屯破墩（江苏省句容县东南），在东北方作为声援。现在，萧衍派出使节游说，四人都率领他们的部众，向反军投降。萧衍派他的老弟、辅国将军萧秀，镇守京口；辅国将军萧恢，镇守破墩；堂弟、宁朔将军萧昺，镇守广陵。

17 十一月六日，北魏帝国朝廷，任命骠骑大将军穆亮为最高监察长(司空)。十一月七日，任命北海王元详为皇家师傅(太傅)，兼宰相(司徒)。

最初，元详打算夺取彭城王元勰所担任的宰相(司徒)职务，因之暗中诬陷，皇帝元恪遂罢黜元勰。可是元详恐怕遭别人议论，所以当时只接受最高统帅(大将军)职务(参考正月)，直到现在(十一月)，才接受宰相官位。元详富贵已到顶峰，声势煊赫。工程总监(将作大匠)王遇，更尽量满足元详的欲望，暗中把供应皇宫的东西，供应元详。宰相府秘书长(司徒长史)于忠，当着元详的面，斥责王遇，说：“殿下(元详)，是帝国的姬旦(周公)，辅佐皇家，如果有什么需要，皇上(元恪)自会下令供给，用不着你趋炎附势，假公济私。”王遇既手足失措，元详也惭愧道歉。但于忠经常因过分鲠直，使元详忿恨，曾经诅咒于忠说：“我担心的是你死在我前面。”于忠说：“人生在世，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如果注定死在大王之手，逃也逃不掉；如果不然，大王想杀也杀不成。”于忠因讨伐咸阳王元禧的功劳，封魏郡公爵，升监察院政务监察官(散骑常侍)，兼武卫将军。元详就利用于忠上疏辞让的机会，秘密向皇帝元恪建议：任命于烈为朝廷部长(列卿)，而解除可以接近皇帝的监察院职务，并准他辞去爵位。元恪遂下诏停止封爵，特别破格，晋升于忠为宫廷库藏部长。(北魏帝国宫廷库藏部长[太府]是中央直属六部部长之一，官等正三品。而监察院政务监察官[散骑常侍]、武卫将军，官等只是从三品。表面上看，对于忠优待，但监察院官员因跟皇帝接近之故，权势要大。元详在这场官场斗争中，成功地排除于忠。)

18 南齐帝国反军朝廷(江陵)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巴东公爵(献武公)萧颖胄，因带兵官(军主)蔡道恭迎击官军萧

璜，不能取胜，战况胶着，忧虑与愤怒交集，遂一病不起。（萧衍东征，所向无敌，一直打到建康。萧颖胄身居江陵，连逼到江陵大门的官军萧璜，都无法击退，远虑近忧，都无法解决。）十一月十二日（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标点本作“壬午”。十一月辛卯朔，无壬午。疑为壬寅之误，壬寅为十二日。——编者注）逝世（年四十岁）。中央禁军总监（中领军）夏侯详，封锁死讯，不对外发布。物色一位笔迹跟萧颖胄相似的人，假冒萧颖胄颁发指令。一面秘密报告萧衍，萧衍也保守秘密。夏侯详命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增援，雍州总部行政官（总州府事）萧伟，派老弟萧憺，率军南下。而此时，官军萧璜，听到建康危急消息，军心恐惧日增，终于四散逃走，萧璜及鲁休烈，也向反军投降。此时，反军才发布萧颖胄逝世消息。皇帝萧宝融下诏，追赠萧颖胄：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丞相。于是，人心全归萧衍。（萧颖胄不死，必然爆发内斗，谁死谁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又有多少人丧生。）夏侯详邀请萧憺共同参与决策，萧宝融下诏，任命夏侯详为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尚书右仆射）；不久再任命他：“使持节”、抚军将军、荆州督导官（刺史）；夏侯详坚决让给萧憺。萧宝融下诏命萧憺任荆州总部行政官（行荆州府州事）。

19 北魏帝国朝廷，在伊水北岸，改建祭祀天神的圆坛（迁都之年，在委粟山兴建圆坛；参考四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在新建的圆坛上祭祀。

镇南将军元英，上疏说：“萧宝卷（南齐帝国六任帝）荒淫放纵，日甚一日，杀害无辜，虐待人民。他的雍州督导官（刺史）萧衍，向东攻击建康（南京），动员所有军队，顺流而下。襄阳只剩下一个孤城，没有重兵守卫。这正是皇天把它交给我们的

日子，千年难逢的大好机会，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更等待什么！请准许我率步骑兵三万人，深入沔水（汉水）之南，夺取襄阳城池，断绝黑水道路（黑水，陕西省周至县东，注入沔水〔汉水〕。此指断绝南齐帝国梁州〔州政府设陕西省汉中市〕的交通线），昏聩暴虐的君王和他的臣属，自相残杀，我们占据上游，声威震动远近。然后派出大军，进攻长江以南，夺取江陵、三楚（《史记·货殖列传》分战国楚地为东楚、西楚、南楚，合称“三楚”。相当于今淮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区，一天之中，就可以接收，而岷蜀（四川省）跟建康的联系，也自被切断。然后，再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徐州（州政府设彭城〔江苏省徐州市〕），同时出兵南下，建康紧迫穷困，就象釜中游鱼。我们就可以使南北文字和车辙，重新相同；天下一统。只盼望陛下圣心决断，不要犹豫，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吞并南方的日子，永不再来。”奏章被搁置，没有答复。

车骑大将军源怀上疏，说：“萧衍发动内战，萧宝卷孤立，危在旦夕，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淮阴（江苏省淮阴县）等军事重地，都在一旁观望成败。这正是上天安排的良机，并吞南朝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东西同时发动大规模攻击，造成席卷之势。如果萧衍在内战中成功，上下一心，不仅以后图谋他困难，恐怕扬州（州政府设安徽省寿县）也将陷于危境。为什么？寿阳（安徽省寿县）距建康（南京）才七百里，山陵河流，他们都十分熟悉。一旦内外平安，君臣名分确定，势将派出船舰，逆流而上，很快的就到达城下，不容易阻挡。而今，萧宝卷的统治，可能瓦解，沿边一带城池，没有得到援军的希望，肃清江南，正在今天。”

皇帝元恪才命任城王元澄为淮河以南军区司令长官（都督淮

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负责南征,但没有结果。源怀,是源贺的儿子。

东豫州(州政府设河南省新蔡县)督导官(刺史)田益宗上疏,说:“萧家政权的纲常混乱,君臣内斗,长江以南郡县,分割为二,东西对抗,已有一年。人民从事粮秣转运,财产全被榨尽;士卒东征西讨,精力早已疲惫。大家只知道救眼前的急难,所有力量,全被这场眼前急难所消耗,对京师(首都建康)以外的‘州’‘镇’,无法保护,也无法控制。各地重要城池,象棋盘上的棋子,孤孤零零,放在那里。如果不乘机闪电出击,一扫而光,扩张我们在南方境内的边界,恐怕以后再去努力经营,都没有今天这么容易。我们虽然夺取了寿阳(安徽省寿县),可是,东南西三面道路,仍然梗塞,如果加强防守,必须事先计划。义阳(河南省信阳市)跟淮河源头,距离较近,是南北之间重要的渡口,帝国大军南下,一定通过这个要道。如果长江以南(南齐帝国)恢复秩序,对淮河以北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利用夏季,各河涨水,水军可出长江,入淮河。而我们增援寿阳(安徽省寿县),则一定要从义阳(河南省信阳市)以北进兵。是南朝占尽地利,扼住咽喉,对这一点,应该深刻考虑。而攻占义阳,现在正是时候。观察形势,不过需要精锐部队一万二千人。但军事行动,依赖声威,请命荆州(州政府设襄城〔河南省邓县东南〕)、东荆州(州政府设泌阳〔河南省泌阳县〕),出动两州军队,南下攻击随郡(湖北省随县)及襄阳(湖北省襄樊市);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出动本州军队,进驻建安(河南省宜阳县西),阻击从三关(河南省信阳市南即平靖关)派出的增援部队。然后,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东豫州(州政府

设河南省新蔡县)，出动两州军队，南下占领南关（湖北省麻城县东北），阻击从延头派出的救兵（延头，湖北省大悟县东南。南宋帝国谢晦之乱，逃到此地被驻军司令光顺之生擒，参考四二六年），再派一位总司令官，统一指挥，今年冬季进军，明年（五〇二年）春季末期胜利，不过一百天，一定攻克。”

元英又奏称：“而今，萧宝卷骨肉互相残杀，藩镇跟朝廷对抗，义阳（河南省信阳市）孤立在这绝域之外，却跟我们帝国的疆土，相距咫尺。内无足够存粮和强大军队可以固守，外无粮秣和兵力的救援，对这只就要烧死的小鸟，不可抽去木柴；对这个就要授首的强盗，岂容停止刀斧！如果失此机会，不去夺取，不仅以后更为困难，恐怕将更成为帝国的祸患。而今，豫州（州政府设悬瓠〔河南省汝南县〕）督导官司马悦，已下令进入紧急状态，准备随时出动。东豫州（州政府设河南省新蔡县）督导官田益宗，率军严密监视三关（河南省信阳市南）。只请陛下指定总司令官，统御各军。”

皇帝元恪派寝殿侍卫官（直寝）羊灵引任参谋长（军司）。田益宗遂向南齐帝国发动攻击，南齐建宁（湖北省麻城县西南）郡长黄天赐，在赤亭（湖北省麻城县西南）迎战，大败。

20 当初，崔慧景大军逼近首都建康（南京）时，皇帝萧宝卷，加授民间传说中的神仙蒋子文：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假黄钺）、“使持节”；任命蒋子文为相国、太宰、最高统帅（大将军）、主管朝廷机要（录尚书事），京畿卫戍总司令官（扬州牧）；封钟山王。本年，反军征东大将军萧衍，再度逼近首都建康（南京），萧宝卷又尊蒋子文：“灵帝”；把神像迎进皇宫后堂，命巫师祈祷，请求上天赐福。后来，宫城城门关闭，城中军事，全部交付给征虏将军王珍国。正巧，兖州（州政府设广陵〔江苏省扬州市〕）

督导官(刺史)张稷, 增援京师(南京), 萧宝卷命张稷任王珍国的副司令官。张稷, 是张瓌的老弟。

此时, 宫城之内, 武装部队还有七万人。萧宝卷平常就喜欢战斗, 跟禁宫侍从(黄门)、“提刀传令”(刀敕), 以及宦官、宫女, 在华光殿前, 作阵战训练。萧宝卷假装身受重伤, 让人抬到木板上抬走, 作为对未来灾祸的一种化解。萧宝卷常在金銮殿上, 全副武装, 跨上战马, 横冲直撞, 用金银作成盔甲, 全都装饰孔雀毛和碧玉翡翠。白天睡觉, 晚上起床, 生活跟平常一样。听到城外战鼓和嘶喊, 身披大红袍, 登上景阳楼, 向外眺望, 反军流箭几乎把他射中。

最初, 萧宝卷跟左右亲信佞臣商量, 因陈显达在一次会战中就被击败, 崔慧景围城十二日就逃走, 认为萧衍也是一样。所以, 指令御厨房(太官)采办木柴、食粮, 只供应一百天。后来, 朱雀桥战败, 军心震恐。茹法珍等恐怕官民四散逃命, 下令关闭城门, 不再出军。不久, 反军用来包围宫城的长墙筑成, 壕沟深广, 木栅坚固, 茹法珍再派军出城扫荡, 屡战屡败。萧宝卷尤其吝啬金钱, 不肯赏赐, 茹法珍叩头请求, 萧宝卷说:“贼盗(反军)难道只找我? 为什么单向我要东西!”皇宫后殿存有数百块木板, 有关官员请求用来加强城防工事, 萧宝卷打算将来兴筑宫殿, 竟然拒绝。又督促皇家制造库(御府)制造三百人的精致仪仗, 准备解围之后, 用来重建出游时使用的帐幔; 金银雕刻的一些零用物件, 比平常催逼的还要紧急。人心怨恨懈怠, 不再尽力。反军包围的时间一久, 城里的人都想早早逃走, 只是没有人敢先发动。

茹法珍、梅虫儿劝告萧宝卷:“大臣们不肯尽心出力, 围困才不能解除, 应该全部诛杀!”王珍国、张稷听到消息, 恐惧大祸

突然发作：王珍国秘密派亲信晋见反军萧衍，呈献明镜（明镜照物，王珍国希望萧衍用明镜察看他的真心），萧衍用一块中间切断的黄金回报（“《易经·大传》：‘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萧衍用以表示与王珍国同心）。兖州大营军事参议官（中兵参军）张齐，是督导官（刺史）张稷的心腹亲信。王珍国通过张齐，跟张稷合谋发动政变，诛杀萧宝卷。张齐于深夜引导王珍国拜访张稷，张齐亲自手举蜡烛照明，侍从全部屏除在外，王珍国与张稷二人，促膝密谈，定下行事步骤。事后，把计划告诉后宫随从官（后阁舍人）钱强。

十二月六日，夜晚，钱强暗中命人打开云龙门，王珍国、张稷，率军进入内殿，带刀侍卫（御刀）丰勇之作为内应。此时，萧宝卷正在含德殿卧听笙歌，还没有睡熟，听到军队进殿声音，翻身爬起，从北面窗户跳出来，打算跑回后宫，可是后宫宫门已经关闭。宦官黄泰平，举刀一砍，砍中萧宝卷的膝盖，萧宝卷跌倒在地（这个身受无限权力之害的大孩子，最后的反应是：转过头来，惊恐的叫喊一句：“奴才，你反！”）张齐上前一步，砍下人头（年十九岁）。张稷遂即召集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尚书右仆射）王亮等，顺序坐在殿前西厢钟架之下，命文武百官，在写给反军的一封信件上签名，用黄油绢包住萧宝卷的人头，派国立大学教授（国子博士）范云等，送到石头（南京西）。首都西区卫戍司令官（右卫将军）王志，叹息说：“帽子虽然破烂，怎么可以穿在脚上！”悄悄摘下庭中树叶，搓碎了吞服，假装昏迷，没有签名。萧衍看到信件上没有王志的名字，心中对他十分嘉许。王亮，是王莹的堂弟。王志，是王僧虔的儿子。萧衍跟范云本是老友（二人同属“八友”，参考四八四年。王珍国所以派范云呈献人头，原因在此），遂留下范云，当自己的幕僚。王亮在萧宝

卷时代，察言观色，博取当权人物欢心。萧衍抵达新林（江苏省南京市西南）时，朝廷官员，都派人从小路前往表示归附的心意，而只王亮不肯派人。萧宝卷死后，王亮出来晋见萧衍，萧衍说：“人跌倒了而不去扶他起来，要宰相干什么？”王亮说：“如果他可以扶起来，阁下岂有今天！”从城中出来的人，有的被反军抢劫剥光。杨公则亲自率他的部队，控制东掖门，保护三公级官员以及小民不受侵犯，所以出城的大多数都走东掖门。萧衍派张弘策先进宫清扫，查封库房及档案。当初，官城里的金银珍宝，堆积如山，张弘策严厉约束部属，遂一点都没有损失。于是，逮捕贵妃潘玉奴，及萧宝卷宠爱的佞臣茹法珍、梅虫儿、王暕之等四十一人，羁押监狱。

最初，四任帝萧昭业被废黜时（参考四九四年），母亲、皇太后王宝明，出宫居住鄱阳王萧锵的故宅，号称宣德宫。十二月九日，萧衍用宣德宫太后王宝明的名义，宣布废黜已死了的萧宝卷，改封“东昏侯”；皇后褚令璩、太子萧诵，都贬作平民。任命萧衍为立法院副总立法长（中书监）、最高指挥官（大司马）、主管朝廷机要（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封建安郡公爵；依照晋帝国武陵王司马遵前例（参考四〇四年），文武百官，都向萧衍致敬。萧衍命王亮任秘书长（长史）。十二月十二日，改封建安王萧宝寅为鄱阳王。十二月十三日，任命宰相（司徒）、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晋安王萧宝义为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兼宰相（司徒）。

十二月十九日，萧衍进驻阅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是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合理的捐税、滥用的刑罚、过分的劳役，都要检讨原因，完全撤销。主管官员离开岗位时，各种开支报销帐册单据多所散失，应精细整理，恢复原状。”又下令：“普遍检

查国务院各部各司(尚书众曹),萧宝卷在位时各种事务争论,以及诉讼纠纷和主管官员推拖积压,不及时办理的,应详细地深入了解,依照事实奏明。”又下令:“安葬正义之师(反军),以及叛徒(中央军)的尸体。”贵妃潘玉奴,天姿国色,萧衍打算留她作妾,询问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领军将军王茂的意见,王茂说:“灭亡齐国(南齐帝国)的,正是她这种东西,留下她恐怕受外界议论。”萧衍遂命监狱行刑队,把潘玉奴绞死,并诛杀萧宝卷宠爱的佞臣茹法珍等,另行遴选宫女二千人,赏给将士。十二月二十五日,任命辅国将军萧宏,为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

柏杨曰:

在江陵朝廷中,皇帝是萧宝融先生,萧衍不过是一个征东大将军。在被推翻的建康朝廷中,元首是宣德太后王宝明女士,萧衍不过是一个骠骑大将军。可是,他当权不到三天,竟大赦天下,下令如同下诏。

潘玉奴女士在传说中,“步步生莲花”,是中国女性缠脚之祖。不过一个靠美色讨男人欢喜的可怜玩物而已,南齐帝国之亡,史迹斑斑可考,她有什么责任?王茂先生竟一口咬定亡在她手,跟坚持夏王朝亡于妹喜女士,商王朝亡于苏妲己女士一样,不但愚昧,而且恶毒。这种“女人祸水论”是极端荒谬的,是一种嫁祸于人的手段。

萧衍当初从雍州(州政府设湖北省襄樊市)东征时,豫州(州

政府设历阳〔安徽省和县〕)督导官(刺史)马仙琕(音 bǐng(并)),手握大军,不拥护萧衍,萧衍派马仙琕的老友姚仲宾,前往游说。马仙琕先为老友设下盛大筵席接待,欢宴之后,把老友绑到营门斩首示众。萧衍再派马仙琕的族叔马怀远前往,马仙琕说:“大义灭亲!”又要斩他的族叔,军中将领为他的族叔求情,才免除族叔一死。萧衍已进攻到新林(江苏省南京市西南),马仙琕仍在江西(隋、唐以前,习惯上称长江下游北岸,淮河以南为江西),每天抄掠反军的粮船。萧衍包围宫城时,各州郡都派人向反军投降,只吴兴(浙江省湖州市)郡长袁昂,守卫郡境,不接受萧衍命令。袁昂,是袁顗的儿子(袁顗事,参考四六六年)。萧衍派国务院民政部车马畜牧司长(驾部郎)、考城(河南省考城县)人江革,写信给袁昂,说:“根本已经拔除,枝叶何处依附?而今,你为昏君效死,不能算忠;全家屠灭,不能算孝。为什么不改变立场,自招多福?”袁昂复信说:“三吴区域(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不是军事必争之地,何况我这个偏僻的小郡,怎么能参与作战?你的军旗所指之处,所有的人都露出脊背,用膝盖走到营门。只有我一个人敢最后抵达,只因为自问平凡庸碌,缺少文武才干。纵使我呈献身心,并不会增加反军的力量;而我的愚昧和缄默,又岂能打击反军的声威!感谢将军宽宏大量,使我得以安闲的尽我的礼节。我暗中认为,对于一顿饭的施舍之恩,甚至要杀身以报,何况吃人家的俸禄,怎么可以一旦忘记。不但舆论抨击,恐怕你也会轻视,因之犹豫不决,还没有口衔璧玉,开城投降。”袁昂向武康(浙江省武康县)县长、北地(侨郡)人傅暕,询问对时局的意见,傅暕说:“从前,元嘉末年(四五三年),发生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变(指南宋帝国三任文帝刘义隆,被儿子刘劭格杀),所以,总司令(袁淑)牺

牲性命，以表明节操（袁昂的叔父袁淑，死于刘劭之手。追赠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宰相（袁顼）身受皇帝寄托重任，在道理上不能苟且求全（袁昂的老父袁顼不曾任过宰相〔司徒〕），所以不顾危险，以殉大义。而今，皇上昏暴，毫无悔改之意，荆雍二州同心合力，有身居上游的优势，天心人意，至为明显。但愿你深思熟虑，不要后悔。”等建康瓦解，萧衍命豫州督导官（刺史）李元履到东方巡查安抚，吩咐李元履说：“袁昂出身品德高贵的门第，世代有忠烈之士（指袁淑、袁顼），天下人当共同包容，不要用暴力对他凌辱。”李元履抵达吴兴，传达萧衍的命令，袁昂并不请求投降，而仅只打开城门，撤除戒备而已。马仙琕听到官城陷落消息，向将士们悲号哭泣，说：“我受人托付重任，大义上不可以投降。你们都有父母，我当忠臣，你们当孝子，岂不美好！”遂把城中所有军队都送出去投降，留下贴身卫士数十人，关闭房门自守；霎时间，反军闯进来，包围数十层。马仙琕命贴身卫士拉满弓弦，反军不敢逼近。一直僵持到天黑，马仙琕才把弓箭投到地下，说：“各位只管来杀，我在大义上绝不投降。”反军遂把马仙琕装上囚车，送到石头（南京西）。萧衍把他释放，命他跟袁昂同时晋见，说：“我要使天下人看看两位义士！”萧衍对马仙琕说：“管仲射中带钩（参考二五八年），勃鞞斩断衣袖（参考四〇二年），都受前人的赞美，你不要因你曾诛杀我所派的使节这件事，于心不安。”马仙琕道歉说：“我这个卑微的人，象失去了主人的狗，新主人喂养它，它就为新主人卖命。”萧衍笑起来，对二人十分优待，十二月二十六日，萧衍入居金銮殿。

萧宝卷任命的安成（江西省安福县）郡长（内史）刘希祖，既攻克安成（本年六月），向湘州（湖南省）发出政治号召，始兴（广

东省韶关市)郡长(内史)王僧粲响应。王僧粲自称湘州督导官(刺史),率军攻击长沙。距长沙城一百余里,湘州各郡县纷纷起兵响应王僧粲,只有临湘(湖南省长沙市)、湘阴(湖南省湘阴县)、浏阳(湖南省浏阳县)、罗县(湖南省汨罗县北)等四个县,还在反军之手。长沙居民打算乘船逃走,湘州行政官(行事)刘坦,把船舶聚集一起,纵火焚毁,派带兵官(军主)尹法略阻截王僧粲,尹法略数次出击,都失利而归。前湘州镇军(可能是“湘州人前镇军将军”)钟玄绍,暗中集结群众数百人,约定日期翻越城墙而出,接应王僧粲。刘坦得到密报,却假装不知道。就在前一天,刘坦升堂审理诉讼案件,直到深夜,还不关闭城门,故意使钟玄绍起疑。钟玄绍不敢发动。第二天一早,钟玄绍晋见刘坦,询问没有关闭城门的缘故。刘坦留他坐下畅谈,一面秘密派亲信军警,搜查钟玄绍私宅,收集所有家信。钟玄绍仍然在座,搜查军警已经回报,在家信中得到全部阴谋。钟玄绍低头认罪,就在座位上,砍下钟玄绍人头,焚烧家信,所有党羽,一律不问,大家感激惭愧,湘州及各郡,遂平安无事。尹法略跟王僧粲僵持数月,建康陷落,湘州督导官(刺史)杨公则,回到本州,王僧粲等失败逃走。南康(江西省赣州市西南)郡长王丹,被本郡变民诛杀。刘希祖也献出郡城,投降反军。杨公则很能克制自己,廉洁谨慎,减轻刑罚,少收赋税。不久,湘州(湖南省)户口,几乎恢复战乱前旧观。

公元五〇二年 壬午

南齐和帝中兴	二年	(柔然汗国太安十一年)
南梁武帝天监	元年	
北魏宣武帝景明	三年	

1 春季，正月，南齐帝国(首都湖北省江陵县)和帝(七任帝)萧宝融，派监察院兼任总监察长(侍中)席阐文等，到建康慰劳萧衍大军。

最高指挥官(大司马)萧衍下令：“东昏侯(六任帝)在位时的浮华浪费，除非用来学习礼乐仪式，或用来加强制造及整修铠甲武器，其他的全部撤销。”

正月九日，萧衍迎接宣德太后王宝明入宫，代表皇帝，主持朝政。萧衍解除行使皇帝职权(承制)。

正月十日，任命宁朔将军萧昞为南兖州军区司令(监南兖州诸军事)。萧昞，是萧衍的堂弟(二人同一祖父萧道弼)。

正月十三日，擢升最高指挥官(大司马)萧衍为全国各军区

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特准萧衍上殿时不解佩剑及不脱木屐，奏事时司仪不传报姓名。(一出现“剑履上殿”“奏事不名”“入朝不趋”，篡夺就成定局。)

正月二十日，任命最高指挥部秘书长(大司马长史)王亮，为立法院总立法长(中书监)，兼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

最初，最高指挥官(大司马)萧衍，跟监察院宫廷监察官(黄门侍郎)范云、南清河(古泗水别名清水，北宋后通称清河或南清河。郡治所今地不详)郡长沈约、宰相府右秘书长(司徒右长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州(南京西)官邸(萧子良率军镇守西州)时，感情亲密(时称“八友”，参考四八四年)。而今，萧衍命范云任最高指挥部高级军事参议官(大司马咨议参军)，主管朝廷机要特别助理(领录事)；沈约任骠骑将军府军政官(骠骑司马)；任昉任机要军事参议官(记室参军)，共同磋商军国大事。前吴兴(浙江省湖州市)郡长谢朓(音fèi,〔匪〕)、前国立大学校长(国子祭酒)何胤，都辞去官职，退休在家(五任明帝萧鸾上台时)，萧衍也奏报宣德太后王宝明，征召二人为参谋主任(军咨祭酒)，谢朓、何胤，都不就任。

最高指挥官(大司马)萧衍，决意推翻南齐帝国朝廷，夺取政权。沈约先用言语试探，萧衍不作回答。过了几天，沈约再进言说：“今日社会与古代不同，不可用淳朴的风气，要求别人。知识分子或官宦士绅，攀龙附凤，都希望建立或大或小的功勋。而今，连牧牛放羊的顽童，都知道齐国的(南齐帝国)皇位，已经终结，明公当承受这项大运，天文或神秘预言书上，记载十分明显。天心不可违背、人心不可丧失。如果这是冥冥中的安排，你即令要退步谦让，也没有用。”萧衍说：“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沈约说：“你当初在樊城(湖北省襄阳北)之旁、沔水(汉

水)之畔,建立大营,高竖军旗,那个时候,应该思量。现在帝王的大业,已经完成,还有什么可以思量!如果不能早日确定方向,只要有一个人节外生枝,就伤害了你的恩德和声威。而且,人身不是金石,时局发展更难预料,怎么只望把建安公爵的爵位,传给子孙!一旦天子(萧宝融)返京(首都建康),三公及各级官员各归本岗位,君臣的名分一经确定,不再有三心二意。在上是英明的君王,在下是忠贞的臣属,还有谁跟你一同当叛徒!”萧衍认为分析正确。沈约退出后,萧衍召见范云,告诉他情况,范云回答的内容,跟沈约大略相同。萧衍说:“智者所见,如此的不谋而合,你明早带沈约一起来!”范云出来,通知沈约,沈约说:“明早,你一定要等我!”范云许诺。第二天一早,沈约却在约定时间前,提早入见萧衍。萧衍命沈约草拟夺权登极的各项细节,沈约立刻从怀中掏出早已准备好了的诏书,及朝廷各部门人选名单,萧衍一字不改。不久,范云克期而至,到金殿门外,却被警卫阻止,不能进去,范云大为惊慌困惑,在寿光阁外,不停地踱来踱去,一直自言自语:“奇怪!奇怪!”一会工夫,沈约出来,范云问沈约:“对我如何安置?”沈约向左举举手(意思是国务院左副行政长官〔尚书左仆射〕),范云笑说:“没有使我失望。”稍待,萧衍召见范云,赞叹沈约才智纵横,并说:“我自从起兵,到今天已有三年(首尾三年,事实上只一年零两个月),将领们当然有他们的功劳,但建立帝王大业的,是你们二位。”

正月二十五日,宣德太后王宝明下诏(“萧衍诏”):擢升最高指挥官(大司马)萧衍为相国、总管文武百官、京畿卫戍总司令官(扬州牧),封梁公爵,采邑十郡(豫州的梁郡、历阳郡,南徐州的义兴郡,京畿的淮南郡、宣城郡、吴兴郡、会稽郡、新

安郡、东阳郡)，赏赐九锡（九锡，参考四年），梁国设立梁国朝廷，自行任用官员。撤除萧衍的“主管朝廷机要”名义，但仍保留骠骑大将军。二月二日，萧衍接受任命。

湘东王萧宝暉（音zhí，〔直〕），是安陆王（昭王）萧缅（五任明帝萧鸾的老弟）的儿子，很喜爱文学。萧宝卷被杀，萧宝暉盼望大家拥护自己登上宝座，所以坐在家里，等待皇帝专用的法驾，前来迎接。不久，王珍国等把萧宝卷的人头，送给梁公爵萧衍，萧衍任命萧宝暉为祭祀部长（太常），萧宝暉心中不安。二月三日，萧衍宣称：萧宝暉谋反。于是，连同萧宝暉的老弟、江陵公爵萧宝览、汝南公爵萧宝宏，一并斩首。

柏杨曰：

萧衍先生自己在那里谋反，却指控支持南齐朝廷的萧宝暉先生谋反，诛而杀之。自己在那里叛变，却指控并没有叛变的人叛变，逮而捕之。这不仅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性的悲剧，这悲剧是：是非黑白，恰恰颠倒，有权的就有理。

二月七日，宣德太后王宝明下诏：梁国政府组织，完全仿照帝国制度。萧衍遂任命沈约当梁国国务院文官部长兼右副执行长（吏部尚书兼右仆射），范云当梁国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

萧衍把萧宝卷的余妃，收为己妾，整日沉湎在温柔乡中，对军国大事，往往疏忽。范云特别进言提醒，萧衍不理。范云跟另一位监督院总监督长（侍中）、领军将军王茂，一同晋见，范云说：“从前，刘邦进关（函谷关），对妇女并不特别喜爱，因此，范增畏惧他心怀大志。明公刚刚平定建康，四海之内，人民敬

仰你的名望，为什么重蹈前人失败之路，被一个美女连累！”王茂起身叩拜说：“范云的话讲得对，请明公想到天下大事，不应留她在身旁。”萧衍沉默不说话。范云就请求把余妃赏赐给王茂，萧衍终于认为他们的决定明智，应许。明天，赏赐范云、王茂各一百万钱。

二月二十七日，宣德太后王宝明，下诏（“萧衍诏”）：增封梁公爵萧衍十郡（十郡：豫州的南谯郡、庐江郡，江州的寻阳郡，郢州的武昌郡、西阳郡，南徐州的南琅邪郡、南东海郡、晋陵郡，京畿的临汝郡、永嘉郡），晋封梁王。三月五日（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标点本作二月癸巳。二月庚申朔，无癸巳。疑为三月癸巳之误。故从柏杨版，三月癸巳为五日。——编者注），萧衍接受，下令赦免梁国国内及总部（府州）辖区死刑犯以下囚犯。（“府”指骠骑大将军府。“州”指扬州〔京畿〕。）

2 三月十三日，南齐帝国朝廷诛杀邵陵王萧宝攸、晋熙王萧宝嵩、桂阳王萧宝贞（三人都是五任明帝萧鸾的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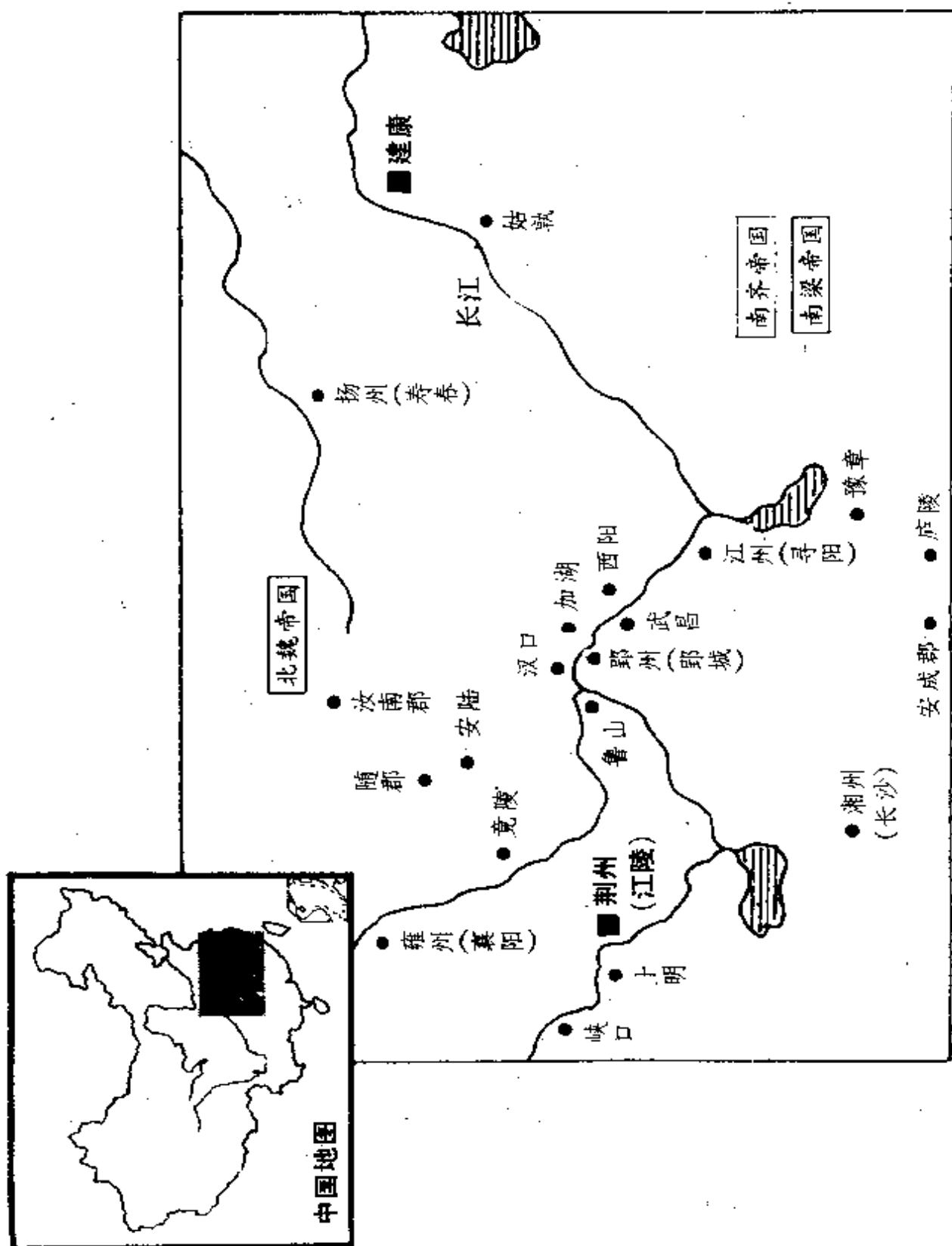
梁王萧衍开始诛杀各亲王时，对各亲王的防范，还不十分严密。鄱阳王萧宝寅的宦官颜文智，跟左右侍从麻拱等，密谋逃亡，半夜时分，在墙上凿出一个洞穴，让萧宝寅逃出，长江岸边，已停泊一条小船等候。萧宝寅穿黑布短袄，腰上缠一千余钱，暗中摸索到江畔，穿着草鞋，徒步奔走，脚底起泡，与鲜血交流，没有一块完好的肌肤。看守萧宝寅的军警天亮后才发觉，急忙追捕。萧宝寅假扮一个钓鱼的人，随着水波，上下飘荡十余里，军兵对这位渔夫，并不怀疑。等到军队撤退，萧宝寅遂到长江西岸（安徽省和县一带），投奔居民华文荣。华文荣跟他的族人华天龙、华惠连，抛弃家属，带着萧宝寅，躲藏在山沟之中。然后，租了一头毛驴，让萧宝寅乘坐，白天隐藏，

夜间赶路，终于抵达寿阳（安徽省寿县，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所在）的东城（安徽省定远县东南）。北魏帝国驻军司令（戍主）杜元伦，飞快报告扬州督导官（刺史）、任城王元澄，元澄派车马和武装卫队，前往欢迎。萧宝寅时年十六岁，脚步踉跄，容貌憔悴，看到的人都认为是掠夺来贩卖的奴隶。元澄用客礼相待。萧宝寅请求穿君王逝世时、臣属应穿的斩衰丧服（最重丧服，麻布衣不缝边），元澄派人解释环境不许可，只送给萧宝寅丧兄时、老弟应穿的齐衰丧服（次重丧服，麻布衣缝边。萧宝寅要为被杀的东昏侯萧宝卷服丧，可是身在北魏帝国，而北魏帝国另有君王，所以元澄劝他放弃政治性服丧，改为亲情服丧）。元澄率官属前往祭悼，萧宝寅在居丧期间，行止都合礼仪，跟哀悼君王或老父逝世时一样，寿阳（安徽省寿县）人民敬佩他的大义，很多人前去哀吊慰问。只夏侯家没有人去，因夏侯详追随南齐帝国梁王萧衍之故。元澄对萧宝寅十分器重。

3 南齐帝国和帝（七任）萧宝融，御驾东归（由江陵迁都建康），任命萧憺为荆湘六州军区司令长官（都督荆、湘六州诸军事）、荆州督导官（刺史）。荆州（湖北省西部）经过长期战乱之后，无论政府与民间，都十分贫苦。萧憺专心治理，推广垦荒屯田，减少农民差役，慰问死于战乱中战士的遗属，解决他们的困苦。萧憺自以为年纪太轻，却身居重任，对他的部属说：“政治不上轨道，大家应共同感到惋惜，我今天开诚布公，你们也要竭尽全力，不要藏私。”于是每人都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民间有官司诉讼时，站在面前，等候判决，顷刻之间，就能裁定。各机关没有任何延误积压，荆州人大为悦服。

萧宝融抵达姑孰（安徽省当涂县），三月二十八日，下诏（“萧衍诏”），禅位于梁王萧衍。三月二十九日，庐陵王萧宝源（五任

六世纪·〇〇年代初期 南齐亡 南梁兴



明帝萧鸾的儿子)逝世。(胡三省原注:“不是病死。”)

4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鲁阳蛮”(河南省鲁山县蛮族)酋长鲁北燕等,率军攻击颍州(安徽省阜阳县)。

5 夏季,四月三日,南齐宣德太后王宝明下令说:“西方(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在建康以西)颁发的诏书,传到建康。皇帝(萧宝融)效法前代,恭敬地把神圣的最高权柄,禅让给梁国。明天,我会亲自登上平台,派人恭敬地送上皇帝玉玺,我则回到别宫。”四月四日,发布诏书,派兼任太保、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王亮等,携带皇帝玉玺,前往梁国宫廷。四月八日,梁王萧衍在建康南郊,正式登极称帝(南梁帝国建立),大赦,改年号(之前是南齐帝国中兴二年,之后是南梁帝国天监元年)。当天(四月八日),萧衍追赠老兄萧懿“丞相”,封长沙王,谥号宣武,埋葬的礼仪,依照晋王朝安平王(献王)司马孚旧例。(萧懿被萧宝卷诬杀,草草掩埋,如今隆重改葬。南齐帝国立国二十四年〔四七九至五〇二年〕,共七任君,至此灭亡,代之而起的是南梁帝国。)

四月九日,新建立的南梁帝国武帝(一任)萧衍(年三十九岁),下诏封亡国之君萧宝融为巴陵王,在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兴筑宫殿,就在那里居住。南梁帝国朝廷对萧宝融崇敬优待的礼节,完全仿效南齐帝国朝廷当初对南宋帝国亡国之君刘隩的旧例(参考四七九年)。尊奉宣德太后王宝明为“南齐帝国文帝(萧长懋)妃”,皇后王薺华为“巴陵王妃”。南齐帝国所有王爵、公爵、侯爵,有的贬降一级,有的撤销。只南宋帝国亡国之君,南齐帝国夺权后改封汝阴王的刘隩的王爵,不在废除之列。

萧衍追尊老父萧承之为“文皇帝”,庙号称太祖。母亲陈道正为“献皇后”。追称亡妻郗徽为“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车骑将军

夏侯详等十五人为公爵、侯爵；封老弟、中央军事总监（中护军）萧宏为“临川王”，南徐州督导官（刺史）萧秀为“安成王”，雍州督导官（刺史）萧伟为“建安王”，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官（左卫将军）萧恢为“鄱阳王”，荆州督导官（刺史）萧憺为“始兴王”。命萧宏任京畿卫戍总司令（扬州刺史）。

任命立法院副总立法长（中书监）王亮为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相国府左秘书长（相国左长史）王莹为立法院副总立法长（中书监）；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沈约为国务院副总行政长官（尚书仆射）；梁国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范云为帝国宫廷监察官（散骑常侍），兼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

萧衍下诏：后宫、皇家乐队、西院杂作坊，以及宫廷监狱中所有妇女，一律释放出宫。

四月十日，巴陵王萧宝融逝世（年十五岁）。当时，萧衍打算把南海郡（广东省广州市）改作巴陵国，把萧宝融迁到那里定居。国务院副总行政长官（尚书仆射）沈约反对，说：“古代和今日的情势不一样，曹操所说：‘不可为了虚名，而受实祸。’”萧衍点头，于是派亲信郑伯禽，前往姑孰（安徽省当涂县），强迫萧宝融吞服金块，萧宝融说：“要我死，用不着金块，醇酒就可以了。”于是喝酒喝得酩酊大醉，郑伯禽就在榻旁把他杀死。萧宝融任荆州督导官（刺史）时，琅邪（白下〔江苏省南京市西北〕）人颜见远任机要军事参议官（录事参军），后来，萧宝融称帝，颜见远任执法监察官（治书侍御史）兼总监察官（御史中丞）。等到萧宝融把帝位禅让给萧衍，颜见远绝食数日，逝世。萧衍接到报告，说：“我上应天心，下顺民意，跟天下知识分子和官员仕绅，有什么相干？颜见远竟做出这种事。”

四月十二日，萧衍下诏：“有关单位应参考周王朝、汉王朝

前例，讨论法律上用钱赎罪的各项条文。凡是现任官员，身犯鞭打罪的，一律停止鞭打，改判罚金，其他各部院低级官员，以及士卒，如果要求缴钱赎罪，一律批准。”

晋封谢沐县公爵萧宝义为巴陵王，侍奉南齐帝国皇族香火（南齐帝国时萧宝义封晋安王）。萧宝义从小就是一个残废，不能言语，所以也只有他保全了性命。

故南齐帝国南康侯萧子恪，及老弟祁阳侯萧子范（二人是南齐豫章王萧懿的儿子），曾经有事晋见萧衍。萧衍心平气和的告诉他们：“国家的最高权柄，不是纯靠武力就可夺取的，如非命中注定，即令有项羽之勇，终于也会失败灭亡。刘骏（南宋帝国五任孝武帝）性情猜忌，兄弟中凡是有点好名声的，全都被他毒死（指南平王刘铄），朝廷大臣稍微被疑而冤死的，一个接连一个（指颜竣、沈怀文等）。然而，有的人虽被怀疑，却无法排除；有的人根本不被怀疑，却终于成为祸患。象你们的祖父（南齐帝国一任高帝萧道成），因具有才干，受到猜忌，但又有什么办法！刘彧（南宋帝国七任明帝）平凡昏庸，没有被看到眼里。结果，刘骏的子孙，全死在刘彧之手。当时，我已降生，刘骏怎么知道我会有今天？使人坚信，命中注定要当君王的人，永不会受到伤害。我刚攻下建康时，有人劝我把你们兄弟铲除，使人无法再生二心，我当时如果采纳这项建议去做，谁能拒绝。只因为自从晋帝国朝廷撤退到江东（芜湖市、南京市长江河段以东地区，即三国东吴统治下的全部地区）以来，政权兴亡交替的时候，一定把前朝皇族，全部屠杀，伤害天地之间的祥和之气，所以建国的时间不能长久。而且，齐国（南齐帝国）和梁国（南梁帝国），虽然也是改朝换代，可是跟从前的改朝换代，却不一样。我跟你们兄弟，虽然已出‘五服’范围（五服中最轻的是“缌麻”〔穿细

南齐及南梁皇族同源世系

(晋)淮阴令 萧 整	即丘令 萧 僂 (齐始祖)	辅国参军 萧乐子	(宋)汉中太守 萧承之	齐①高 萧道成	②武 萧 贲	文惠太子 萧长懋	③ 萧昭业
							④ 萧昭文
(晋)淮阴令 萧 整	即丘令 萧 僂 (齐始祖)	辅国参军 萧乐子	(宋)汉中太守 萧承之	齐①高 萧道成	②武 萧 贲	⑥ 萧宝卷	
						⑦ 萧宝融	
						②简文 萧 纲	
						昭明太子 萧 统	豫章王 萧 欢
(晋)淮阴令 萧 整	即丘令 萧 僂 (齐始祖)	辅国参军 萧乐子	(宋)汉中太守 萧承之	齐①高 萧道成	②武 萧 贲	④元 萧 绎	⑦宣 萧 容
						长沙王 萧 懿	⑤閔 萧渊明

麻布丧服三个月))，但血缘并不太远(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齐国(南齐帝国)建立的时候，我们两家，也曾同甘共苦(萧衍的老父萧顺之，被萧道成封为临湘侯)，亲情如同一家，怎么可以一时之间，成为路人！上天如果真的注定你们兄弟要当帝王，就不是我能诛杀的。上天如果不照顾你们，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去显示我缺乏宽宏的胸襟？而且，萧鸾屠杀你家满门，我大义起兵，不但为自己雪耻，也替你们兄弟报仇。你们如果能在萧鸾、萧宝卷在位时，拨乱反正，我岂能不放下武器，推戴拥护！我从萧鸾家夺到政权，不是从你们(南齐一任高帝萧道成及二任武帝萧赜)家夺取政权。从前，刘子兴自称是刘骘(西汉王朝十二任成帝)的儿子，刘秀(东汉王朝一任光武帝)说‘即令刘骘复活，天下也不再是他的，何况他的儿子？’(参考二三年)。曹志，是曹操的孙儿，成为晋王朝的忠臣(参考二八三年)。何况，而今，你们仍是梁国(南梁帝国)的皇族，希望我们彼此坦诚相待，你们不要自己见外。不久以后，你们就会知道我的寸心。”萧子恪兄弟共十六人，都在南梁帝国供职，其中萧子恪、萧子范、萧子质、萧子显、萧子云、萧子晖，都因为很有才干，闻名于世，担任清闲高位，平安逝世。

萧衍下诏征召谢朓任左最高资政官(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何胤任右最高资政官(右光禄大夫)；何点任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何胤、何点，始终不肯就职。

四月十五日，萧衍下诏，命宫门管理处(公车府)在“谤木”“肺石”之旁，分别设立信箱(据说：黄帝王朝六任帝尧帝伊祁放勋，在宫门外竖立“丁”字形木架，鼓励人民在木架上写下批评政府的言论，称“谤木”，也称“表木”。古时，宫门外有一块红颜色的巨石，称“肺石”。《周礼·秋官》说：人民有冤苦想向君王

陈诉，被官员压制，不肯代为转达时，人民可以站在肺石上面，三天之后，法官听取他的控诉，转报君王，而处罚那位官员)。如果肉食者(在位当权的官吏)不肯进言，而在野的人对朝廷有什么意见，只管把批评投入谤木信箱。如果功劳被掩盖，才能被压制，或沉冤不能昭雪，则把申诉投入肺石信箱。”

萧衍身穿洗涤过的衣服(由此可看出君王通常只穿新衣)，平常吃饭，只有蔬菜，每次遴选地方政府官员，都尽量要求廉洁公正，把他们召到面前，勉励他们治理人民的道理。擢升国务院财政部宫廷司长(尚书殿中郎)到溉(到，姓)为建安(福建省建瓯县)郡长(内史)；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左户侍郎)刘勰(音zōng，[宗])为晋安(福建省福州市)郡长，二人皆以廉洁闻名当世。到溉，是到彦之的曾孙。萧衍又用法令规定：“小县县长有才干，升为大县县长。大县县长有才能，升为郡长。”擢升山阴(浙江省绍兴市)县长丘仲孚为长沙(湖南省长沙市)郡长(内史)；武康(浙江省武康县)县长、东海(侨郡，江苏省镇江市)人何远为宣城(安徽省宣城县)郡长。从此，廉洁而有才干的人，都受到鼓励。

6 北魏帝国“鲁阳蛮”(河南省鲁山县的少数民族)，围攻湖阳(河南省唐河县西南湖阳镇)。北魏抚军将军李崇，率军击破这次攻击，斩“鲁阳蛮”酋长鲁北燕，把蛮族一万余户，强迫迁到幽州(河北省北部)、并州(山西省中部)，以及北方六镇(怀荒镇〔河北省张北县〕、御夷镇〔河北省赤城县〕、柔玄镇〔内蒙古兴和县西北〕、武川镇〔内蒙古武川县西南〕、抚冥镇〔内蒙古武川县西南乌兰花土城子〕、怀朔镇〔内蒙古固阳县西南〕)。不久，他们再度叛变，南下(当是想回故乡)，沿途处处受到讨伐攻击，好不容易逃到黄河，全族已被杀光。

闰四月三十日，顿丘公爵(匡公)穆亮逝世。

7 南齐帝国末任帝东昏侯萧宝卷在位时宠爱的佞臣孙文明等，虽然南梁帝国朝廷已发布过赦免命令，但仍然不甘于安分守己。五月十八日，夜晚，率领他们的党徒数百人，利用运送荻草火炬的机会，把武器密藏在荻草之内，向皇宫发动突击。进入南北掖门，纵火焚烧神虎门、总章观，攻陷首都卫戍司令官指挥部（卫尉府），格杀首都卫戍司令官（卫尉）、洮阳侯（愍侯）张弘策。前军将军府军政官（前军司马）吕僧珍，正在金殿值班，率禁卫军抵抗，无法击退攻击，萧衍全副武装，登上前殿，说：“贼寇在夜间行动，是因为人数不多，一旦天亮，包管逃走。”命值夜官敲五更（凌晨五时）。领军将军王茂、骠骑将军张惠绍，听到发生事变，率军援救，变民霎时四散。官军作彻底搜查，全部诛杀。

8 南梁帝国江州（州政府设寻阳〔江西省九江市〕）督导官（刺史）陈伯之，没有读过书，不识字，批示公文或官司诉讼，只会在纸上画押，表示已经过目。遇到事情，由收发官（典签）传达他的口头吩咐，赐与或收取，全由传话的人决定。豫章（江西省南昌市）人邓缮、永兴（南齐置，在湖北省黄梅县西北）人戴永忠，从前都对陈伯之有恩（邓缮曾藏匿陈伯之的儿子，逃过一死，陈伯之尤其感激。戴永忠事迹，史书上未载），陈伯之用邓缮任行政官（别驾）、戴永忠任机要军事参议官（记室参军）。河南（洛阳）人褚缙，居住首都建康（南京），品行素来不良，官场中很不得意，屡次晋见国务院文官部长范云，范云对他不太理睬，褚缙大怒，私下对他的亲友说：“自从萧鸾（南齐帝国五任明帝）上台（五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荒野乱草中的低贱小民，都变成贵人，我犯了什么罪，竟被摒弃？现在，天下草创，连年饥馑，或许再一次发生战乱，也说不定。陈伯之坐镇江州（州政府设寻阳

(江西省九江市)),手握重兵,不是主上(萧衍)的旧部,他自然会担心自己的安全。而且,火星紧靠南斗六星(《晋书·天文志》:南斗六星,是天子之庙,显示军事行动),谁能说不是为我而出现?我现在去投奔他,如果仍然一事无成,再往魏国(北魏帝国),在黄河以南,至少也可当个郡长。”遂投奔陈伯之,陈伯之对他十分亲密。陈伯之又用同乡朱龙符任刑狱军事参议官(长流参军),大家都利用陈伯之的愚昧昏聩,假公济私,贪赃枉法。

萧衍接到报告,派陈伯之的儿子陈虎牙,暗中告诫陈伯之。又派人接替邓缮的行政官(别驾),陈伯之全不接受,上疏说:“朱龙符是一个勇士,邓缮工作效率很高。中央派来的行政官(别驾),请准予改任总务官(治中)。”邓缮日夜游说陈伯之:“朝廷空虚穷困,没有武器,三大仓库,又没有存粮(三仓:太仓、石头仓、常平仓),东方(太湖流域及钱塘江流域)饥民四方逃亡流离,这是万世难得的机会,不可丧失。”褚缙、戴永忠,全都赞成。陈伯之对邓缮说:“我再一次上疏挽留你,如果仍不批准,我们就反。”萧衍指示陈伯之,可以在本州内命邓缮任一个郡长,于是,陈伯之召集总部(府州)所有官属,说:“建安王(逃入北魏帝国的萧宝寅)率长江以北义军十万人,已经抵达六合(江苏省六合县),我奉他的命令,动员江州所有力量,运送粮食,迅速东下供应。我身受明帝(萧鸾)深厚恩德,当誓死报答。”下令戒严,命褚缙假造一封萧宝寅的书信,交大家传观。就在大厅之前,兴筑高台,在台上跟大家歃血结盟。

褚缙向陈伯之建议说:“现在发动大事,应任命众望所归的人。秘书长(长史)程元冲,不跟大家一条心。而临川(治所原在今江西省临川县。南齐徙治江西省南城縣)郡长(内史)王观,是王僧虔的孙儿,人际关系不错,不妨教他来担任秘书长,代替

程元冲。”陈伯之同意，遂任命褚绢为寻阳(江西省九江市)郡长(太守)、戴永忠为辅义将军、朱龙符为豫州督导官(刺史)。王观拒绝陈伯之的命令；豫章(江西省南昌市)郡长郑伯伦动员本郡军队，严守城池。程元冲被免职后，赋闲住在家里，秘密集结勇士数百人，趁陈伯之没有防备，发动攻击，攻到会议厅前，陈伯之自己出来格斗，程元冲不能取胜，逃入庐山。陈伯之秘密派人通知陈虎牙兄弟，陈虎牙兄弟逃到盱眙(江苏省盱眙县)。

六月二日，萧衍下诏，任命领军将军王茂为征南将军、江州督导官(刺史)，率军讨伐陈伯之。

9 北魏帝国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小岷(安徽省寿县东南)驻军司令(戍主)党法宗，袭击大岷(安徽省含山县东北大岷山)基地，攻陷，俘虏驻军司令、龙骧将军郝菩萨。

10 南梁帝国反军首领陈伯之，听到王茂率军讨伐消息，对褚绢等说：“王观既不接受命令，郑伯伦又不服从；我们眼看就要空着双手，被官军围困。现在应该先行击破豫章(江西省南昌市)，打开南方通道，扩大征发兵力，加强粮秣运输，然后动员所有力量，向北进击(建康在豫章之北)，直扑饥饿疲惫的敌人，不怕不打胜仗。”六月，命他的同乡唐盖人，留守寻阳(江西省九江市)，自己率军南下豫章，攻击豫章郡长郑伯伦，不能攻克，而王茂率领的官军已经抵达。陈伯之腹背受敌，大败逃走。从小路渡过长江，跟陈虎牙等，以及褚绢，一同投奔北魏帝国。

皇帝萧衍派侍从陈建孙，送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督导官(刺史)刘季连的子弟三人，前往巴蜀(四川省)，要他们传达萧衍的和平解决旨意。刘季连接受朝廷命令，命家人准备行装回京(首都建康)；新任命的益州督导官(刺史)邓元起，才

得以前往到任。

最初，刘季连任南郡(湖北省江陵县)郡长时，对当时还是低级官员的邓元起(南郡人)，傲慢无礼。郡政府行政官(都录)朱道琛犯法有罪，刘季连打算把他处死，朱道琛逃亡，才免一死。而今，朱道琛任邓元起的收发官(典签)，向邓元起建议说：“益州(四川省)战乱已久，无论政府和民间，都穷困枯竭，刘季连马上就要离开，怎么能派人远道来接？最好是派我先去探听观察，发动沿途官民，接待大军。否则，我们就要从万里路外转运粮食，补给问题不容易解决。”邓元起同意。朱道琛到了成都，态度恶劣，言辞傲慢，一连拜访州政府及辅国将军府各级官员，看到贵重的东西，就强行索取，有人拒绝时，朱道琛说：“反正要归别人，何必这么舍不得？”于是，恐怖气氛充塞，大家认为邓元起一定要大肆诛杀，不仅要杀刘季连，还要诛杀刘季连的亲友和官属。大家把这种判断告诉刘季连，刘季连发现果然如此，而且从前对邓元起无礼，也恐怕邓元起乘机报复，于是决定抵抗。调查户籍名册，可以动员精锐部队十万人，叹息说：“据守天险之地，手握强大兵力，进可以辅佐皇家，退可以作刘备，离开这个地方，将到何处去？”遂召集官属，宣称：奉故南齐帝国宣德太后王宝明密诏，集结军队，脱离南梁帝国，逮捕朱道琛，斩首。征召巴西(四川省阆中县)郡长朱士略，及涪城(四川省三台县西北)县长李膺，二人拒绝。本月(六月)，邓元起抵达巴西，朱士略开城迎接。

之前，巴蜀(四川省)人民纷纷逃亡，听到邓元起率官军来到，又纷纷出来归附，集结成军，响应官军行动，新加入的连旧有的，有三万人之多。邓元起途中耽误太久，粮秣开始缺乏。有人献计说：“益州(四川省)政令不够严格，人民往往假装患病，

记载在户籍名册上，用来逃避捐税差役。假如调出巴西郡户籍名册，严格查证，查出虚报，即行处罚，一定有丰富的收获。”邓元起同意。李膺劝阻说：“我们前有强敌，后无援军，山区人民刚来归附，正在观望我们的作为，如果对他们太刻薄，他们一定难以接受，民心一旦背叛，后悔已来不及。而且，何必用处罚假病患的方法，供应军粮？请准许我出面想办法，不要担心粮食不够。”邓元起说：“好极，全交给你。”李膺出来后，领导富有乡绅，捐献军粮，得到三万斛。

秋季，八月二十二日，皇帝萧衍命国务院文官部法令司长（尚书删定郎）、济阳（河南省兰考县）人蔡法度，整理王植之编辑注解的《齐律》（南齐帝国法典，参考四九一年），经过删除和增加，称《梁律》（南梁帝国法典）。然后，再命蔡法度与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王亮、监察院总监察长（侍中）王莹、国务院副行政长官（尚书仆射）沈约、国务院文官部长（吏部尚书）范云等九人，共同研究讨论确定。

萧衍对音律，有深入的研究，很想制定“雅乐”，就自己制造了四种乐器，称“通”（《五代史》：“通，受声广九寸，宣声长九尺，临岳高一寸二分。每‘通’都有三弦。一是玄英通，二是青阳通，三是朱明通，四是白藏通）。每“通”有三根弦，黄钟弦用二百七十丝，长九尺；应钟弦用一百四十二丝，长四尺七寸四分略强，中间的十律，以这个差额去计算。用这种“通”奏出的声音，推断月气，没有丝毫错误，而彼此还互相和谐。萧衍又制造十二种长笛：黄钟笛长三尺八寸、应钟笛长二尺三寸，中间的十笛，用这个差额去计算；由这种长笛吹出的声音，配合古钟玉律，一点不差。于是用八种乐器演奏（八种乐器：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发出七种音调（宫、商、角、徵、羽、

变宫、变徵)，没有一样不十分调和。最初，皇宫四面只有四个“搏钟”（单独悬挂在木架上的大钟。搏，音bó，〔博〕），参杂着“编钟”（一排十六个悬挂木架上的较小的钟）、“编磬”（一排悬挂木架上的石片或玉片）、“衡钟”（不详），共十六个钟架。萧衍命设置十二个“搏钟”（单独悬挂的大钟），另外各设置“编钟”（一排悬挂的小钟）、“编磬”（一排悬挂的石片或玉片），共三十六个钟架，而撤销“衡钟”。并在房子四角，增设四个大鼓。

11 北魏帝国七任孝文帝元宏逝世时（四九九年），前皇家师傅（太傅）、平阳公爵元丕，自晋阳（山西省太原市）到京师（洛阳）参加丧礼，遂留在洛阳。元丕年八十余岁，历事六个皇帝（事实上只有五个皇帝，但传统史学家把追赠的皇帝也算在内，才有六人，计：景穆太子元晃、五任文成帝元濬、六任献文帝元弘、七任孝文帝元宏、现任宣武帝〔八任〕元恪），官位高到公爵，担任皇家的辅佐，后来忽然被贬黜为一个平民（参考四九七年）。皇帝元恪，因他是皇族元老，对他至为同情尊敬。八月三十日，任命元丕为朝廷教育官（三老）。

扬州（州政府设寿阳〔安徽省寿县〕）督导官（刺史）、任城王元澄，上疏请求攻击南梁帝国重镇钟离（安徽省凤阳县东北）。皇帝元恪，派羽林禁卫军总监（羽林监）、敦煌（甘肃省敦煌县）人范绍，前往寿阳，共同厘订作战计划。元澄说：“大军需要十万，来回需要一百天，请朝廷迅速准备武器粮秣。”范绍说：“现在，秋季已经结束，如果下令动员，人员和武器，都可以集结，可是，粮秣从哪里来？有兵没有粮，如何能攻克敌人？”元澄沉思很久，说：“你说的对！”遂打消原意。

九月二日，元恪前往邺城（河北省临漳县）。冬季，十月十六日，回京途中，抵达怀县（河南省武陟县西南），跟皇亲国戚

以及随身侍从官员，比赛谁射箭射得最远，元恪射三百五十余步，文武官员竖立石碑，记载赞美。十月二十日，返抵洛阳。

12 十一月五日，南梁帝国皇帝萧衍，建立一个小庙，祭祀老父萧顺之的母亲（萧衍的祖母）。每次祭祀皇家祖庙之后，都另用一份太牢（牛羊猪各一）致祭。

十一月十日，萧衍封皇子萧统为皇太子。

13 北魏帝国首都洛阳的宫殿，完全落成（自四九三年兴建，迄今九年）。

14 十二月，南梁帝国将军张器之，攻击北魏帝国淮河以南地区，攻陷木陵（即木陵戍，一作木陵关、穆陵关。在今河南省新县南潢河源鄂、豫二省交界处）。北魏帝国任城王元澄，派辅国将军成兴，率军反攻，张器之败退，北魏收复木陵。宣布脱离南梁朝廷的益州（州政府设四川省成都市）督导官（刺史）刘季连，派将领李奉伯等，阻止朝廷任命的益州督导官（刺史）邓元起前进，邓元起攻击，双方互有胜负。可是，时间一久，李奉伯等不能支持，败回成都。邓元起进驻西平（成都城外）。刘季连驱逐居民进城，紧闭城门固守。邓元起更进驻蒋桥——距成都二十里，把辎重留在犍县（四川省郫县）。李奉伯等从小道袭击犍县，攻克，邓元起所有辎重，完全落入敌手。邓元起索性放弃犍县，率军直接包围州城（四川省成都市）。刘季连部属城防军事参议官（城局参军）江希之，打算献出城池投降，失败，被杀。

15 北魏帝国陈留公主寡居（参考去年〔五〇一年〕），国务院副行政长官（仆射）高肇、秦州（州政府设甘肃省天水市）督导官（刺史）张彝，都想娶她，陈留公主答应张彝而拒绝高肇。高肇老羞成怒，在皇帝元恪面前，诬陷张彝，张彝因此被免职回家，赋闲数年之久。

公元五〇二年 壬午

16 本年,南梁帝国江东(安徽省芜湖市以东长江南岸地区)大旱,稻米每斗五千钱,人民很多饿死(人间惨事)。

欢迎使用[蔷薇园]搜集/制作的电子图书

本书由[蔷薇园]—Koli stan搜集于网络。

如果在使用本书过程中有什么意见
和建议，请给我写信。

提示：本电子书仅供试读，不得用作商业用途；
如果喜欢，建议购买原版图书！

寻觅图书请到抚琴居论坛—读书时间发贴。